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六

漢

世宗孝武皇帝

〔五乙〕元鼎元年

元鼎元年以得寶鼎故改元通鑑考異寶鼎得于四年六月而改元則于五年蓋亦如前年及五月得鼎即水上四年六月得寶鼎行土祠旁其書法有得鼎得寶鼎之不同似兩得鼎而並記之者且自元鼎以後皆以增紀元何待述哉今仍漢書

夏五月得鼎汾水

上

〔五丙〕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獄自殺初御

史中丞李文河東人與湯有隙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告文姦事事下

湯治論殺之上問變事從謂古曰迹安起湯心知謁居爲之陽驚曰此殆

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爲之摩足趙王素怨湯告湯大臣乃與吏摩

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變

告李文事下減宣魯人爲左內也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與張

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以欲

丞相凡如故縱之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齊人邊通通氏出關大夫邊伯皆怨恨湯三其史案黃眉湯右已而失官

守長史高執行丞相事常殿折之故也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案捕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

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爲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污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春起柏梁臺。

在今西安府長安縣故城內，以晉柏梁殿故址。

作承露盤。

在長安縣西北，故魏李宮內。

盤高二十丈，大七圍。

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可長生云。

二月，以趙周爲丞相。

三月，大雨雪。

夏，大水，關東饑。

置均輸。

大農令，國有均輸令，孟康曰：「治州郡所當輸于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乎其所，在時價，官自轉運于所無之地，費之輸者，無利而官有利。」

禁郡國鑄錢。孔

僅爲大農令，而桑弘羊爲大農中丞，稍置均輸，以通貨物，悉禁郡國無

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

孟康曰：「水衡都尉掌三官錢，是此三官乎？」

非三官錢不得行。

而民鑄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眞工大姦，乃盜爲之。

西域始通置酒泉

治處是今甘肅肅州高臺縣是。漢置酒泉其水若酒故名。

武威

治姑臧今甘肅涼州府武威縣是。

郡

張騫建言

烏孫王昆莫

王之號名。漢置烏孫國。

本爲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今單于

新困于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誠以厚幣賂烏孫。招居故渾邪之地。則

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上

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

持節副使。持節三百人。

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騫至烏孫。致

賜諭指。未能得其決。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

見前。

安息。

治當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其國大小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北極也。

身毒

注見

于闐

注見前。步于闐國在葱嶺之北。今關西之西。關西有河出其南山。即于闐河。北流合羅

兜之塔里。母河。河出葱嶺。即羅波河。又分而東。西于闐布。故謂之古所稱河。注于鹽澤者也。

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使數十

人馬數十匹。

烏孫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

隨騫報謝。是歲騫還。後歲餘。所遣使通大夏之

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于是西域始通于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

其後有分至五

南北有大山。

南山即南郡連。北山即北郡連。

中央有河。

即于闐河。

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

東則接漢玉門。

元和志。玉門故關在敦煌縣西。即西域城門。今安西府敦煌縣西。

陽關

在今敦煌縣西南。清元和志。以玉門關之南。故曰陽關。

則限以蔥嶺。

在葉爾羌西南。南北兩山。皆其分支。西河高。在敦煌西八十里。其山高。大上。生蔥。故名。一統志。蔥嶺高數千丈。舊名塔兒塔石打來。

自玉門

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

不備。謂後更名。治于闐。旁南山循河西行。至莎車。城去長安六千一百里。

有前說。王庭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故王治務。極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

爲南道。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

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

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

爲北道北

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

在康居西北可數千里與康居同俗國臨大海無河乃北海云

故皆役屬匈奴

匈奴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既不肯東還乃于渾邪故地置酒泉郡

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又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

後使四城者益多匈奴時遠擊之乃

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二郡張掖治張掖今甘肅府張掖縣是敦煌治敦煌注見上五康曰懷音專

〔丁〕三年夏四月雨雹

關東饑被災郡國凡十餘人相食

〔辰〕四年冬十一月立后土祠于汾陰

注見前

雎上

亦曰雎邱在今山西蒲州府隰河縣北

親祠之

始巡郡國先是上祠五時詔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

也

謂天地祇之神不爲神所答顯其名

其令有司議之于是立后土祠于汾陰雎上

顯師古曰以形高名如人死諱故名

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遂至滎陽始巡幸郡國

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

顯師古曰周封邑之號以爲周後故曰周子南君

上過洛陽求周後得嘉封

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夏以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尙公主方士欒大

東王家人故嘗與文成同術上方術文成侯丁義乃大敢

爲大言處之不疑見上曰臣嘗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

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徒爲方士

掩口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

人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

使通言于神人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封樂

通侯食邑賜甲第以衛長公主子衛女妻之齋金十萬斤上親幸其第自

竇太主將相以下皆獻遺之大見數月凡佩六印天土地土大通五利四將軍五

神仙矣明年大坐誣罔要斬大驚爲入海求其師乃之泰山上使人觀驗腕自言有禁方能

六月得大鼎后土祠旁汾陰巫錦名錦巫得大鼎于魏睢得陰水滿地后土營

行薦之郊廟羣臣皆賀時事臣皆言得鼎者王靈以爲非周禮上言而問之王曰

是秋齊人公孫卿以漢得寶鼎與黃帝時等漢得寶鼎

乃爲札書因嬖人奏之上召問卿卿言漢興復當黃帝

之時寶鼎出而與神通當封禪封禪則能仙登天矣漢興復當黃帝

乃拜卿爲郎後二年崩於神河南首見仙人

胡墮下迎黃帝上與羣臣設宮七十餘人俱登天乃拜卿爲郎後二年崩於神河南首見仙人

子是上曰子誠得如黃帝吾親去妻子如脫屣耳

每教文成五利子。應曰：仙書非有求入主，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祇以歲月乃可致也。帝信之。

以兒寬為左內史。寬為治，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

厚士，推情與下，不求聲名。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

貸。謂三書注，謂謂集防疏闕之時，與借者保追急之時，隨時不急，則與與民借，假貸也。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

租課殿。課，下下。曰殿。當免民間，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繹屬。言輸者如強之

租，謂不絕。課更以最。課，上上。曰最。上由此愈奇寬。

〔記〕五年冬十月，帝祠五時，遂獵新秦中，以勒邊兵。上祠五時于雍，遂

踰隴。隴，美也。亦曰隴。在今甘肅秦州分水。西登崆峒。注見前。北出蕭關。注亦見前。從數萬

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無亭，亭，又無亭，又無亭。于是誅北

地太守以下。

立秦一。注見前。及五帝祠壇于甘泉。十一月辛巳朔冬至，親郊見。昧爽，天

子始郊，拜秦一朝朝日夕夕月，皆揖。注見前。

南越相呂嘉弒其王興，更立建德為王，發兵反。遣將軍路博德。西河平州人。等將

兵討之。先是，上遣使諭南越王入朝。注見前。南越王太后勸王及羣臣內屬。注見前。

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故嘗與南越人安國少季通，少季注。王太后入關，比內諸侯。南越王太后勸王及羣臣內屬。注見前。

太后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
附太后太后倚漢威故敢對

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天

子許之

事在四年

至是太后與王飭治行裝重齋爲入朝具其相呂嘉數諫

不聽因稱病不見漢使者太后欲誅之嘉遂與其大臣謀作亂未發會

漢使韓千秋及繆樂

卽太弟

將二千人入越境嘉遂反

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
國人又與使者氣無顧慮矣

社稷萬世
歲計之章

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立明王

嬰

長男越妻子建德爲

王韓千秋兵破數小邑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

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發兵守要害處上聞南越反下詔發樓船十

萬師往討之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

漢郡治郴今湖南郴州是

樓船將軍楊僕

立

出豫章

注見前

戈船將軍歸義越侯嚴出零陵

漢郡治零陵今湖南永州是

下瀨將軍

甲

甲與庚皆屬
人部漢書

下蒼梧

今廣西梧州府是
時漢尙未置郡

越馳義侯遣

人

發夜郎兵下牂牁

江

注見前

咸會番禺

夏四月丁丑晦日食

秋九月嘗酎

嘗秋祭酎直飲
反三重醴酒也

列侯百有六人皆奪爵丞相周下獄自殺

時齊

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布

告天下天下莫應諸列侯以百數亦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列侯

善政已非
陰中無慮
郡攻越者
益可笑矣

以令獻金助祭

孫委曰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武帝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也

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

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

獄自殺

以石慶爲丞相

封欽邱侯金邑平原

時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于丞相慶醕謹而

已

〔庚〕六年冬討平西羌

設漢書西羌傳羌出三苗獍窟之三危河關西南羌是也

先零羌

羌無弋爰劍之後留居滇中者二十餘種先零罕之屬皆是

李賢

與匈奴通合衆十餘萬共攻令居

注見前

安故

漢縣注見前

遂圍枹罕

漢縣枹城在今蘭州府河

州詔發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

統領焉

平南越置九郡

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陔

史記索隱在幹無郡西北始興縣今廣東新州府是

破石門

山名在廣州府

城西北江中剛山對峙如門故名

待博德至俱進至番禺南越城守會暮僕縱火燒城博德

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犁且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

博德遣人追得之戈船下瀨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

時帝得中機兵至左邑網羅南越以爲聞

喜觀承波新中報得呂嘉首以爲復嘉懸

遂分南越地置南海

治番禺今節廣州府治

蒼梧

治廣信今蒼梧縣廣西梧州府治

鬱林

治布山今貴縣屬廣西梧州府

合浦

治徐聞今海康縣屬廣東雷州府今徐聞縣唐時析置

交趾

治嘉寧

九真

治牙

日南

治朱等史註下三郡

今臨安南關地

珠崖

漢發書治郡地在今天廣東瓊州府瓊山縣

儋耳

元和志治儋倫今瓊州府瓊州是考珠崖游耳元封元年始開昭帝時省儋耳元帝時罷珠崖故漢書地理志不載

凡九郡

平西南夷置五郡

越馳義侯發南夷兵且蘭

今貴州平越府平越縣故且蘭侯邑

君反殺使者

令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擊之誅且蘭君及邛君筰君遂平南夷爲牂

柯郡

治故且蘭即侯邑

夜郎侯入朝上以爲夜郎王西夷冉駹之屬

注俱見前皆振

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爲越嶲郡

治邛都故城在今四川會理府西昌縣

筰爲沈黎郡

治邛都天漢四年

邛都注見前

冉駹爲汶山郡

治汶江武帝時置汶江今四川茂州

廣漢

漢郡今四川廣都府漢州是

西白馬

地名兵所居爲武都

郡

治武都今甘肅階州成縣是

秋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討之

先是東越王餘善請從樓

船擊呂嘉至揭陽

今無錫廣東湖州府本漢置

以海風波爲辭陰使南越楊僕上書願便

引兵擊東越上不許令屯豫章梅嶺

在江西南昌府新建縣西上有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樓

船請誅之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其將軍曰吞漢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

僕將爲其伐前勞以書赦責之僕惶恐願效死贖罪乃遣橫海將軍韓

說出句章

漢縣故城在今浙江甯波府慈谿縣

浮海僕出武林

史記當閩粵北接閩粵界有武陽亭亭東南地名武林當閩越之京道今江西贛州府贛

千縣東北有武陵山即古之武林

王溫舒出梅嶺越侯出若邪

山名在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南下有溪

白沙

今浙江溫州府

樂清縣有白沙嶺上有關或水陸要衝

以擊東越明年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上以閩地

險阻數反覆乃詔諸將悉徙其民于江淮間遂虛其地

以下式爲御史大夫

式言郡國民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

鹽苦鐵

又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上不悅未幾以式不習文章貶

太子太傅

〔辛〕元封元年

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元考是歲改元在四月

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

在今歸化城

勒兵而

還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躬秉武

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北歷上郡

注俱

西河

二郡治富

今鄠縣多新左翼齒旗漢後移郡治

五原

漢郡治九原

出長城

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

北河

漢典河自九原以東謂之北河

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

南越王頭已縣于漢北闕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

但亡匿幕北苦寒之地爲單于怒留吉上乃還祭黃帝冢于橋山

上曰黃帝

不死今有氣何也公孫庸曰黃帝已仙上天華臣思慕葬其衣冠

乃釋兵還甘泉

帝自制封禪儀成以兒寬爲御史大夫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

上封泰山會得寶鼎上乃令諸儒采尙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

相如封禪
書虛詞蓋
說固無足
議兒寬以
經高見用
亦從而附
和之則所
謂經生者
何居

年不就以問兒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
薦之儀不著于經非羣臣之所能列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
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
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

春正月帝東巡祭中嶽

注見前

遂如海上求神仙夏四月封泰山禪肅然

東嶽在山东泰安府萊蕪縣東北今稱蒿宮嶽山

復東北至碣石

注見前

而還

帝東幸緱氏

緱氏故城在今河南府偃師縣禮祭

中岳從官在山下聞若有呼萬歲者三

謂官加增太室祠以山下戶三百爲奉邑名曰崇高

行至泰山

山草木葉未生

今人上丘立之山謂

遂東巡海上禮八神

注見前

益發船令言海中神

山者求蓬萊

公孫卿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問不見其跡甚大羣臣又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怨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郡臣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予

方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皆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

漢縣泰山郡治宋敬寧縣今日泰安縣泰安府治

令侍中儒者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

封泰山二尺高二尺九寸其禮下則有五厲書靈祿禮

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

子侯

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

日下陰道

山北

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

江淮間茅三脊爲神時五色土並燒封其封禪

祠或有光垂

上還坐明堂

臣瓚曰泰山東北從古時有明堂則此所坐者

羣臣上壽頌功德詔改今年爲

元封元年大赦天下上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

將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

上欲自浮海求蓬萊軍臣謂其

終不可得求若其有蓬不委不得若其無蓬蓬蓬蓬見仙人亦無益也巨觀陛下第還文辭處以氣之仙人將自海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暴病一日死

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歷北邊至九原五月還甘泉

賜桑弘羊爵左庶長先是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榦榦榘也天下

鹽鐵乃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

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官名置大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即

賣之賤即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巡

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

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于是賜弘羊爵左

庶長是時小學上令官求謂卜式官曰縣官當食租稅田已今弘羊令吏益市列肆販物求利充弘羊天乃賜

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星下大星兩顆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填星

曰填土星也出如爪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即填星也史記作說星明年帝祠五時還祠泰一以拜德星

〔中〕二十二年春帝如東萊漢郡治萊今山東萊州府掖縣是還臨塞決河築宣防宮在直隸大名府開州西開

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于是幸緱氏遂至東萊宿

氣子之決
始則敏於
田新而委
則感於五
利而侯之
神仙至此
始親臨督
塞然榮楚
心被密斯
已久矣

留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在秦州府按縣

東北蒙字記來其過水兩岸皆沙窟有祠過祠泰山還過瓠子瓠子河決已二十餘年不塞上自

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決河時東郡

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榱榱竹以榱決口令卒塞瓠子築宮

其上名曰宣防上初治河決之功不或道河北行二渠注見復禹舊迹梁楚

之地復甯無水災

夏帝還長安越人勇之越人言越俗祠皆見鬼有效東甌王敬鬼得壽

百六十歲乃命立越祠亦祀天神上帝百鬼而用雞卜越俗執雞以燔所占較

以敬公孫卿復言仙人好樓居于是上令長安作蜚廉觀在故長安城中應劭

錄者甘泉作通天臺三輔黃圖蓋高百餘丈皆與天通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更置甘泉

前殿夏有芝生殿房內中之九室連房內中詔赦天下伊芝房

朝鮮注見襲殺遼東注見都尉遣將軍楊僕荀彘將兵伐之朝鮮在戰國

時故屬燕秦爲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淇水朝在

今曰大遼江爲界屬燕國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椎結

轡服東走出塞度涇水居秦故空地役屬諸夷及燕齊亡在者師古曰亡

居北地王之都王險

即平襄城，其子故郡。今朝鮮國爲平壤府。

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約滿爲外臣保

塞，以故滿得侵降其旁小邑。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

多，又未嘗入見辰國。即長城，韓有三所。日三韓，長韓亦韓。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不通，是歲漢

使涉何譙也。貴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涇水，刺殺送者，歸報天子

曰：殺朝鮮將，上以其名美，拜何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

之上，募天下死罪爲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左將軍荀彘出

遼東，以討朝鮮。

旱，上以旱爲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音干封三年，上乃下詔

曰：天旱，意乾封乎？

蘇林曰：謂天旱之意。欲新封之，土記燻乎。

秋，作明堂于汶上。汶水之上也。水經注：北汶水，東南流，逕明堂下。今泰安府所有汶河，即北汶水，東南流，入大汶。上欲作明堂，未曉其

制度，濟南公玉帶

史記：齊景公玉於帶名也。風俗通：齊景王臣有公玉，得帶其後也。

上黃帝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

宮明，爲靈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

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

遣將軍郭昌發兵擊滇，滇王降，置益州郡。益州郡，今初，上使王然于諡滇

王入朝，滇王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播地，去勞深，即勞淺，在蜀南，靡莫，即靡非，在姚州北。同姓相

仗，未肯聽，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于是上遣將軍郭昌發巴蜀兵

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漢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乃以爲益州郡賜

滇王王印復長其民

西南夷官長以百餘緡夜耶及漢受王印故龍淵

以杜周

南陽杜野人

爲廷尉

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

候司

何作

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

客或謂周不覆三尺法則曰三尺安出哉前上所是書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

時詔獄益多一歲至千餘章逮至

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

〔四〕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

遣將軍趙破奴擊姑師

徐廣曰即車師破奴虜樓蘭王遂破姑師

考通鑑姑師作車師蓋以一國兩名故互書也綱目

以姑師爲樓蘭王名未知何據今依漢書

上必欲通大宛諸國使者一歲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

當道苦之攻劫漢使又數爲匈奴耳目上遣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

擊姑師王恢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以輕騎七百人

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還破奴恢俱

封侯恢恢漢野于是酒泉亭障至玉門矣

朝鮮人殺王右渠以降置樂浪

治朝鮮郡平壤城

臨屯

治遼東郡今朝鮮國城西南有臨屯城

玄菟

句麗故城在朝鮮國東北眞番

漢設書治黎熱亦稱帝時與今朝鮮國城西南有眞番城郡

郡

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

兵距險。楊僕將齊兵先至，戰敗遁走。收散卒復聚，荀彘擊朝鮮，沮水西軍亦未能破。

上以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田兵威往，發右渠，右渠首領時，遂太子入附人衆高，持兵方道，沮水山與，其高，令人毋持兵，太子驕，遂不，沮水，復引，山，

已，彘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僕亦往會居城南，數月

上乃

山乃

未下，彘所將燕代卒勁悍，乘勝多驕，僕嘗敗亡，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僕常持和節，而彘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使人約降于僕，往來未決，彘使人降之，不從，以故彘與僕不相得，上以兩將乖異，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彘具以素所意告之，遂亦以爲然，乃共執僕而并其軍，遂還報，上誅遂，彘擊朝鮮益急，朝鮮尼谿相參參，等使人殺王右渠以降，朝鮮平，以其地爲四郡，彘徵棄市，僕贖

朝鮮地，

贖之名也。

爲庶人。

〔戊〕四年夏大旱，民多暍死。

匈奴寇邊，遣郭昌將兵屯朔方。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爲寇，遠徙

北方，數使使請和親，漢使王烏窺之，單于佯許，遣太子入漢爲質，又曰：吾欲入漢見天子，而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爲單于築邸長安，會匈奴使至漢，病死，漢使路充國送其喪，單于以爲漢殺吾使者，乃留充國。

而數使部兵侵犯漢邊上遣昌等屯朔方以備之

〔紀〕五年冬帝南巡江漢春三月至泰山增封祀上帝于明堂配以高祖

上南巡狩

自江陵而東至于盛唐

韋昭曰在南宮漢字記盛唐漢郡屬江都其西有盛唐山晉漢書

● 望祀虞帝于九疑

注見彩瀾

漢郡故城在江西南

天柱山

即雲山在雲山縣北

● 自尋陽

漢郡在江北今湖北黃梅縣

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

薄縱陽

漢郡故城在江西南而出

遂北至琅邪

注見並海所過禮祀其

名山大川還至泰山增封始祀上帝于明堂以高祖配因朝諸侯王列

侯受郡國計

師古曰受郡國上計報也

夏四月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還幸甘

泉郊泰畤

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卒

昭曰青凡七出擊匈奴再益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戶蘇建常責青以招選賢者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

招士

初置刺史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斥境乃置交陞朔方之州及冀幽并

并幽二州并分竟徐青揚荆豫益涼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掌奉詔

條察州

漢書地理志以秋分行郡所察六條

詔舉茂材異等。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

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疇駕之馬，阨池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丙〕六年春，遣郭昌將兵擊昆明。

詳見

上欲通大夏，遣使皆閉昆明爲所

殺奪幣物。於是赦京師亡命，遣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秋大旱蝗。

以宗室女爲公主，嫁烏孫。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

漢匈奴怒，欲擊之。烏孫恐，使使願得尙。漢公主爲昆弟，乃以江都王建

女細君爲公主，往妻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之，以爲左

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

● 悲愁思歸，作黃鵠之歌。天子聞而憐之，間歲使人問遺。昆莫欲使其孫

岑陁烏孫官號尙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方欲與烏孫共滅匈奴。

詔報從其國俗。岑陁遂妻公主。昆莫死，代立，乃以昆彌昆莫名，水名，與昆彌合而一之。

爲王號云

見時漢世烈稱蓋游其安息安邑他州以大鳥那及舞狂吃人獻于漢諸小國皆隨漢使臣之類。則雖勞極留焉。大鳥那條支國大雀其那如突。歸軒西域國名。或入節幻人。願師古曰。多天子樓。

六之類也。角紙竹葉。文讀曰。維。我樂也。巴倫。魚。魚。是。好。之。類。

〔訂〕太初元年

應劭曰。初用夏正。故改年爲太初。至是年五月。改元。故歲首尚仍秦正。至次年始用建寅之月云。

冬十月。帝如泰山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祀明堂。益遣方士入海。

上自泰山東至海上。考入海。

及方士求神仙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二月。親禪高里。伏靈曰。山名。在泰山下。祠

后土。臨勃海。望祀蓬萊幾同。至殊廷。仙人廷也。焉。

柏梁臺災。作建章宮。

三輔黃圖。在未央宮西。長安城外。

柏梁既災。上還受計甘泉。

公孫綽曰。昔帝就甘泉。有十二

日。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上于。是令甘泉作諸侯邸。

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

之。乃作建章宮。

廣爲千門。萬戶。北。西。東。南。四。次。制。北。太。極。殿。中。有。新。聖。蓬。萊。方。火。懸。水。靈。臺。南。五。靈。臺。門。立。神。明。祠。并。幹。櫓。監。道。相。臺。

夏五月。造太初曆。以正月爲歲首。

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

壺。氏。晉。大夫。受。色。愷。曰。其。後。以。爲。氏。

太史令

大史。史。官。之。長。令。漢。所。置。

司馬遷

大。史。缺。子。生。于。龍。門。子。長。

等言。懋紀廢壞。宜改正朔。

禮。記。說。周。禮。子。成。繼。

丑。夏。建。寅。改。正。也。謂。夜。半。商。建。鳴。夏。平。旦。易。明。也。

兒寬議。以爲宜用夏正。

牛。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乃。詔。卿。等。造。漢。太。

初曆

禮。等。以。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正。于。元。封。七。年。復。得。周。禮。瑞。格。之。書。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巳。得。泰。初。本。星。度。順。奉。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曆。

子。是。郭。平。及。格。下。閏。等。都。分。天。部。圖。還。算。轉。曆。其。法。以。律。呂。歷。與。郭。平。所。增。損。較。遠。甲。郭。平。曆。王。應。麟。曰。漢。太。初。曆。元。起。丁。丑。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開。元。攝。提。攝。之。義。而。實。非。甲。寅。也。以

以求馬故
名不正已
甚矣及于
士卒飢罷
引還乃進
之玉門外
不則有濟
軍需思改
駐之政徒
聽貳留
敦煥是何
籌策乎然
武帝雄才
大略決不
如史傳
必有所闕

正月爲歲首色尙黃。黃土色漢書數用五。土數五定官名。先錄勳大編韓大司農執金吾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

劉氏友益曰始用夏正故特書道自是無能改者矣蓋行夏之時雖不易之常經也

秋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

城。大宛城匿不肯與漢使。上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不肯。漢

使怒。椎椎也金馬而去。宛貴人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殺之。于是上大怒。

諸嘗使者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三千人可盡虜矣。上以爲然而欲侯寵

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爲貳師將軍。朝正貳師取善發屬國騎及郡國粟少

年數萬人往伐宛。貳師西行宜道小國各城守不給食比至都破士不遇數千奔凱駑攻都破

斬之貳師必因謂其燒

關東蝗大起。西飛至敦煌。

〔宣帝〕二年春正月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爲丞相。封侯時朝廷督責大臣。丞

相比坐事死。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

從是殆矣。

秋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初匈奴烏維單于死。子兒單于名烏立。年少

好殺伐。國人不安。左大都尉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

我，我即發。上乃遣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在今吳縣北以應之。既而猶以為

遠，乃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騎期至浚稽山。在漢北，今三晉注，匈奴有東西浚稽山，去漢朔方北二

千餘里，當在今喀爾喀土喇河及鄂爾渾河之間。所謂浚稽水，在東漢朔方郡，今晉水在山之北者是也。既至，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

之，發兵八萬騎圍破奴，獲之，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遂沒于匈

奴。明年，兒單于死，弟單于立，漢遣先鋒勦徐白，出五原塞，然城障列亭，遠者千里，其地匈奴大入，盡毀之。

〔卯〕三年春，睢陽侯張昌張敖之子有罪，國除。初，高祖封功臣為列

侯，百四十有三人，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

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高后時，差第位次，藏之宗廟，副

在有司。逮文景後，列侯子孫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昌坐為太常，乏

祠。祠，享有國也。國除，見侯纔四人而已。

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宛殺其王毋寡，出善馬以降。時議者皆願罷宛

兵。自道破奴，敗沒匈奴。上以為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

不來，乃案案其罪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大發兵出敦煌。故四時，後呂少時，及邊郡凡六萬人。

益發天下七科。定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異人四故有市者不與，益發天下七科，罪五父母有市，罪六天父母有市，罪七。適興，發也。及載糶給貳

者不與，益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糶給貳

七科微發
中如有罪
亡命雖不
義然皆未
練之卒也
至費增買
人市籍者
無罪者不
帶罪者不
而戰邪人
以克敵定
功難矣

師

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

于是貳師復行以兵多所至迎給不下者攻屠

之至宛城兵到者三萬

宛兵四擊漢兵大敗之

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

宛城中無井汲城外無水貳師決其

水原休之宛大困

宛貴人相與謀共殺王毋寡持其頭使貳師曰無攻我我盡出

善馬恣所取而給軍食卽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貳師

許之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

匹中馬以下三千餘匹立宛貴人昧蔡昧蔡與漢使善者爲王與盟而罷兵令搜粟

都尉上官桀

桀子閼爲上官色大夫後桀爲武都太守

攻破郁成郁成王走康居追斬之明年

師還上以得宛善馬作西極天馬之歌

歌曰天馬快從西極西極之丸馬也水虎背附化若鬼天馬快歷萬里千里

車道天馬快馳徐時和漢使與期天馬快開道門天子自遊昆侖天馬快遊之漢使如聞歌玉

封廣利爲海西侯將士皆論功封賞

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

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引兵捕獲閼王問閼對稱王阿曰小國在

大漢間不期無以自安願從漢地土直其其語歸誠因使韓何何自是不親信樓門于是自牧使西至望海往往起亭而輪蓋焉亦有田卒數百人使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師西北出渠犂城在輪臺東北相連

〔已辛〕天漢元年

聖助曰時漢年苦旱故收元天漢以新甘雨師古曰天漢有雲漢之詩故使以爲年號

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杜陵

人蘇子

使匈奴

先是上欲因伐宛之威遂因匈奴乃下詔曰高皇帝遣

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

齊襄公之讎也

傳

春秋大之會匈奴响犁湖單于死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

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

路充國等使使來獻于是上嘉單于之義遣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

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弼俱既至置幣單于單于益驕非漢

所望也會緱王昆邪王姊子與昆邪王俱降漢後理由成敗及其中與長水處常漢有長水校尉掌長水胡等等

謀殺漢降人衛律律父故長水胡人律善李延年延年嘗使于匈奴單于愛之而劫單于母闕氏歸

漢人告單于時律爲丁靈匈奴靈胡在東界北今爲俄羅斯地王貴寵用事單于使律治之虞

常引武副張勝知其謀虞常在漢黨與張勝相知私候時請爲伏毒射殺衛律勝許之單于怒欲殺漢使者左伊

秩之胡官嘗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音謀由律而許之其罪太重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

武受辭武謂常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

律驚自抱持之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問武而收繫

勝武益愈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

于近臣當死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

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律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君因我

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

魏武奉使 北庭慷慨 九死歷然 不年漢固 足少挫世 闕俗然史 家以然醫 雪餐以醫 雪或事醫 雪或事醫 旂決無醫 食之理無 偶一食之 斷不能救 日新以不 死於說殊 失於草實 野鼠可苟 亦祗可苟 延日夕十 何年之六 則所當之 不食詞奴 辭粟亦飾 所委侍生 子登得謂 非大奇乞 適不降不

人臣子不願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于蠻夷何以汝為見汝何用見且單

于信汝使決人生死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

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關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若知我

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此始矣律白單于愈欲降之漢書武

中絕不飲食天無雲武賦雲與無毛非順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從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到其官屬常懸等各置地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給無野鼠去草實而食之飲漢即牧羊賦起據

特節能 畫孫能

兩白羴與羴通師古曰 羴之羴曲者也

夏大旱赦

〔壬〕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 貳師出酒泉

擊匈奴斬萬餘級師還匈奴大圍之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

趙充國字季孫蜀西上邽人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光緒二十

初李廣有孫陵字少卿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

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至是上

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曰臣所將皆荆楚勇士奇才劍客力扼虎射命

中願得白登一隊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帥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

李陵傳
以曰奇
吾來之信

李陵傳
以曰奇
吾來之信

李陵傳
以曰奇
吾來之信

李陵傳
以曰奇
吾來之信

李陵傳
以曰奇
吾來之信

李陵傳
以曰奇
吾來之信

李陵傳
以曰奇
吾來之信

李陵傳
以曰奇
吾來之信

李陵傳
以曰奇
吾來之信

李陵傳
以曰奇
吾來之信

李陵傳
以曰奇
吾來之信

李陵傳
以曰奇
吾來之信

李陵傳
以曰奇
吾來之信

李陵傳
以曰奇
吾來之信

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

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奉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

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疑陵悔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

德擊匈奴于西河注見前詔陵以九月發陵于是出居延注見前至浚稽山

注見前與單于柏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帶附山謂以大車爲營陵引士皆營外爲障前行

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千弩俱發應弦而倒擊殺數千人單于

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且戰且引南行斬首三千餘級注見前

澤取葦中燔從上黑燧火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

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欲去會軍候管敢亡降匈奴具

言陵軍無後救矢且盡單于大喜遮道急攻陵居谷中處在山上漢軍南行

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陵太息曰兵敗死矣令軍士各散期

至遮虜障漢語博德所築在相待虜騎數千追之校尉或安侯陵曰無面目報

陛下遂降軍得脫至塞者四百人上聞陵降怒其重臣皆謂陵性太史令印其通言陵

事親率與士信常當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且陵徒步

卒不滿五千深議戎馬之地師發萬之師是古名將不過也其難陷賊之不可宜欲得當以謀漢也上以

李陵傳
以曰奇
吾來之信

遺繡衣直指使者

御侍御史銜古曰衣以繡者每道之也

發兵擊東方盜賊

時郡國二千石多

酷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

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

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

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羣居無可奈何于是作沈

命法

韋昭曰沈沒也故嚴

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

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

賊浸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

玉時善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節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厥後州郡並劾問諸人無不疑發請與

相見不疑官禁嚴也衣冠蓋備得之讓舉起迎登堂坐席不疑地曰臨伊海濱開華公子蓋也今乃承顯

相見不疑官禁嚴也衣冠蓋備得之讓舉起迎登堂坐席不疑地曰臨伊海濱開華公子蓋也今乃承顯

〔未〕三年春三月帝東巡還祠常山

上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

還祠常山瘞玄玉方士之候神人求蓬萊者終無有驗上益厭怠矣然

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

夏大旱赦

〔甲〕四年春正月遣李廣利等擊匈奴不利族誅李陵家發天下七科

盜一者
也縱一盜
不其害
幾何而
乎如陰德
謂有陰德
史家之類
倒是非可
知之非皇
后之出然
家之偶致
耳快馴致
移漢前則

賀殆罪之
魁其何嘉
之有

適及勇敢士遣李廣利等四將軍出塞

武帝時以李廣利將領六萬步兵七萬騎方
邊郡皆得邊地將萬餘人與匈奴爭

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以紆匈奴
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于余吾水

在北而

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遊擊無所得因杆
與左賢王戰不利時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得生
口言李陵教軍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于是族陵家既而聞
之乃李緒非陵也陵使人刺殺緒單于以女妻陵立爲右校王與衛律
皆貴用事

夏四月立子體爲昌邑王

注昌邑
注見前

體李夫人子也

立十一年
與子賢

秋九月令死罪入贖

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乙〕太始元年

應劭曰與漢更
始故以冠元

春正月徙豪傑于茂陵

注見

〔丙〕二年春三月制金班諸侯王

詔曰往者朕郊見上帝獲白麟渥注

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爲麟趾裏

反了
蹶

蹶也師古曰蹶金以斤解爲名今款更詳
蹶教書收爲蹶足蹶蹶之形以蹶書法

以協瑞焉因以班賜諸侯王

秋穿白渠

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
有大白中白南白三渠

趙中大夫白公

史失
其名

奏穿渠引涇水

注見首

起谷口

在涇陽縣西北歸古曰仲山之谷口也漢時爲
谷今呼治谷仲山之北寒涼故謂此谷爲寒門尾入櫟陽

注見

注渭中袤二百

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

歐之曰田子何所也。渠名曰白渠。在魏白渠起。後漢成。或謂決渠爲。

兩涘水二石。其流激斗且激且震。其疾不測。衣食京師。其萬之口。鄭國渠。注見前。今三白渠。自仲山。魏渠而南。北曰北白。中曰中白。南曰下白。凡灌澤。渠水三原。高陵。四縣。田七千餘頃。

〔訂〕三年春正月。帝東巡琅邪。浮海而還。上行幸東海。獲赤雁。作赤雁

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見前。浮大海而還。

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帝過河間。置觀者。實此有奇女。上使召之。既至。兩手皆

能。行位。諸攝下。居鉤弋宮。以能行手反。親上。稱比列。爲。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

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

以江充即人爲水衡都尉。充初爲趙王王彭祖客。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

陰事。太子坐廢。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召與語。大悅之。拜爲直指繡

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令身待北軍擊匈奴。

貴戚子弟叩頭求哀于上。願入錢贖罪。凡數十萬。上以充爲忠直。嘗從

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

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赦亡素。謂素不實。教赦左行。者。惟江君寬之。充不聽。

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子成〕四年春三月。帝東巡祀明堂。修封禪。夏五月。還宮。赦。上幸不其。

以其山名故城在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

祠神人于交門宮

晉灼曰交門宮有交門宮

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

歌

冬十月甲寅晦日食

〔己〕征和元年

晉灼曰征和元年

夏大旱

冬十一月大搜長安十一日

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

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

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並爲三輔

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

門索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申言左巫惑衆縱幻無所不爲女巫往來國中歌笑人度地每履輒埋木人疑祀之因好忌也

賀相告訐以爲祝詛上無謂設宮及大臣被誅者甚衆

〔庚〕二年春正月丞相賀有罪下獄死夷其族以劉屈氂

中山王

爲左丞相

封弟

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子敬聲爲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

發覺下獄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捕安世以贖敬聲罪

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

主私通祝詛上有惡言遂下賀獄父子死獄中家族

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釐討

巫蠱之興
實因信方
士求神仙
有以啓之
妖由人興
不可不求
其本也

充雖大盜
豈能謀間

骨肉特結
實是儲之
萌是以乘
機竊發耳
物先腐而
蟲生信哉

之據敗走湖

漢郡故城在今河南陝州龍鄉縣

皇后衛氏及據皆自殺

初上立太子甚愛之

及長嫌其才能不類己皇后太子常不自安上覺使大將軍青曉之

漢家庶事革創加凶伐侵陵中國朕不受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謂亡國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于太子者乎可以此

意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如漢曰失用法大臣多不悅衛青既卒

臣下無復外家爲據無外家謂太子已競欲構太子會巫蠱事起上心疑爲巫蠱

千特林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怨忽善幸上以江充爲使者治其獄自京師三輔及郡國至死者數萬人充自以與太

子及衛氏有隙因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上又

使蘇文等助充太子嘗謂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太子知

等太子曰第勿爲過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已而融被誅文構太子益甚充遂至太子宮掘地縱橫無復施牀處云于

太子宮得木人尤多當奏聞太子懼召問少傅石德石德德懼并誅因

曰前丞相公孫父子兩公主昭邑及衛氏長平皆坐此今無以自明可

矯以節收補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

皆不報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不聽將

如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遂從德計乃使客詐爲使者收補充等自臨

斬之罵曰趙廢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

節夜入宮白皇后發中殿

天子內殿

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蘇

文亡歸甘泉言狀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

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帝病困疑有變上于是從甘泉來幸城西

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

命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

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毆肆市人數萬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

戰五日死者數萬人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兵敗南奔覆

盜城門

門亦曰社門

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爲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

太子得出亡

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曰臣直主二千石當先請幸何獲斯之丞相釋仁上聞大怒下吏責問勝之魚白自殺

詔收皇后璽綬

后自殺

上以爲任安老吏欲與觀成敗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說太子實客書出入宮門公坐誅其屬太子驍勇以反法說

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

所出

今無關山則安府水漢置

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

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爲漢嫡嗣

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

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

繆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于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

太子而反
天下十
也十
兵殺讒者

尚日可合戰
五日何爲
者而當關
三老上書
辨其寃所
尤以必除
有以窺之
帝略太武
之意太子
之復位居
首功耳人
情險呼
可畏哉

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書奏上，感悟然，尙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匿泉鳩里。一名全城，在主人家貧，賣屨以給太子。八月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皆并遇害。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故終及于敗。

八月地震

〔辛〕三年春三月，遣李廣利等將兵擊匈奴。匈奴寇五原、酒泉，遣李廣

利等將兵擊之。

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圍祁連山，二萬人出西河，屬通將四萬，擊出酒泉。

夏六月，丞相屈釐棄市。李廣利降匈奴，詔族其家。貳師之出也，丞相劉

屈釐爲祖道，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立爲帝。

君侯長何憂乎？屈釐許諾。貳師出塞，破匈奴兵于夫羊句山。在漢乘勝

追北至范夫人城。在今略會有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

令昌邑王爲帝，案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屈釐要斬東市，貳師妻子亦

千秋亦三
老之見至
謬稱白頭
翁荒誕甚
矣此武帝
之信邪有
以致之遂
不以爲可
乎更可笑

收貳師聞之憂懼遂深入要功北至邗居水

在淮水入城北

上逢左賢王左大將

合戰一日殺左大將還至燕然山

今喀爾喀有城受山直築西言單于自將五萬

騎遮擊貳師夜斬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遂降單

于以女妻之宗族遂滅

貳師在匈奴處餘而律審其寃會母調氏向律斷可取刑當刑貳師以

爲不焚單于爲
爲貳師立祠寄

秋以田千秋

本齊諸田

爲大鴻臚族滅江充家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

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

高寢郎

田千秋上急變訟

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

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

千秋長八尺餘體貌

謂曰父子之間

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我輔佐

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于橫橋

即中涓橋在橫門外

上爲太子

思子文爲歸來思之
應千秋天下聞而感之

〔長〕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

注見

上欲浮海求神仙羣臣諫弗聽會大風

晦冥海水沸涌留十餘日乃還是歲雍縣

注見

無雲而雷者三聲聞四

百里隕石二黑如鷲

三月帝耕于鉅定。

漢縣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西北。

還至泰山罷方士候神人者。夏六月還

宮。

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禪祀明堂見羣臣乃言曰朕卽位以來

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

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

鴻臚言是也于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曷時

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以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千秋無他才能學術

又無閭閻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爲人

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于前後數公先是桑弘羊言輪臺注見東有溉

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

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

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于車師千餘里

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尙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

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

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祀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

代田分
力少也
以用多
得此用
然此用
土曠人
時尚可
則以二
之使一
有地則
獲足與
僅有相
之何便
巧

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
此五伯所弗爲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師古曰馬復以
養馬以屯備賦

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

計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

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教民爲代田一畝漢制二百四十步廣說二三漢廣深各
尺曰畝歲代

處代田之法其處別三畝
一畝通種一畝休易之類每耨輒附根每耨輒以
土附著根根根深能漢曰
風旱其耕耘田

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秋八月辛酉晦日食

〔已〕後元元年夏六月侍中僕射馬何羅反伏誅初馬何羅與江充相

善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侯後上夷滅江充宗族黨與何

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侍中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

其動靜與俱上下以故久不得發上幸林光宮漢書曰甘泉宮亦名林光何羅與通矯

制夜出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

內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投殿下窮治皆伏辜

秋七月地震柱往漢
泉出

武帝雖
足輝之
非爲此
者忍人
彼所忍
禍呂州
有亦高
耳以不
以除防
以患之
露頤矣

殺鉤弋夫人趙氏。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

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奉車
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
侯以賜光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
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
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
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
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甲〕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宮

在今西安府藍田縣東南四京雜記宮有五柞樹殿殿數故名

立弗陵爲皇太子

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
輔少主帝崩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喻
前畫意邪立少主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
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乃立弗陵爲皇太子明日命光日
磾及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拜臥內牀下

光出入

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人洗腳解帶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詔與射竊議
視之不失尺寸日碑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美女後宮不肯美萬慎如此

上官傑以
辯給免過
耳武帝遂
信之至于
託孤宜其
後日不終
所事也然
聖光金日
碑豈非武
帝特識之
人乎故武
帝所爲有
大過人有
可解者不

燕王請入
宿衛不臣
之迹已著
手連兵構

上上分與二日碑其下爲帝所究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碑通見通殿之上焉日碑其言所以爲
之波心教日碑始以何能是幸爲未失圖令上嘗體不安及見馬多瘦上大怒曰今以我不復見焉
不在馬首未卒波數行下上以爲愛己由是近又明日帝崩入殯未央前殿

太子弗陵卽位 時帝姊鄂邑長公主共養省中光日碑築共領尙書事

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常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

召尙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

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三月葬茂陵

史臣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繼亂反正又景帝在樊其至于禮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事然雖
百家步尊六經遂鳴音海內舉其懷萬與之立功與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編音律昭周後並令文學
慎壽可述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學
之體論以漢新異雖時費所釋何以加焉

秋七月追尊鈞弋夫人爲皇太后起雲陵 在西安府臨陽縣西北

孝昭皇帝

(乙未)始元元年春二月帝耕于弄田 詢弄田在未央宮中弄古曰
謂宴遊之田天子所戲弄耳

秋七月大雨至于十月

燕王旦謀反赦弗治黨與皆伏誅 初武帝時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爲太

子 上書求入宿衛帝怒斬其使又坐匿亡命削三縣且辯慧博學其弟

管蔡之誅
乃曲教弗
治是霍光
有公旦之
誠歎而無
公且之才
識矣

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復多過失及武帝崩賜諸侯玉璽書
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之長安問禮儀
陰刺候朝廷事及詔賜錢益封且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齊孝王
孫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爲姦書言
少帝非武帝子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
兵臨菑注見且招徠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
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殺諫者韓義等凡十五人八月青州刺史
雋不疑收捕澤等以聞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詔以燕王至親勿治
而澤等皆伏誅遂擢不疑爲京兆尹不疑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無益因徒謂其
母疑間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
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
不食或不疑爲走避而不鳴

九月車騎將軍秬

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城武縣

侯金日磾卒

漢曰

初武帝以日磾捕反者

馬何羅功遺詔封爲秬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及病困光白封之臥受

印綬一日薨

日磾兩子實皆俱傳中與上臥起實奉車建勳丞相封及實謂侯無與經上謂光曰實
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設邪對曰實自觸交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子對

曰元帝之約有功
乃得封侯至此

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自問民疾苦

〔中〕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爲博陸古州名侯左將軍桀爲安陽古

侯皆以遺詔前捕反者功與金日磾同封至是始受中書曰帝將起常在

在安得遺詔封三子桀桀兒自稱
貴其光聞之切讓王莽莽射殺之

以宗室劉辟彊字少卿並元
王交之孫劉長樂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或說

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

下不信卒至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

事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拜二人皆爲光祿大夫辟彊

守長樂衛尉時辟彊已八十餘徙宗正數月卒

秋匈奴狐鹿姑單于死子壺衍鞬單于立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

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殞極苦之常有欲和親意

未能得是歲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

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顛渠閼氏謀矯單于令更立其子爲壺衍鞬單于

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不復肯會龍城匈奴諸王每歲五月大會
龍城使其先天地鬼神匈奴始衰

〔下〕三年冬十月鳳凰集東海漢郡注遣使者祠其處

十一月壬辰朔日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十四
〔成〕四年春三月立健仔上官氏爲皇后。敕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

每休沐出桀常代入決事。光女爲桀子安妻。生女年甫六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不聽。帝姊鄂邑蓋長公主私近子客。丁外人。安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尙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言于長主。長主以爲然。召安女入爲健仔。遂立爲后。以安爲車騎將軍。

〔紀〕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有男子乘黃犢。

車詣北闕。詐稱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于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于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

伊川程子曰。不疑說春秋非是。此其處事應與不異于古人矣。

〔子庚〕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 諫議大夫杜延年字幼公言年

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

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間疾苦教化之

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武帝時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桑弘羊難以爲此

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于是鹽鐵之議起焉

是年秋七月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霍光時語之與此休也

會句說和與百姓充實積物久服之

蘇武還自匈奴以爲典屬國本名官漢因之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及陵降

匈奴單于使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謂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

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

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常願肝腦塗地

今得殺身自效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

復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人矣必欲降

武請畢今日之驢效死于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

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

武宏等之
歸善匈奴
以舊使老
而無用聊
爲相親上
計耳使上
林雁帛云
云果足勸
聽則察及
燕降之陵
律與之乎

帝崩武南鄉號哭歎血且夕臨數月及是匈奴國內乖離恐漢兵襲之

于是與漢和親乃歸武及馬宏等宏前使匈奴所請亦不肯許故匈奴以此二人

常感夜見漢使其自請送教使者爲單于君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生澤中使者如惡

謂以讓單于單于大驚謝曰武等實在此是李陵置酒賀武曰是下邊名匈奴功顯漢宮避古竹帛狀丹

青所前何以遇子明後雖驚怯令漢實險罪全其老母臣與子曹何之罪臣嘗所

不忘也今復何顧儀已矣今子細知吾心耳乃起舞作歌泣下數行遂與武訣

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官屬隨譯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大牢賜武帶關劍

十家編錄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七

漢

孝昭皇帝

〔辛丑〕元鳳元年

應劭曰以鳳下冠元鳳

春三月徵有行義者韓福等至長安賜帛遣歸

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帛各五十匹遣歸詔曰朕閱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秋七月乙亥晦日食

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上官桀父子爲丁

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以是大怨光而桀安亦慙自武帝時桀位在光右及是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願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于是蓋王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郎試將官前大道上稱蹕又擅調益莫府校尉莫府大將軍府也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

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

中室

有武帝所賜賜公
張成王之匾

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

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

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

字名之

都郎屬耳。

謂近也。言
近日事也。

調校

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

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

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

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不敢復言。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

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且且以語相平。

燕王之
名平

平曰：「左將軍素輕易，車騎

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耳。且且不聽。安果謀誘燕王，至

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主舍人父燕燕無氏以國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

楊敞。

事按

敞素謹畏事，乃移病臥，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捕桀

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

血后以年少不與聞，以霍光外
孫，得不聽。蓋主子文

信，故寫
庶人

冬十月，以張安世

設滿子
字子璋

爲右將軍，杜延年爲太僕。

大將軍光以朝無舊

睡孟伏誅
罪也宣帝
官其子何
爲乎

臣安世自先帝時爲尙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兼光祿

勳以自副焉初武帝中河東亡書三傳諸國其地知惟安世之具作其事後又以延年

有忠節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祿劉翽延年等輔之以其吏民

〔癸〕三年春正月泰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何知

有數千人嬰兒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犬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成文字

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睦孟晉人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必有匹

庶爲天子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順天命坐設妖言惑衆伏誅後五年宣帝立

冬遼東烏桓反遣將軍范明友將兵擊之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衆散

保烏桓亦曰烏丸遼東地也烏州有烏丸山今同及鮮卑山在今哈爾濱右翼爲二族世役

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于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俱漢郡

塞外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

部衆漸強遂反漢得匈奴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邀

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于

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

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于是拜明友爲度遼將

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引去初光戒明友不空出卽後匈奴遂擊烏桓明友乘烏桓敝擊之斬獲甚衆匈奴由是恐不敢復出兵

明友封明友為平敵侯

〔庚甲〕四年春正月帝冠

丞相千秋卒

註曰

以王訢

諡南

爲丞相

封宜

千秋居丞相政事一決大

將軍光千秋謹厚自守而已

千秋年者上繼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秋因號曰車丞相

夏五月孝文廟正殿火

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

將作大匠國有左右

前後中五校令作治六日成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初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

得立爲王漢詔令入朝王辭不至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駿馬盪

傳介子

北地人也

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大將軍曰樓

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

子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醉

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

其首馳傳詣闕縣北闕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

善復遣吏士田其國伊循城

鄯善地名

以填撫之封介子爲義陽侯

〔巳〕五年夏大旱。

冬大雷。

丞相訢卒。

諡曰敬。

〔丙〕六年冬十一月以楊敞爲丞相。

封安平侯。

〔丁未〕元平元年春二月減口賦錢十三。

漢律法其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人二十三錢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省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馬。

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謂非要職減外繇耕桑者益衆

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十三上許之

有流星大如月衆星隨西行。

夏四月帝崩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六月入卽位尊皇

后曰皇太后。帝崩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羣臣欲立之胥本以

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將軍光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

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惟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

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卽日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郎賀昌邑

哀王博之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吉字子真琅琊人

切諫言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遊幸所以全壽命之宗又非所以進仁義之操也。皇帝仁壽至今。願

墓未成于宮館。國風七。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宗廟。請快骨肉。莫觀大王于園。

勤子于位則臣一君而二任之費加焉暴發行
論介有不具者于以上聞亦豈國之福也

王乃下令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賜

牛肉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

字少純山陽人

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王

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于涕泣蹇蹇亡已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

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王許之數日皆逐去

王嘗見大白犬頭以下似人冠方山

冠以間道遂曰此天戒齊在側者豈聖躬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

之獸乘入宮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歎曰不祥何爲數乘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

王不悅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檢度大王謹發三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

火發書日中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

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無有所

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

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遂

驂乘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犇喪望見國都哭王曰吾啞痛不能哭至

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

是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受璽綬

襲尊號

葬平陵

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北

奏迎昌邑
光倖始以
能慎立滋
致廢其所
事幸其為
處得當其
無過耳其
時皇曾孫
素有賢名
使早落待
立之何待
丙吉不威
謀之奏記
乃轉答舊
日師傳不
非辭之罪
豈不

官減口賦，然後進制之。始有生意，昭帝于是可謂養繼矣。

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昌邑王淫戲無度，大將軍

憂懣，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田字子實，本齊魯。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

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嘗有此不

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

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論大夫夏侯，當乘

有觀上者，陛下出飲何之？王起，趨避而光，光讓安世，以爲彼既安世，實不背，乃召問，詩書在洪，而臣下

之不極，既而復，院時則下人有伐上者，原涼，原實，光安世大驚，以其益重，經術士，夏侯詩字長安，費定平

人既定議，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

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

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

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

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

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于是議者皆

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

謂諸侯門內昌邑羣臣安世將羽林騎，收總二百餘人，皆廷臣。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

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

詔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

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

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受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

邑騶宰官奴與居禁闈內敖戲發樂府樂器擊鼓歌吹作俳倡召內泰

壹宗廟樂人樂人悉奏衆樂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太后曰止爲

人臣子當恃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祖宗廟祠未舉爲璽

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

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

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

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五辟刑也之屬莫大不孝宗廟重

于君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

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

下殿出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邸謝曰王行自絕于天臣甯負王

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涕泣而去羣臣奏請徙王賀房陵

漢縣故城在今湖北鄖陽府房縣

非獨望氣
之言不足
為據即帝
亦寤之語
豈當時所
應有史臣
事後附會
更何疑乎

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國除為山陽郡

昌邑王孫生臣生在國時不舉王孫過令漢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昭王

大禹嘗下獄錄殺二百餘人。城中尉吉。郭中令遂。傅滅死。死為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諱。式對曰。臣以諱三百五。繫朝夕授王。至子忠。孫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屬之也。至子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洗。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繫。是以無諱。實亦得滅死。倫。尤以太后嘗。王知經。衛白令。夏候。勝用。尚書。授太后。通。勝。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王式。東平。新。桃。人。

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

初衛太子納史良娣

太子紀有三等曰。生

子進號史皇孫

以外家姓 皇孫納王夫人

名。曾。孫。人。

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

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受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

故廷尉監丙吉

丙兵出滯以邑為兵後去邑吉字少卿魯國人

受詔決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

孫無辜擇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令乳養吉日再省視望氣者言長安

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

漢儀注長安中諸官府獄三十六所繫者無輕

重皆殺之夜到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

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

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

時掖庭令

少府

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

孫妻之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予

女事時暴室

漢官制暴室主宮人疾病者有罪亦就此

僇夫許廣漢

昌邑人為郎

有女賀以家財聘

印比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七

漢紀

昌邑

有女賀以家財聘

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詩于東海濩中翁諱姓中高材好學

然亦喜游俠鬪雞走狗上下諸陵周徧三輔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

得失及是吉奏記光曰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

之衆庶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也而武帝曾孫名病已

在掖庭外家者十八九年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

義參以著龜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七

月光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

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承祖宗子萬

姓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諱子迎曾孫就齋宗正府明日入未央

宮見太后封爲陽武侯羣臣奏上璽綬卽皇帝位謁高廟侍御史嚴延

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

敬憚之

九月大赦天下

丞相敞卒

諱曰

以蔡義

河內

爲丞相

封侯

先是大將軍光與張安世謀

廢立議已定遣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

霍光阻封
廣漢已有
無后之心
論者歸罪
妻顯邪謀
謀責光以
不能大義
滅親直夢
嗚語耳

政是人主
之政苟不
幸遇沖齡
大臣自理
長而可也
其政歸之
無請歸也
體況宜帝
習年已弱
民事宜冠

敞夫人司馬遷女也。遵從東廂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而立帝。義先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昭帝召見說詩。悅之。擢光祿大夫。及是。敞卒。義代爲丞相。時義年已八十餘。貌似老嫗。議者謂光置宰相。苟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爲人主師。當爲宰相。何謂云云。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爲皇后。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

皇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

中宗孝宣皇帝。本名病已。後更名詢。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以太子故

事具前初居民間。申常在。下其賦。居數有光。謂每買。所從買。家賦大。贊亦以是。自怪。霍光既廢昌邑王。遂迎立之。

〔申戊〕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

將軍光等皆益封。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自昭帝以來。子禹及兄孫雲山。諸婿外孫。黨親連體。根據朝廷。及

是。權日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欽容。禮下之。已甚。時宣平侯。獨安世以下。益封者八人。封侯者五人。請爵。關內侯者八人。

人大田。農田延年。以首發大議。封。城侯。已而延年。以昭帝之喪。許增車直。盜取錢三千萬。爲怨家所告。當就獄。延年曰。我何面目復入牢獄。遂自刺死。

自理無二
讓光請歸
政名已不
正讓而非
受豐非因
驛乘之假
驛爲是假
藉權術乎
藉權術乎
卒至釀成
獄后之禍
誰執其咎
載

夏四月地震

五月鳳凰集膠東

注凡

千乘

注凡

赦天下勿收田租賦

帝之世風靡者凡八
是年以後四年五月集

北海地節二年四月集豐元康元年三月集泰山神壽二年正月集京
師四年十月集封陵十二月集上林甘露三年二月集新蔡當大赦

追諡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

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

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

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諡宜曰悼母曰

悼后故皇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

召黃霸字次公
臨夏人爲廷尉正

初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法痛繩羣下由是

俗吏皆尙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爲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

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爲廷尉正數斷疑獄廷中師古曰謂廷
尉之中也稱平

(四)二年夏尊孝武皇帝廟爲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

詔曰孝武皇帝

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

士議于是羣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

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無德澤于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

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義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

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于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

勝贊其旨遂授之

勝雖既久樂國欲從勝受爵官皆以勝死額曰物聞勝夕死可矣

秋遣將軍田廣明等將兵及校尉常惠護烏孫兵擊匈奴初烏孫公主

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陁岑陁死以國與季父大祿

子翁歸靡號肥王復尙楚主生元貴靡公主及昆彌皆上書言匈奴復

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惟天子出兵救之乃大發兵遣廣明等

五將軍

田廣明爲都進將軍趙充國爲偏將軍田頌爲校尉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境凡五將軍

十六萬騎分道並出使常惠

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明年夏五月匈奴聞漢兵大出犇遠遁軍遂

罷田順不至期廣明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

常惠從西方入獲名王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七十餘萬頭乃封

惠爲長羅侯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

人畜凍死還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

其西所殺數萬級重以餓死人民什三畜產什五諸國羈屬者皆瓦解

攻盜不能理。匈奴大虛弱。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庚〕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

時

時霍光夫人顯欲

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顯使女醫瀉于衍。投毒藥去之。衍卽擗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卽具語光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夏六月。丞相義卒。

義曰

以韋賢

字長孺。魯國人。

爲丞相。

封扶

魏相

字季雅。濟陰定陶人。

爲御史

大夫。

以趙廣漢爲京兆尹。

初廣漢爲潁川

注見

太守。其俗豪傑相朋黨。

廣漢爲

字子都。潁川人。

爲京兆尹。

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于是姦黨散落。

及爲京兆。尤善鉤距。

如釣鉤之有距。吞之則咽。吐之則出。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也。

以得事情。閭里銖_斤之姦。

皆知之。其發奸擗伏如神。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然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卒以此敗。

先孟廣漢以私怨爲殺男子。上其言。下丞相御史。

按驗會，丞相子，自於此，美其誠，丞相夫人，之，欲以此，丞相，母，命，明，克，已，事，丞相，按，之，急，黃，漢，乃，將，其，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哭，謝，收，故，紳，十，餘，人，去，丞相，上，黃，白，闕，事，下，廷，尉，治，紳，實，以，過，還，出，至，外，第，所，不，如，漢，漢，言，上，竟，坐，要，斬，事，在，元，康，元，年，丞相，魏，相，也，漢，漢，原，明，威，制，丞相，小，民，得， 願，之，下，漢，漢，廷，尉，魏，事，在，元，康，元，年，丞相，魏，相，也，漢，漢，原，明，威，制，丞相，小，民，得，

〔辛〕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爲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輦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大懸絕矣。

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北海琅邪壞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學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以夏侯勝爲諫大夫黃霸爲揚州刺史。上以地震釋勝霸而用之。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爲君。誤相字于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于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後爲丞相少府。漢太子太傅。年九十。帝太后嘗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

〔壬〕地節元年春有星孛于西方。

冬十二月癸亥晦日食。

以于定國字曼卿。東漢人。爲廷尉。定國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爲人

致學三年則難爲之
且三年早
亦甚矣屈
殺守尚未
太守而黎
民饑餓死
者不知其
凡幾矣山
川有變必
不爲此是
理本易知
而紀其者
欲神其事
遠不覺其
語之輕耳
食者方以
爲美談予
之表而正
之
靈光功德
固未如周
公成王之
昭伯禽之
受論史之
帝非爲宜
於經術矣

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務在哀矜寡罪疑惟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

宛 初定國父子公爲縣獄吏決獄平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姑甚貧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人曰婦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遂自經死姑女告縣殺母婦不能對縣視于公守之不得捕論死東海旱三

年後太守因公言政繁立兩公治門謂謂曰可高大令官制馬高貴我治則多陰德子孫必有與者及是定國果貴顯

〔丑〕二年春三月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宣曰光病車駕自臨

問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爲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卒賜葬具如乘輿制度置園邑三百家

夏四月以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魏相上封事曰聖王

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母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亦欲用之安世深辭不能得乃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

以霍山爲奉車都尉領尙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上思報大將軍

德乃封光兄孫山爲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尙書事魏相因許廣漢

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謂三者曰大夫公羊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

魏相封事
自正論不
刊特因廣
漢以進則
是門戶報
復起見當
分別觀之

宜帝課吏
可謂周詳
然王成首
以偽增戶
口昭露則
知綜核名
實本不名
王也之易

妻之父母宋以內
矣故言無大夫也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

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

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浸不制宜

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

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尙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

復因許伯即黃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帝與于俱聞如民
事之類趙白塞光

卒後始說政務勸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通職聞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其有苟且
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觀見問觀其所編造而考察所行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帶曰庶民所以

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悲憤之聲者政平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真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木惟變易
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問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職以重貴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

內侯公卿執則選用之
漢世真吏于斯爲盛

〔甲〕三年春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

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

後詔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

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云

夏四月立子爽爲皇太子即元帝共實
許皇后生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

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爲王邪復教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保阿輒

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

五月丞相賢致仕。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

仕自賢始。

賢爲人賢朴少欲，其志于學，兼通經史，以詩教授。陳郡鄧大儒年八十二卒，題曰節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仕，故鄧魯諱曰遠子黃金，猶識不如一理。

六月，以魏相爲丞相。封高平侯。丙吉爲御史大夫。上方練羣臣，核名實，而相

總領衆職，與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

以疏廣字仲廣，東海蘭陵人。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孫爲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

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

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

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

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也。」廣由是見器重。太子每朝，太傅在廣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

謂廷尉高英。大雨雹，以蕭望之字長倩，涇陽人。爲謁者。京師大雨雹，大行丞蕭望之上疏言：「陛

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

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陛下躬萬幾，

選同姓舉賢才，以爲腹心，與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

池翼假民
與鄭僑乘
與濟人不
大徑庭遇
災而懼於
如懼於未
遇之於然
較之不知
懼者爲已
善矣

上素聞望之名拜爲謁者時上博延賢俊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間
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
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

秋九月地震

詔曰乃者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逮毋諱

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
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右將軍屯兵池籩池籩未御幸者假與
貧民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謂不出賦不

投簡

以張安世爲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爲大司馬罷其屯兵上頗聞霍

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諸壻爲他官

未央衛將軍明友爲光歸勳中郎將羽林
監任勝爲安定太守長樂衛尉鄧廣漢爲

收其印綬更以張安世爲衛將軍兩宮

未央衛尉城門十二門北軍校

屬焉以霍禹爲大司馬霍小冠亡印綬持使洪
官者與光俱大司馬當罷其屯兵官屬諸領胡越騎

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冬十二月置廷尉平

員四人
有左右

初孝武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

故縱監臨部主之法

或見或知而不舉皆爲故縱而
所監臨部主亦有罪并連坐也

緩深故之罪時欲深罪吏深害及故
入人罪者皆寬縱之

急縱出之誅

吏釋罪人罪以爲縱出則急誅之

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

反也利

况禁罔浸密律

令煩苛文書盈于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或罪同而論

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

上在閭閻知其若此會廷尉史路溫舒

字長君平原人上書言之

略曰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死者不可復圖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殘以刑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情人也自安之道在人死是以取人血流離刑徒比肩大辟之計歲以

萬數此仁恕之所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痛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因人不諱痛則飾辭以誑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奪以明之上畏長節則離疏而局內之垂發獄之成無皆探聽之術身爲死者餘事何

則成陳者案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云實地爲獄語不入利水爲吏則不實上善其言詔以廷

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每季秋請讞時上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

爲平矣

縣都太守鄭品上書今明主物垂明照雖不盡確平獄將自正若朝後則不若則定律令律令一定惡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權帝未及修正

侍郎鄭吉

會稽人

擊車師破之因田其地

車師王與匈奴結婚教匈奴遮

漢鄭吉將免刑罪人田渠犂

注見

發諸國兵及所將田士共擊車師破

之車師王請降吉等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奔烏孫匈奴更以

王昆弟兜莫爲王收其餘民東徙吉使吏卒往田車師地以實之

〔甲乙〕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爲博平

今與臨山君

上初卽位數遣使求

外家至是得王媪及其男無故武賞賜巨萬皆封列侯

無故平昌侯武顯昌侯

詔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詔曰百姓遭凶而繇使不得葬傷孝子之

心自今勿繇使得送終盡其子道是夏又詔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

匿大父母者皆勿治。

夏五月山陽漢郡昌邑國濟陰漢郡治定陶注見前雨雹。雹大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

人飛鳥皆死。

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

削數相對噉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

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竄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

忌諱大將軍常警之今陛下好與儒生語人人自書封事多言我家者

又聞民間讒言霍氏毒殺許后甯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禹山雲

驚曰縣官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于是始有邪謀

會雲舅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

第。時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王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海內之命繫于掌中其時感動天地張敞宜有明言曰輔臣顯欺黃綈大臣實臣之分不明則禍從矣三美就第明詔以原不聽

臣以爲國爭則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忠力竭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問直實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憤之得者也今剛候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慮之大知禹乃其扶翼必有畏懼之

心夫近臣自危非交計也臣欲領于廣朝自投其端直守道窮其跡禹山等謀令太后爲博平

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事覺七月雲山明友自殺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爲列侯帝初立謁見太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于驂乘後十一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

初霍氏者多黃陵徐縣上驂霍氏亦黃陵下即受厚上宜以時抑制如使至亡霍三上驂輒問至是人爲徐生上

書曰臣聞者有過主人者見其豐直突皆有積薪者謂主人更爲備突或備其亦不若且有火患主人不慮

臣曰霍氏驂之背不受牛酒無火患今論功而積薪與突備無厚薄無謂驂爲上者驂今黃驂徐驂

臣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勸絕之使驂改行則無驂士出霍之費臣無道亂驂滅之故任事既已而區區不蒙其功惟陛下察之上乃區區希十死以爲耶

而霍氏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而久服大權不知進退多置私黨尤在驂廷使人主當慎于上更

異驂起于下切備備日侍時而驂天得死于身幸矣范子孫以驂修德之義驂納尚使驂宜專以驂執實屬

當其子孫使之食大器爭饋饋亦足以驂驂驂矣乃後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廢

霍驂更加禁禁遂致怨望以止驂驂豈使霍氏之自驂後亦事宜驂驂以成之也

九月以朱邑爲大司農 邑少爲桐鄉

在今江南安慶府桐城縣北春秋桐國地

邑少爲桐鄉 尚夫廉平

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

漢郡治魯陰故城在

今山東青州府昌樂縣

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倬厚篤于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

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

邑南且死。其子曰：我故爲懼，懼吏其與愛我，必將與相。後世子孫奉祀，我不如懼。懼民及死，子從其言，相郡民果爲起，立祠。

忠時弊
肥不祀

以龔遂爲水衡都尉。

先是勃海

漢郡，治浮陽，故城在今直隸天津府滄州。

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能

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勃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遺，乘傳至勃海界。郡發兵以迎，皆遣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器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器而持鉤鋏。于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

今口糧一斛，輸百水，騎五十。水惠一畦，非東二畝，莫五畝。

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

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爲水衡都尉。

賣劍賣刀
必有售者
則仍部民
也，使皆不
爲，遂之勞
爲，遂之本
來，務吏子
屬循吏子

〔丙〕元康元年夏五月追尊悼考爲皇考立寢廟 有司奏言悼考史皇明

郭北後改奉明國華郡在今西安府長安縣北宜稱尊號曰皇考于是立廟

以尹翁歸字子凡會稽河東平陽人爲右扶風注見前翁歸爲人公廉明察初爲東海大守

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曰聽其政不遺令

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少解謂作輒披籍披有罪者籍也取人必于秋冬課吏大

會中及出行縣于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收取罪人以罰衆也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

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以治郡高第入爲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

爲右職接待有禮好惡與共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課嘗爲三輔最然

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于朝廷謂歸之爲東海邊郡故于定國定國欲託色子與翁歸歸終日不

敢見曰此豈特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後三年翁歸病卒家無餘財語曰翁歸廉平剛正絕異等其賜葬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莎車漢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叛衛候馮奉世字子男上矯發諸國兵擊破之 時漢數

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于是上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韓王績之族

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諸國客至伊循城注見前會故莎車王弟呼屠

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爲王切爲孫公主少子萬年有欲于莎車

車國人許款自託于漢又欲得爲孫心上意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送萬年萬年初立慕漢國人不意至是殺之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于

是攻剗南道。歃盟叛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更立他昆弟子爲莎車王。諸國悉平。

威振西域。

奉世送西至大宛。大宛聞其將莎車王。殺之。異于他使。將其名萬載。載而還。上甚說。以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爲可。領節。望之以奉世多使有節。而據城制遠。命雖有功。勢不可以爲。法即對奉世。問使事。使者判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漸不可具。乃以爲光緒大夫。

〔ET〕二年春二月立健仔王氏爲皇后。上欲立皇后。懲艾霍氏欲害皇

太子。乃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立長陵王健仔爲皇后。令母養太子。

封其父奉光爲邛成侯。

奉光之先高祖時有功。爲邛成侯。自沛。漢景帝時。奉光嗣侯。好圖。奉光在民間。故與會。及即位。納其女。後宮。遂立爲后。

夏五月詔二千石察官屬治獄。

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

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淺深不平。

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亡由知。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

吏或擅興徭役。飾廚傳。

韋昭曰。野。謂於。其傳。謂傳會。

稱過使客。

兩使客之意。而今過去也。

越職踰法。以取

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其令被

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

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使

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

犁田卒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

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上因魏相諫和曰臣聞救亂務在濟之義兵

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慎小故不取慎思者謂之禁兵兵禁者禁人土地貨實者謂之食兵兵食者戰恃國

家之大務民人之衆欲見識于敵者謂之驅兵兵驅者滅此五者非任人奪乃天道也聞者匈奴皆有警意

所得漢兵便奪歸之必有郭子遠增軍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將軍欲與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

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願以勳兵軍旅之發必資凶年首民以其悲苦之氣臨陰厲之相也出兵歷時

有邊憂今守相多不實慮風俗尤懼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母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此非小

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報讎介之謀于遠夷哈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疆矣而在疆之內也

乃遣常惠將騎往車師迎鄭吉吏士還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以蕭望之爲左馮翊治高陵社見前初上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望

之以諫大夫出爲平原太守望之治爲郡守內不自得上謂曰陛下哀憐百姓出諫官以已

而徵入守少府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

事至是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馮翊修府上使侍中監獄日所用皆吏治民以考

功對前爲平原太守日邊故復試之子三輔亦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

〔午歲〕三年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漢縣故城在今江西南康府建昌縣侯上心忌故昌

邑王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

敞于是條奏賀居處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以著其廢亡之效上乃

知賀不足忌封爲海昏侯

封丙吉等爲列侯。丙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

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

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初，張賀嘗爲弟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

及徵怪，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卽位而賀已

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乃下詔曰：朕微眇時

丙吉，御史大夫史曾，俱中郎將許舜，長樂門許延壽，侍中光祿大夫皆與朕有舊恩，及

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

無德不報，封賀子彭祖，彭祖，賀子，蚤死，彭祖，安世小男也，少與上同席研書。及吉，博陽侯曾，將監元，平陽侯舜

博陽侯延壽，博陽侯皆爲列侯，賜賀諡曰陽都哀侯，賀孤孫霸，年七歲賜爵關

內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自故書以下，正字在郡邸獄中復役工作之人。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

恩深淺報之，言臨當封前，上憂其不起，更待許曰：有陰德者，必受其榮，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報安世自以父子封後，在位大盛，乃辭歸，詔郡內別置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穎曰：郡

內主家官也。

夏六月，立子欽，任德爲淮陽王，欽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

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

用二疏請老，以風世

宣帝承德
修恩報德
乃至郡邸
獄復作皆
受官祿田
宅細人感
其私君子
讓其鄙非
君道也

之繼後不可
已者或則不
然彼或元庸
知孝元庸
導欲以見
幾遠亦
不遇工於
自計耳且
五年總通
論語孝經
安得達謂
之藍職而
忽然求去
帝及太子
何必各問
如何許之
今以斤金
兩計之已
逾千兩千
金不易致
太子又安
得有五十
斤之金以
賜未卒業
之師傳戰
班史欲不
傳其事不
覺措詞遇
當未可盡
信也
孫功也
孫固獎勵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

疏乞骸骨，上皆許之。知嫗黃金二十斤，太子賜以五十斤，公亦故人，故祖道，俱東都門外，送者甚多，令子孫勸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今復增益之，但欲子孫忘情，其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惡而多財，則益其惡，且夫富者求之難也，善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主所

以穎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霸為穎川太守，使郵亭鄉官

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為條教行之民間，勸以為善防姦，及務耕

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初若煩碎，然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

繹，問他陰伏。因語話之，次按尋檢，其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敢有所欺

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許至老

歸自欲還之，謂曰：許至老，歸老，尚能拜也，送送，正領重，雖何傷，且各助之，無失賢者意，或問其故，曰：數易

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好吏，因緣絕，得書盜財物，公私耗費甚多，皆當出于民，所甚新吏，又未感賢，或不知

其妙，徒相益為累耳。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

京兆尹，尋坐法貶秩，詔復歸穎川為太守，以八百石居官。

〔已〕四年秋八月，求高帝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得槐里。即大宛，注見前。

公乘第八周廣、漢第九等百三十六人，皆賜黃金二十斤，復其家，令奉

祭祀，世世勿絕。是年，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又遣大

孫功也，孫固獎勵。

善政然酌
給金復其
家使奉祀
足矣百三
十六人黃
各與二十
金二十斤
常值白金
四十餘萬
孝宜去武
帝財賂衰
耗時不遠
安得如許
幣廢爲擇
霍之費乎
足徵其安

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才異倫之士

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卒

諡曰

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

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

義渠西羌或名後國爲氏

行邊兵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

注見前隔

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

湟水出甘肅田寶塞外東流合洮灤水至蘭州入黃河

及帝

卽位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

注見前

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

處畜牧安國以聞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

音傍

緣前言

抵冒

犯突而前也

渡湟水郡縣不能禁旣而先零與諸羌種豪解仇交質

充人質

大君也

諸種豪通相殺伐故每有仇讐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有相親睦欲入漢爲寇也

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

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匈奴

數誘之與共擊張掖酒泉地間者匈奴困于西方

謂本始二年爲烏孫所破疑其更遣

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宜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

小月北果

遣使至匈奴藉

借也

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勢不

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

兵勅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于是兩府復白遣安國

〔庚〕神爵元年

應劭曰前年神爵第其樂宮故改元

春遣諫大夫王褒

字子淵蜀人

求金馬碧雞之神

蓋如

曰金馬碧雞皆形似雞今雲南府城東有金馬山其西兩山皆有神祠漢使王褒祭此考今雲南府漢爲益州郡今四川貴溪爲益州郡蓋注金馬碧雞者皆以爲在成都靈侯以益州郡爲益州郡也

時帝始行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祠后土頗修武帝故事以方士言增

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乃使褒持節求之初帝

以褒有俊才

益州刺史王褒使褒作中和謔宜右詩上問褒因奏褒有俊才乃擢褒

召見使作聖主得賢臣頌

其略曰

待賢臣而立功業後土必頌明主而顯其德上下俱歡植然文折翼乎如鴻毛遇風沛乎若巨魚樞大驚休震自至焉考無要何必僅仰屈伸若彭蠡隨風呼吸如飛松影然絕俗離世哉是時帝

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

蓋于道

後京兆尹張敞勸上斥遠方士由是悉罷

上方待詔

諫大夫王吉謝病歸

帝頗修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吉上疏

曰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故宜謹選左右審擇

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

章今上下僭差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

字

曰不舉世
而前也

而舉皋陶伊尹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無益于民宜明選

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

尚方明示天下以儉上以其言爲迂關吉遂謝病歸

先零羌楊玉叛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義渠安國至羌中

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斬千餘級于是歸義羌侯楊玉等

怨怒背叛安國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以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

之使丙吉問誰可將對曰無踰老臣者矣上問度當用幾人對曰兵難

隴

音通

度願馳至金城

注凡

圖上方畧羌戎小夷願陛下以屬老臣勿

以爲憂上笑曰諾乃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

六月有星孛于東方

秋七月趙充國擊叛羌羌多降詔復遣將軍辛武賢

周太史甲封于辛其後以邑
爲兵武賢欲遣人說他邑

擊之尋詔罷兵留充國屯田湟中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

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

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而

充國緩于
擊或大
時無大
累其勢
開則其
已孤不
煩兵而
使羌木
榮

勳勳敵有
大志而乃
自擊則適
不爲養癰
足且從之
之患又開
等爲充何
能邪兵國
用時非可
知一屯也
執其屯也
至其二屯
十其屯也
誠古事則
良策不則

遣騎候四望陜中

文選曰金城有三關陜古曰山
關而夾水曰陜四關關名也

無虜乃引兵進

區謙說曰昔知元龜
不能爲兵矣使從發敵

千人守此四關
中央以得入焉

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樂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

守初旱

注見前

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

反都尉遂留雕庫充國以爲無罪乃遣歸告諭種豪欲以威信招降旱

并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微其疲劇乃擊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

酒泉太守辛武賢請以七月分兵出擊旱并充國以爲先零首爲叛逆

他種劫略故欲捐旱并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肯悔過反

善因赦其罪慎擇良吏撫循和輯此全師保勝之道天子下其書議者

咸以先零兵盛而負旱并之助不先破旱并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

延壽

表漢

爲彊弩將軍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勅讓充國充國上書陳

利害

略言先零爲寇旱并未有足爲難者無事起一釁欲爾害甚非計也且先零欲叛故與旱并
仇皆欲也旱并之急以整其約今先零旱并先零多助之文聖屬合道賢識小慎慮兵衆多詳之用

力數倍于臣之計先零先零
則旱并之圖不煩兵而服矣

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

屯聚解池望見大軍皆駭走

欲逃道水道輾轉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遠充國曰此斬
窮寇不可迫也賊之則走不顧軍之則逐致死軍校者曰於斬

獲甚衆遂至旱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旱羌喜曰漢果不擊我矣

豪靡忘來自歸旱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詔以破羌將軍爲副以

豪靡忘來自歸旱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詔以破羌將軍爲副以

十二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敵

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以中郎將使客諫充國曰今兵久不決

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

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時曰臣所將士馬牛食所用糧穀受調度甚

易以計破難以兵解也故臣悉心以爲擊之不復計度慮三東至流雲羌要遮田及公田民所未耕可二千

頭以上其間郵亭多敗壞者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結燧亭設溝渠治田廩以

西道橋今可至鮮水左右用事出城入二十里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國胡騎各千餘屯爲田者遊兵以充

入金城益積畜者大費露上田處反各用無糧陛下裁擿時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

門河鮮水即青海在西甯府西亦曰卑禾羌海上報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

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時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

欲利愛親賊長死亡一也今能亡其美地而棄之于寄託遠道皆內無心人有時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

留田順天時地利以待可時之處去即伏事兵決可期月而望臣謹備不出矣臣聞田便宜十二事步兵

力役走士萬人因田教習頗難並行一也練習羌衆令不得解肥饒之地或試其乘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

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費度支田土一也罷騎兵及省大費四也通者甲士卒備河湟清欲五也羌臨

羌賊武五也以聞暇時治郵亭先入金城六也令反復京于萬寒之地嚴霜露寒夜凍隨之處坐得必時

之道七也亡經阻道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賊武之業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并

小并使生它變十也治邊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南城留賊于里從枕席上過十一也上復賜報

也大費既省郵役驟息以戒不虞十二也備屯田得十二條出兵失十二利惟明詔採擇

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

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于是充

國又奏時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就勝少就先爭劣積兵不過七八千人失地盡奪分設數屯臣愚

以爲虜破壞可日月而盡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今議兵雖見當屯田之士萬人推今歲三月

十七

魏氏孫也。不欺其妻子。子他種中。道涉河山。而來爲寇。亦不欺其風。遂歸故地。區之愚計。所以處
處。且天解其意。不戰而自破之。故也。主于處小寇。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區自懷念。事請出塞。引
軍進擊。魏天子之精兵。壯車甲子山。野無尺寸之功。編得。區
破之。而亡後。皆歸。貴此人。區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

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詔責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

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

也。上于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數言當擊。于是兩從其計。詔

兩將軍中郎將卬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五千餘人。詔罷

兵。獨留充國屯田。明年夏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凡斬降及溺

河湟餓死者。遺脫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願師古曰。謂或也。自請罷
以爲實。必能得之。請罷

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管諸星。西說曰。家人者。以充國振旅。出擊。能以破。然。或名。
以爲虛勢。窮則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卬見宜歸功。所。以此。

計未失也。充國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當
爲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詔遣辛武賢歸酒泉。充國復

爲後將軍。是秋。羌先零等斬楊玉首。帥四千餘人降。初置金城屬國。以

處降羌。辛武賢。漢充國。上書告中郎將卬。漢書中。謂。下。充國乞。候。貴。
賜安。車。駟。馬。賜。錢。萬。萬。朝。廷。有。大。議。常。與。參。籌。策。廿。二。年。卒。諡。曰。壯。

以張敞爲京兆尹。初。敞爲山陽太守。會膠東盜賊起。敞自請治之。拜膠

東相。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尙書。調補縣

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王太后。諡。東。張。王。
曾。之。母。數出游獵。敞上書諫。太后

乃不復出。時京兆自趙廣漢後，更黃霸等數人不稱職，上乃以敞尹京兆。敞求得偷盜，督長數人，令致諸偷以自贖。一日得數百人，窮治行法。由是市無偷盜，敞賞罰分明，而以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由是能自全。

時西羌兵起，敞請令有罪者入，設法罪，第之以爲今民入，登贖罪，是實當異刑而法不一也。敞議遂寢。

〔辛〕二年秋九月

司隸校尉

武帝征和四年置，以李延壽爲首，延壽故名。蓋寬饒，遷公，蓋反，齊大夫，饒，其也。子，蓋，以爲兵，寬饒，字次公，饒，其人。

自到北闕下

寬饒剛直公清，刺舉無所避，然刻深與貴戚人爲怨。又好

言事刺譏，奸犯上意。時帝方用刑法，任中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寢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帝以爲怨謗，下其書執金吾。本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議以寬饒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

字次卿，泰山郡人。

上書訟之曰：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

屬，下無金張之託。

應劭曰：許廣漢，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金，金日磾。直，道而行，多仇

少與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帝竟下寬饒

吏，寬饒引佩刀自到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先是太子庶子王生，生，寬饒曰：自古之

久遠之可，匡時天子，數遇不用，離離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誦名，公亦命也。夫君子直而不諂，曲而不諛，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惟藏金，寬饒不諛。

以鄭吉爲西域都護

匈奴日逐王

匈奴王國居西邊

率其衆降漢

匈奴虛而相也

行編單于所守，願從調兵，匈奴與右賢王居善堂，私通，虛國權區，死與兵立右賢王爲繼，好胸結單于，至

渠犁與鄭吉相聞，吉發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詣京師，上封日逐王爲

歸德侯，吉旣破車師

事見

降日逐，威振西域，遂拜護車師以西北道，故

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上封吉爲安遠侯，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

治烏壘城

去焉耆二千七百三十八里，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

督察康居烏孫等三十六國，漢之號令

班西域矣。

〔戊壬〕三年春三月，丞相高平侯魏相卒。

魏曰

相明易經，有師法，數表采

易陰陽及明堂月令上之。

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諳者也。順逆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察，以和陰陽，上納用焉。

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行事，及賢臣賈誼、董仲

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秋，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官，從來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或不上相，輒奏言之。

視事九歲卒。

夏四月，以丙吉爲丞相。

先已封博陽侯。

吉尙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輒與長休告。

務掩過揚善，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嘗出逢羣

鬪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鬪，京兆

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

丙吉知大體，數事蓋緣史臣文飾，過情轉失，其實夫掾吏有罪

不案何以
用人道逢
羣以禁暴
至春令職
暖尤人所
共曉乃至
見牛喘而
始問且曰
其行幾不
則直以不
論寒暑之
人高官變
一理矣豈足
虞

畫治部
自不愧稱

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爲知大體

秋八月益小吏俸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

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案昭曰若典一則益五斗

以韓延壽字長公爲左馮翊初延壽爲潁川太守承趙廣漢令民告訐

之後俗多怨讐延壽教以禮讓吾郡中長老爲陳和韓親愛無餘惡告之路城定獄已而

遷東郡黃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好古教化所至聘其賢士

以禮待用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禮禮記接待下吏恩施厚而誓

約明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爲馮翊循循之爲御史大行

縣至高陵民有兄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

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因閉閣思過于是訟者宗族傳

相責讓兄弟深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郡中翕然傳相敕厲

恩信周徧二十四縣無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唐書之延壽在東郡放放官錢千餘萬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井問之延壽即部吏案校望之爲

馮翊時延壽官錢放數百餘萬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奏爲延壽拘持上不成延壽各令窮究所考望之卒

〔支發〕四年夏四月賜潁川太守黃霸爵關內侯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

印七

史至爲相
而功名顯
損則趙魏
之老醜評
大夫之語
也若嚴延
年因其以
鳳凰受賞
心內不服
及相府神
菴來集欲
奏復止或
出附會之
語然宣帝
好祥瑞之
見亦足見

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詔賜爵關內侯潁川太守
化李子備弟或疑類孫日以衆多因書謂呼道不捨遠美與該其贈勳賞賜欲至八
年無重爵因更民向于教化樂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數月徵霸爲

太子太傅

冬十一月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 延年陰鷲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

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延年素輕黃霸及比郡爲守見其以鳳

凰褒賞心內不服郡界有蝗府丞義人名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

蝗豈鳳凰食邪義年老素畏延年恐中傷乃上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以

明不欺事下按驗得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每從東海來則洛陽通

入府黃延年曰幸得備郡守郡治于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安全愚民願多利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

意猶天道神明人不可備殺我不意當老見莊子後戰也行矣去汝東歸澤原墓地耳遂去統餘果欺東海

〔甲〕五鳳助曰鳳凰五元年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 匈奴握衍胸鞬單于

暴虐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爲呼韓邪單于發兵西擊握衍

胸鞬握衍胸鞬敗走自殺其弟右賢王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

于是呼揭王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自立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

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

亂舉兵滅之。蕭望之曰：前單于慕化嚮善，請求和親，不幸爲賊臣所殺。今伐之，是乘亂幸災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如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冬十二月乙酉朔日食。

〔丙〕三年春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

定日

吉病，上臨問，誰可以自代。

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

字功公，沛郡人，時爲大僕。

遂卒，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

稱吉爲知人。

二月，以黃霸爲丞相。

封侯

霸材長于治民，爲丞相，功名損于治郡。京兆

尹舍鵬雀。

鵬雀，古曰鵬，音亮，或作鵬。大鵬也，其出宛中。

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後知

從張敞舍來，乃止。史高以外屬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帝使尙書召問霸。

太尉官罷久矣。

李武建元元年，太尉田

將相之官，朕之任焉。高帷幄近臣，朕所

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

〔丁〕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以罪自殺。

胥使女巫祝詛上，求爲天子事。

覺殺女巫以滅口，公卿請誅胥，胥遂自殺。

胥立凡六十

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

自元康以來，比年豐稔，穀石五錢。

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夏四月辛丑朔日食

殺故平通侯楊惲

丞相之子以先帝寵惲與反封侯

惲輕財好義廉潔無私然伐其行能好

發人隱伏由是多怨于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妄引亡國誹謗當世

惲言當時祖任小臣誹謗忠其竟以滅亡之令執任大臣即至今其古與今如一語之義

無人臣禮又以主上爲戲

語尤悖逆

惲又言正月以來天隆不漸此夏侯君所言行不至河東矣

上不忍加誅免爲庶人

事在二年

惲既失位

家居以財自娛其友人孫會宗

安定太守西河人

與書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

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少顯朝廷一朝以曖昧語言見廢內

懷不服報會宗書

略言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高矣其爲世夫以區世矣曰家作苦歲時伏臘亮羊無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鳥其詩曰田後南山穰穰不

治種一頃豆蒜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當費何時誰能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

騶馬名

告惲驕奢不

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案驗得所予會宗書上見而惡之

當惲大逆無道腰斬妻子流酒泉諸在位與惲厚善者皆免官

京兆尹張敞與惲密

當吳泰未下，故使據按事，據其來曰：五日京兆其安能據按事，故聞即收捕，政其殆事，故告之上。此
故為庶人，故謂關上印，便從關下亡命，數月京兆吏民解其械，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上使從禮部
宋百餘年冀州部
史到部，安賊屏息。

〔或〕甘露元年，以韋元成為淮陽中尉。皇太子柔仁好儒，見帝所用多

文法吏，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

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

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

也。次子淮陽王欽祿張從明察好法，上欲立之。然因太子起于微細，上少

依許氏，及卽位而許后以弑死，故弗忍。至是拜元成為淮陽中尉，以元

成嘗讓爵于兄元成幼，以父歿任爲郎，常侍朝會，兄以爲太常丞，出卿監，與典門下生共聽，復令

元成實不病，有節如弟，引拜元成不得已，受欲以感喻淮陽王，由是太子遂安。

〔己〕二年，立子黨爲定陶王。後從字爲東平王。東平國，治無鬲，故城在今泰安府東平州。

〔壬〕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南塞下。初，五單于爭

立屠耆單于，擊車犁烏藉皆敗之。車犁烏藉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合，而

呼揭烏藉皆去。單于號并力尊輔車犁屠耆單于，復擊之。車犁單于敗

走。事在五既而呼韓邪單于襲屠耆屯兵，屠耆兵敗自殺。車犁因東降呼

說宜此語
央之其夫
周非用德
致不亂正
以教而用
端教而亂
耳極善亂
首覺所至
訓子孫以
既知元帝
柔儒不勝
神器而履
所器爲天
下得人難
之義安在
且淮陽王
亦未必卽
賢與兄與
弟惟父所
命乃更以
陳爲淮陽
成爲淮陽
中財欲陽
威險滄陽
王是益

啓其說
之既乎
大本心
一施必
是者無

時類得
言類得
而宜帝
纘之議
呼韓邪
不臣之
失威重
姑息者
是以望
非苟悅
宜哉聞
之

韓邪而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瞽樓頭亡歸漢呼韓邪大將烏厲屈等

見匈奴亂亦率其衆南降漢封匈奴爲新威侯及烏厲屈等爲侯是時屠耆單于

弟休旬王自立爲閼振單于呼韓邪兄右賢王呼屠吾斯又自立爲邽

支骨都侯單于在玉塞後閼振單于東擊邽支邽支與戰殺之遂進攻呼

韓邪呼韓邪單于敗在玉塞左伊秩訾王勸令稱臣事漢呼韓邪從之遣

子右賢王銖鏤渠堂入侍邽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在

元呼韓邪引其衆南遂款五原塞願朝詔議其儀蕭望之以爲宜待

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從之在甘肅至上幸甘泉郊泰時呼韓邪單

于來朝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裘弓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

在今甘肅上自甘泉還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

夷君長咸迎于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

酒建章宮饗賜之二月遣歸國發邊郡士馬送出塞又轉邊穀米糒給

之前後三萬單于請居光祿塞光祿動除白雲所屬下保受降城杜見自是烏

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咸尊漢矣後寶龜元年呼韓邪位來朝詔交關漢

孫以

畫功臣于麒麟閣

漢書曰麒麟閣武帝復麒麟閣時作畫畫其象于閣遂以爲名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

圖畫其人于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

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邱賀

項禮諸人皆少府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丞相霸卒

註曰

以于定國爲丞相

對開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于石渠閣

漢師古曰渠在未央殿北以藏祕寶

施讐

漢人從田王孫受易

論易周堪

漢夏侯氏

孔霸

孔子十三世孫

論書薛廣德

沛鄉相人

論詩戴聖

漢人與兄德同受自金雀石

論小

論禮公羊

公羊高齊人子夏弟子

則嚴

沛鄉相人

論詩

戴聖

論易

周堪

彭祖

東海下邳人

穀梁

穀梁赤魯人一名穀子元始子夏弟子

則尹更始

汝南人

則嚴

汝南人

則嚴

汝南人

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邱易

孔子弟子

則尹更始

汝南人

則嚴

汝南人

汝南人

實寬傳田王孫王孫傳梁邱賀實本從京房受易後更事田王孫

大小夏侯尚書

伏勝今文尚書

伏勝

今文尚書

伏勝

今文尚書

侯都尉從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小夏侯名建詩之

穀梁春秋博士

伏勝今文尚書

伏勝

今文尚書

伏勝

今文尚書

孫驚生

即武帝劉友益書法王氏之墓漢之中否自驚生始矣故漢書之

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死太子忽忽

不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侍太子者得王政君

魏都元城人故魏女

爲世適皇

魏都元城人故魏女

魏都元城人故魏女

送太子宮是歲生子男子甲觀畫堂

顯師古曰甲觀顯名顯甲乙丙丁

爲世適皇

顯名顯甲乙丙丁

顯名顯甲乙丙丁

孫帝愛之自名曰驚字太孫常置左右

烏孫公主

明主

來歸

初烏孫肥王翁歸靡死兄子泥靡立

狂王

復尙楚

主與主不和暴惡失衆肥王有胡婦子烏就屠襲殺狂王而自立漢欲

討之烏就屠恐願得小號以自處上遣謁者立楚主子元貴靡爲大昆

彌烏就屠爲小昆彌

在廿二年

已而元貴靡死楚主上書言年老思土願歸

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待如公主之制後二歲卒

元貴靡子

〔中〕黃龍

魏師古曰是年二月黃龍見廣漢故改年

元年春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

史記正義王良五閣道在秦北河中閣道六

其在王入紫微

帝寢疾以史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爲光

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尙書事

冬十二月帝崩

太子爽卽位

是爲孝元帝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上宣

皇后曰皇太后

中成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七終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八

漢

孝元皇帝

〔西〕初元元年春正月葬孝宣皇帝杜陵

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南少陵山也。宣帝本紀凡書葬皆曰葬某陵。孝宣葬于元帝元年初故特書葬陵。

則今依之

呂氏臨諱曰宣帝諱名實信實感則功先德崇樂善後嗣慈用謙讓而容元帝之信立者實許史也。齊武帝之任外戚殺趙婕妤而奪哀帝之壽大臣仗論其功則百中與之實論其過亦為基福之主。

大赦 是月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賦貸種食

古曰賦給與之也。實假也。

三月立皇后王氏

即王政君

后父禁有四女八男后次女也長男鳳

字季次

曼

字元明

譚

字子元

崇

字少子

商

字子夏

立

字子根

根

字逢時

逢時

字禁多

禁多

取傍妻

惟鳳崇與后同母

母孝宣通妻姪后在貞節月入其宮後以詔出

后既立禁封陽平侯

食邑五千戶

夏六月大疫 詔大官省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

秋九月關東大水饑 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人或相食轉旁郡錢穀以

相救

以貢禹

禹字少翁瑯琊人也

為諫大夫

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

吉與禹

元帝踐阼之初患在

見罪勅石其瘞不倫要切儉萬優隨
矣大劉顯生責忌權務節所柔不
節向之萬受迹以所泛時非忝斷
可之萬受迹以所泛時非忝斷

王在位其取會同也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上神之道使禹至拜諫大夫問以政

事禹奏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文景宮

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故時齊三服官李暹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履

輸物不過十筭今正作數千歲費鉅萬廐馬食粟將萬匹惟陛下深察

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已也帝善其言下

詔令諸宮館希御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省宜春

下苑以與貧民遷禹為光祿大夫

初置戊己校尉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戊己將治今所置校尉亦無使屯田

車師故地宣帝元康二年以車師地與匈奴

〔甲〕二年春正月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字子政陽城侯皆免為庶

人戊時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望之堪副之二人皆以師傅舊恩望之前以師

太子太傅堪亦前為太子少傅帝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選宗室明經有行劉更生給

事中與侍中金敞口諱廷安上之子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

多所匡正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匡諱曰漢初中人有中書

令百官奏中書說者黃門也弘恭神人僕射注見石顯齊用自宣帝時久典樞機

不知廷尉
爲獄已屬
爲獄及知
而聽之獄
又聽之獄
免爲庶人
元帝之爲
人可知之
罷珠臣矣
罷德臣矣
廣德臣矣
節耳何足
稱哉

及帝卽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顯
巧慧能深伺人主微旨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與高表襄望之既患
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
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
刑人之義帝不聽而出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以備諫官鄭朋
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許史罪過堪白令待詔金馬門註見前後知其
傾邪絕不與通朋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事曰皆堪更生教我待詔
華龍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乃令二人告望之等欲疏
退許史狀事下恭顯推問恭顯因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毀離親
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請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召致廷尉
爲送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耶以責恭
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說上皆免爲庶人
二月隴西地震壞太上皇廟敗城郭室屋壓殺人衆是秋七月地復震
夏四月立子鶩爲皇太子待詔鄭朋奏張敞先帝名臣宜傳太子上問
蕭望之望之曰敞能吏任治繁亂材輕非師傅之器上欲以爲左馮翊

會敵病卒

多賜蕭望之爵關內侯。詔曰：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朝朔望，坐次將軍。

以周堪、劉更生爲中郎，尋繫獄，免。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爲中書令。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以爲中郎，上器重蕭

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爲恭等，宜退恭顯，以彰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

顯疑更生所爲，請考姦詐，辭服，遂繫獄。

下太傅車元成，誅大夫賈真，與廷尉考始，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謀，許史而欲專權，帝

不伏誅，復徵用，又數人言變事，疑問不道。

免爲庶人。會望之子伋

中郎，官數職。

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

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

從平論事，望之受詔，時顯用車百餘長之，惟御史中丞陳咸年少，執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

陳咸字子高，萬年子。

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歎

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帝聞之，驚拊手曰：寔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召

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詔令孫子侯明爲國內是歲恭死
遂以顯爲中書令

〔紀〕三年春罷珠崖郡

珠崖諸縣叛

帶耳珠崖民暴亂數郡京自武帝元鼎六年置郡五昭帝始元元年凡六反五年罷備耳郡并置

帝神爵三年珠崖三縣反甘露元年九縣反嗣發兵擊定之至是又無

發兵擊之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

賈捐之

字世

曰臣聞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叛孝武皇帝厲

兵馬以攘四夷賦繁役重寇賊並起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

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此社稷之憂也願遂棄

珠崖專用恤關東爲憂奏上

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子宜國以爲前日與兵擊之調軍郡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連署二人平

士及得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不能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捕之難是

從之詔罷珠崖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

之不欲勿疆

以周堪爲光祿勳張猛

子堪弟

爲光祿大夫給事中

〔五〕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

名延其祖父延

爲周承休

故城在今河南汝州侯

夏四月有星孛于參

漢書天文志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爲日謂爲彗又寒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

六月以貢禹爲御史大夫

禹由光祿大夫遷長信少府帝用禹言詔大

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罷角抵齊三服官北假田官

北假地名在吳興或謂山北

御此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省刑罰七十餘事時

御史大夫陳萬年卒以禹代之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帝嘉之十

二月卒以長信少府薛廣德字長倫為御史大夫

〔或〕永光元年春正月郊泰時上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曰關

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

暴露從官勞倦陛下亟反宮思與民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是時上

與出御門欲御樓特廣樂當樂與見冠帽皆曰宜從博節曰大夫言宜節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則以血汗車

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節臣直乘船危欲捕安養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

可聽上曰唯人不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以韋玄成為御史大夫上自即位連年災

害言者歸咎大臣於是上以朝日引見丞相責以職事定國等惶恐上

書自劾乞骸骨乃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

城門校尉諸葛豐葛伯之後男漢郡諸縣人謂之諸有罪免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

張猛為槐里注見令石顯憚堪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封

事諫略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初之至也唯臣和子例則萬物和子野和氣致祥乖氣致災正以過

則氣致災枉感則正士消今用賢如前石去邪如披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陛下誠恐天地之心以察世之過就開羣枉之門矣開衆正之非決斷猛等分別益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也至太平之基

高世之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顯及許史皆

言堪猛用事之咎帝內重堪又患衆口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

以材能幸常稱譽堪帝欲以為助乃問興朝臣斷無中斷之不可光

祿勤何邪興傾巧謂帝疑堪因順旨曰堪非獨不可于朝廷卽州里亦

不可也臣前見衆人以為當誅故言堪不可誅為國養恩也帝于是疑

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帝不直豐乃詔御史

曰豐前數稱堪猛之美為司隸校尉專作苛暴京師為之語曰問何謂淫語其朕

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己而反怨堪猛告按無證之辭暴揚

難驗之罪毀譽恣己不顧前言其免為庶人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惜

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待詔賈捐之棄市初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復

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

君蘭與字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捐之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

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風俗通玉鹿鹿邑賢父公封侯于此後遠甚捐之曰令我得

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

捐之朋比
為奸短顯
伊戚尤所
顯授人以
不智之
蓋者子與
氏所遇於
小其才與
亦其比與
傾邪小

人熱中踈
其後雖
封王氏
實不足
其前怒
其

矣。興曰：顯方信用，今欲進用，且與合意，卽得入矣。卽共爲薦顯奏，稱其美，捐之又作薦興奏，以爲可試守京兆尹。顯聞其謀，白之帝，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捐之坐罔上，不道棄市。興髡鉗爲城旦。

【己】二年春二月，以韋玄成爲丞相。玄成前部一說，疑隗內使，至是爲相，復封扶陽侯。

三月壬戌朔，日食。

夏六月，以匡衡爲光祿大夫。

衡爲給事中。

初，衡以明經稱，請置爲

匡衡詩解人明長安令揚典說此高詳爲韻
曹高篇于上上以爲郎中博士選給奉中

爲光祿大夫。衡爲給事中。上問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閔

愚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得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貪財賤義，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苟合微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尙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

李世明陳
顏謂必用兵
之數以倍計
欲以兩人之
制一囓白不
塔之囓白不
登之囓白不
頓精兵四冒
十萬法當
用八何十萬
而卒得

有以相濫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中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鴻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悅其言遷衡光祿大夫

秋七月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將兵擊破之羌反上詔丞相玄成

等入議右將軍馮奉世曰西羌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制遠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今叛羌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皆以爲民方收斂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以萬人分屯三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將相扇而起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遣奉世到隴西分屯三處護軍都尉韓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爲所破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上爲發六萬人

以太常任千秋爲
將軍軍五校並
冬十月大破羌虜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

明年奉世還

〔庚〕三年春三月立子康爲濟陽封城在河南開王後從山陽徙鎮定

冬十一月地震雨水

〔辛〕四年夏六月戊寅晦日食以周堪爲光祿大夫張猛爲大中大夫堪卒猛自殺上以日食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

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尙書事猛復爲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管

尙書尙書五人漢書尙書四人爲西曹尙書東曹尙書主客尙書主計尙書二千石尙書主計史二千石事

是時尙書員止四人制三書曰顯與李遂五直充宗伊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

事顯謂五人皆與顯尙書雖未有定員實亦五人也決顯口會堪疾暗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于公車

世顯凡八篇以悼之更生亦坐廢十餘年

冬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又

郡國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高祖時合諸侯王國郡皆立太上皇廟正惠帝尊高帝廟爲太

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送守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處合百六十七所而

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殿旁立廟而顯置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

帝思后及太子哀后亦各有殿別故禹請毀之帝是其議至是行之時禹已尋復

從韋玄成議毀太上皇孝惠帝寢廟園事在後又罷孝文太后孝昭太

后寢園事在惠昭元年後五年秋復太上皇寢廟園昭哀王昭哀后寢廟事在昭哀元年

春又復孝惠帝寢廟園李太后昭哀太后寢廟五月復悉毀之昭哀帝河平三年以無繼嗣

又復太上皇
魏廟風

〔壬午〕五年秋，潁川大水。

以匡衡爲太子少傅。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又

傳昭儀。

得由南得說之
後以增爲氏

及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

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猛勇剛強者，戒于太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臣又聞室家之道修，而天下之理得。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嫡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嫡子冠乎阼，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別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如掌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河決

初武帝既塞宣防

見元封二年

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

漢書地理志
館陶在河水上

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都，行千五百里。水經：大河故道，自沙邱，經南分屯氏河出焉。東北今山東之館陶，冠縣，在平高唐州及成縣之大名，景州，雷澤，南度，涿州，鹽山，俱有屯氏河故道。

東北

入海

廣字記毛河在涿縣西南至灤山入海蓋自隋時灤山屯兵爲毛氏後廣深與大河等

百美與黃河經流相若也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於清河

清河出登州懷柔至灤山入海經矣

注見靈

漢縣故城在今山鳴犢口

河東北至塞入屯兵河其曰絕者首德縣以上之漢也餘詳注見前

靈縣故城在今山東高唐州而屯氏河絕

〔癸〕建昭元年春正月隕石于梁

冬帝如長楊射熊館

長楊宮名在豐澤縣東南三輔黃圖宮中有長楊殿射門曰射熊

布車騎大獵復幸虎園

鬪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

婕妤右將軍世女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婕

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上嗟歎倍敬重焉

傅昭儀慙于是與馮婕妤有隙

〔甲〕二年夏六月立子興

漢僖仔出爲信都

卽康川國南王

秋殺魏郡太守京房

字君明頓邱人本姓李推舉自定爲京氏

房學易于焦延壽

魏人字叔亦曰焦贛以

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于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

日用事

孔穎達正義謂卦氣起中孚故艮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少有六爻或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爲八十分五分日分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分爲二

十分六十卦分之卦各得七分每爻直一日有奇而每卦直六日七○也

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

房好雜律知自覺以孝廉

京房直諫
自不可沒
至其挾淮
陽以求助
己不正矣
焉能正人
雖無石顯
亦足亡身
焦延壽先
見之言豈
獨於學易
變決之

爲郎屢言火異有驗上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

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

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意嚮之時石顯專權

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

任者巧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所任豈刁趙

高政治日亂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

耳房免冠頓首官春秋記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地裂石隕星孛冬雷發春冰凍解水旱相災民人肌瘦盜賊不靖刑人滿市

歌所記災異盡備因曰陛下視今爲治邪爲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尙何道房曰今

所任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前世之君

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爲亂者誰哉

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何故用之房曰上所最信任與

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

諭後卒不能退顯顯與五鹿充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爲魏郡太守

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月餘顯知房與張博爲淮陽王求朝奏草博之

從房受學以女妻房博知帝欲用房而爲衆所排欲令王上書求入朝以助房因記房所說災異及爲王求朝奏草皆神效與王告房等泄漏省中語誹謗政

治註誤諸侯王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邊如邢見帝遣與事出爲御史大夫鄭莊嘗之弘亦免爲庶人自殺 鄭以字標相泰山剛

下御史中丞陳咸獄髡爲城旦 初咸以父萬年任爲郎有異材抗直數

言事萬年嘗教咸之歸至夜半咸明萬年惡次林之咸呼頭謝曰其曉所言大要教咸歸也萬年乃不復言及遷御史中丞數毀石顯坐與

槐里令朱雲善泄漏省中語有司考雲無定殺人上問雲治行丞相支咸與雲下獄髡

爲城旦雲亦廢銅顯威懷且說與中書無射牢總少府五鹿充宗顯爲顯友語使書得遂位與

之恐天下學士論己以其高明經者謂乃深自結納顯爲位顯九卿顯事之甚備帝書使至顯官有所限

先自白恐後宮門閉請使詣吏問門上許之顯故投衣還稱顯開門入後果有告顯始語顯宮門上矣以其

據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顯任以事陛下無不誠語欲陷害臣者事如此非一顯歸顯顯之後宮

閏八月太皇太后崩官報上

冬十一月齊楚地震 大雨雪樹折屋壞

〔乙〕三年夏六月丞相立成卒共 日秋七月以匡衡爲丞相封樂

冬西域副校尉陳湯字子公山 陽城郡人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字君况北 地都郡人襲擊匈奴

郅支單于于康居斬之 郅支單于自徙居堅昆在單于庭之西今 鄂羅斯南境地怨漢帝護

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遣使求侍子和助子明 元 年漢遣

父與子語 至夜半且 明云大要 教此誰 所傳者或 美咸爲直 臣子謂定 非孝子

衛司馬谷吉

長安人

送之

賈島語以爲郭之訂在去前所在絕漢宜令使者送其子于塞而還言願送玉璽許之

既至爲邾支所

殺邾支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會康居遣使迎邾支欲

與合兵取烏孫邾支素怨烏孫遂引兵西康居王以女妻邾支欲倚其

威以脅諸國邾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

烏孫大塞

烏孫西邊空

虛不居者且千里邾支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漢遣使三

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屍皆困辱之不奉詔陳湯乃與甘延壽謀襲邾支

漢曰西域水渠旬其今邾支賊名遊胡當爲康居畫計欲誅烏孫大宛如得此二國久之必爲中國患今發屯田屯土以從爲孫衆兵或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自保于戰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乘

時湯曰國家與公備關大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四萬餘

人上疏自劾陳言兵狀卽日引軍

分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進其五校都護自將發漢塞固從北道

五十進薄康居城下鹵簿在前戟弩在後土城外有木城發薪燒之四

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康居引卻漢兵推鹵簿並入土城中單于被

創死斬其首傳至京師縣藁街

縣藁街古曰藁街名十日

〔丁〕五年夏六月壬申晦日食

〔子戊〕竟甯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邾支既誅

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嬃

字昭君南郡秭歸人

王之賜之單于喜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以休天子民人議者皆以爲

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以十事對

略曰臣聞北邊塞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

茂歲多禽獸本冒覆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守武世斥嘗此地諸塞障起亭障築外城設屯戍以守

之邊境得用少安邊民老百旬奴失陰山之險遠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秋之大利不可一也

前已罷外城者亭障足城郭邊障大安不忘危不可復備二也中國民猶尚驅馳何況匈奴豈性必不

難已罷外城者亭障足城郭邊障大安不忘危不可復備二也中國民猶尚驅馳何況匈奴豈性必不

難已罷外城者亭障足城郭邊障大安不忘危不可復備二也中國民猶尚驅馳何況匈奴豈性必不

難已罷外城者亭障足城郭邊障大安不忘危不可復備二也中國民猶尚驅馳何況匈奴豈性必不

難已罷外城者亭障足城郭邊障大安不忘危不可復備二也中國民猶尚驅馳何況匈奴豈性必不

難已罷外城者亭障足城郭邊障大安不忘危不可復備二也中國民猶尚驅馳何況匈奴豈性必不

難已罷外城者亭障足城郭邊障大安不忘危不可復備二也中國民猶尚驅馳何況匈奴豈性必不

難已罷外城者亭障足城郭邊障大安不忘危不可復備二也中國民猶尚驅馳何況匈奴豈性必不

難已罷外城者亭障足城郭邊障大安不忘危不可復備二也中國民猶尚驅馳何況匈奴豈性必不

難已罷外城者亭障足城郭邊障大安不忘危不可復備二也中國民猶尚驅馳何況匈奴豈性必不

難已罷外城者亭障足城郭邊障大安不忘危不可復備二也中國民猶尚驅馳何況匈奴豈性必不

難已罷外城者亭障足城郭邊障大安不忘危不可復備二也中國民猶尚驅馳何況匈奴豈性必不

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乃以太子少傅張譚爲御史大夫

以召信臣

江字翁卿九江人

爲少府

信臣先爲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

好爲民興利

勸耕稼

稀有安居通溝瀆起水門提閘開所以以廣灌溉

禁止奢靡務于儉約案其不法以示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

愛號曰召父徵爲少府請諸離宮稀幸者勿復治省樂府諸戲及大官

不時非法之物歲省數十萬

夏封甘延壽爲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

初石顯常欲以姊妻甘延壽

延壽不取而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繫吏士案

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萬里振旅宜有使者勞迎今司隸

反迎繫案驗是爲郅支報讎也帝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

至論功顯與匡衡以爲延壽湯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

奉使者爭欲乘危微幸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

久之不決劉向上疏訟其功

疏曰郅支四殺使者傷威毀重陛下欲誅之意未嘗有兵延壽

使呼韓邪單于歸國守北邊累世稱臣勳莫大焉論大功者不錄小過乎大業者不疵小疵宜以時除過勿拘尋常罪戾以勸有功于是封延壽爲義成侯長

甘延壽等
之薄其居
軒郭支可
謂得敵
機宜彼雖
前制發兵
自助後亦
未嘗食功
喪師其事
同常樂也
乃一時口
說安騰後
世習而不
察往往於
蹈發業則

傳爲美譚
於此則過
爲吹毛求
疵惡勞善
得人可鄙
史丹詭矣
或美其能
全補則然
成帝繼而
新莽之篡
定矣所罪
安劉適足
以滅劉且
哀大相與
庭元帝爵
響以數言
而解置之
不問蓋天
欲中宵漢
力有非人
耳所能爲

水校尉賜湯爵關內侯射聲校尉

時杜欽上疏直說世前破
涉軍功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五月帝崩

六月太子驚卽位

是爲中
成帝

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後幸酒

好酒約曰樂
反

五

燕樂而傅昭儀子山陽王康有材藝

上好音樂或置擊鼓殿下有白鶴軒轅上環佩丸以飾
鼓中鼓鼓之節後宮左右知音者皆莫能而山陽王

之方也帝數稱之騎馬尉史丹

高之

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

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

吹高子匡衡可相國也于帝默然而笑

其後中山王與太子前明王帝少弟與
太子游及相長大上悲不能自計而太子

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元六年中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獨寢時

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傳曰曰以青及地曰青
蒲曰臣見陛下哀痛感涕切或太子母笑泣也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嫡長立

天下莫不歸心今者道路流言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

下必以死爭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帝意感悟曰無有此議且皇后謹

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吾病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丹

嗾而卽太子遂定至是卽位

以元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尙書事

尹氏曰：此外或得權之妙，新莽試之，漸厲，雲墨決可不成。

秋七月葬涪陵。

水光四年，以涪陵為陵亭，部眾上為初葬，詔如故。涪陵，涪水之曲，故涪陵也。今西安府咸陽縣東北。

史臣曰：元帝寬宏，少而口實，及即位，臨用儒生，委之以政。其與眾臣，遂為宰相，而帝幸誠，又與眾臣，不與李宣之策，蓋其

孝成皇帝。

〔己〕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以罪免歸，道死。

時顯徙為中太僕。

李皇后與顯不當

不復典權。丞相御史乃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道死。左遷少

府五鹿充宗為丞，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雁門都尉，及牢梁、陳順皆

免官。司隸校尉王尊

字子真，涿郡高城人。

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專權擅

勢，為海內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

義，皆不道。事在赦前及赦後，衡、譚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反言先帝任

用傾覆之徒，百官畏之，甚于主上，失大臣體。于是衡慙懼，謝罪。上丞相

侯印綬，帝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侯。

注見前。

令然羣下多是尊

者，衡由是默默不自安。

尊初為益州刺史，行部，部有九折，現前現帝王陽通之，頃曰：事先入，遠望奈何，數乘此險，遂以病去。及尊至，其數曰：此非王陽所畏，道即叱。

其取職之曰：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九折，在四川，州府榮經，西平郡山。

有星孛于營室。

營室二星，天子之宮，軍國之府，又土功事。

封舅光祿大夫崇爲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

後漢本有遺族子奉世嗣侯

夏四月黃霧四塞。

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隱諱諫大夫楊興博士翊勝

等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將軍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

秋八月有兩月相承。

服虔曰相承在上下也晨見東方。

九月流星光燭地。

長四五丈委曲蛇形貫紫宮。

見

冬十二月作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匡衡奏言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

也。瘞地。

顏師古曰瘞地曰瘞。瘞故云瘞地。

于北郊卽陰之象也。往者孝武帝于雲陽

注見立

秦時郊見皇天反北之秦陰于汾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與古殊制宜

徙置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上從之。既定。衡又言享帝之義。貴誠上

質。紫壇僞飾女樂。

顏師古曰。僞飾。祭天用六縣時幣六縣用玉。凡玉飾器凡七十女樂。使童男童女俱歌也。

及鸞路駢駒龍馬石

壇之類。宜皆勿修。又雍鄜密上下時。本秦所立。不當進。上皆從焉。

明年復

寶河。謂在今陝西鳳州府。寶道縣。此祀封禪書。秦文公瘦若石于陳倉北阪。祀之。其時來霜以夜。光耀若流星。從東南來。至于祠。祠則若燄。其燄脫云。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漢〕二年春正月始親祠南郊。

赦奉郊縣。

長安奉南郊。長陵奉北郊。

減天下賦算錢四

三月始祠后土于北郊

立皇后許氏。后車騎將軍嘉之女。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遭霍氏

之辜。故選嘉女以配太子。至是立爲后。

帝自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后詔采其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說王鳳曰。主上當于春

秋。未有選。謂方都衛入學。將軍宜選九女之制。詳擇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賢母。必有聖也。技藝。或萬世大法。風不能用。公羊傳。諸侯一妻九女。故欽曰九女之制。

夏大旱。

〔辛〕三年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

驚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長安中大亂。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

御船。令民上城避水。王商

宣帝舅。梁昌侯。武之子。顯爵爲左將軍。

曰。此必訛言。不宜重驚百姓。

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上于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

慚恨。

八月。策免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欲專任王鳳。故免嘉。

冬十二月。戊申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直言極諫之士。杜欽

延年子。字子夏。茂陵杜鄉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欽曰。直言。故京師謂欽曰杜子夏。以相制欽。惡以疾見。既乃爲小冠。山品京師更謂欽小冠。杜子夏云。

谷永。吉之子。上對。皆

以爲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丞相樂安侯匡衡有罪。免爲庶人。初。衡子昌爲越騎校尉。醉殺人。繫獄。

乃始以外
成史高而
進終以縱
子奪邑而
敗進無
據斯人之
爾矣

昌弟謀篡奪取昌事發覺，衡徒跣待罪，帝優禮之。至是，司隸校尉劾衡多取封邑四百頃，免爲庶人，終于家。

〔王〕四年春正月，隕石于亳。

注見前

四于肥，纍漢無即春秋肥一子國注見前一一

罷中書宦官，初置尙書員五人。

注已見前

三月，以王商爲丞相。

夏四月，雨雪，復召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

三輔黃圖未央宮有白虎殿

對策。

時上委政

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以鳳方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

皆爲臣妾，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無重合。

此何謂弟區封重合侯事見前

安陽上官榮博陸

前事見之亂，竊恐陛下歸咎無辜，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誠宜深察愚

言，解偏駁之患，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以慰釋皇太后之

憂愠，解謝上帝之譴怒，杜欽亦做此意，上以永爲光祿大夫。

秋桃李實。

河決，先是清河都尉馮遂

遂山長樂屯衛河屬通都尉

奏言：「郡承河上流，土壤輕脆，易傷。」

頃所以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

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九河

注見前

今既

難明屯氏河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于分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事下丞相御史議格不行至是大雨十餘日河果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深者三丈事聞以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畧疏關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人名非子之調均錢穀存給所灌之郡顏師古曰調發也平錢也于道水之即使存給也謁者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先發徙民避水

大將軍鳳以陳湯爲從事中郎帝初卽位匡衡奏陳湯奉使顯命盜所

收康居財物湯坐免後湯以言事不實湯謂康居王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下獄當死谷永

上疏訟湯曰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

今坐言事非是欲致之大辟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乃詔出湯奪

爵爲士伍會西域都尉段會宗字子然上詔人爲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鳳言湯多

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見宣室示以會宗奏湯知烏孫互合不能久

攻屈指計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鳳奏以爲

從事中郎幕府事一決于湯設湯坐感衆不謂免爲此人從後

〔已癸〕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字子真爲河隄使者塞河決杜欽薦王延世

爲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集賢錄云竹落以竹葉爲外覆而籠絡之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于是改元河平以延世爲光祿大夫賜

爵關內侯

漢二長河從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敗墮者牛越始時復遣延世同丞相史韓壽治之六月乃成

夏四月己亥晦日食詔百官陳過失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

外皆憂上無繼嗣劉向杜欽谷永皆以爲言上于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皆如竟甯以前故事

秋減死刑省律令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

奇

屈立反請亦有所請以定罪也

他比

職主反引他比以比附之增增律條也

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

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鈎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

〔甲〕二年春正月沛郡

本縣在泗水泗水改曰沛治相城在今江南臨陽府泗州

鐵官冶鐵飛

劉友益金失其性也

夏楚國雨雹大如釜

悉封諸舅爲列侯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

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侯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免京兆尹王尊官復以爲徐州刺史

先是尊因王鳳薦

時南山盜宗備等爲吏民害故尉傅則不能爲

尊故

事

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

夫守京兆尹凡三歲御史大夫張忠奏尊暴虐免官吏民多惜之湖三

老

注見

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前所希有今御史大夫奏尊原其

所以出御史丞楊輔與尊有怨外依公事傳致奏文臣等竊痛尊修身

砥節功著職修昨以京師賊亂選用爲卿賊亂既除卽以佞巧廢黜一

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于是復以尊爲徐州刺史

後漢東郡太守

久之河水溢郡視水神請以直填金堤因止宿障上及水盛堤壞吏民奔走立不動水波稍却三宅朱英等奏狀上竄之狀中二千石數歲卒于官

〔乙〕三年春二月隄爲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

秋八月己卯晦日食

求遺書 帝以中祕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

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甚而上方嚮詩書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

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著其占驗

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帝心知向忠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

能奪王氏權

心知之而不能奪之而他人皆可在也
者實無是也

〔中〕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初呼韓邪單于死子復株桑若鞮單

于

名顯南
其字
始二年

立。因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奉獻。既罷伊邪莫演自言欲

降。議者言宜受之。谷永杜欽以爲單于稱臣無有二心。今既享其聘貢之職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也。假令單于初立使之詐降。以下吉凶或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諛詐之謀。上從之。至是單于遂入朝。

丞相王商多寬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拜謁商仰觀大畏之遷延卻退上聞而

漢曰真漢相矣

三月癸丑朔日食。

夏四月詔收丞相樂昌侯王商印綬。商以憂卒。琅邪太守楊彤與王鳳

連昏。其郡有災害。商按問之。鳳以爲請。商不聽。竟奏免彤。奏寢不下。鳳以是怨商。使人告商淫亂事。上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大中大夫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商。詔勿治。鳳固爭之。乃使使者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歃血卒。諡戾侯。

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請除國邑。詔于安順侯。

以張禹

字子文河內人遷邈句爲丞相

上爲太子受論語于禹

禹從張都王陵受東周生問論語以博士經完

子論語

及卽位賜爵關內侯拜光祿大夫給事中與王鳳並領尙書禹

內不自安數病上書求退上不許撫待愈厚遂以爲相

闕賓

治顯縣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明史四或條獻馬兒等

遣使來獻初武帝通西域

闕賓以絕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數剽殺漢使元帝時遣使者上書謝

帝放其使者于懸度

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在烏死通絕而不通至是復遣使

來獻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闕賓前親逆節故絕而不

通今悔過來而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使者承至

尊之命送蠻夷之賈非計也業已受節可送至皮山

國名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千里西南當闕賓道

而還于是鳳白從欽言闕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云

制麟治宮室城關列文體以金漆爲飾文爲麟形影於人面出封牛凡畜味鳴

〔西丁〕陽朔元年春二月丁未晦日食

冬下京兆尹王章

字仲卿平山人

獄殺之

章初爲中郎將毀中書令石顯爲顯

所陷免官及帝立擢司隸校尉遷京兆尹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

所顯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曰

食之咎帝召見延問

上即收放年無繼嗣定陶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王甚厚留之不遣

章在國今留待京師臨正非常故天見或宜遣之與帝不得已許之王辭去上與湯泣而決章因對曰陛下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

所以承宗廟奉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

臣顓政者也今鳳不內省責反歸咎于定陶王建遣之國欲使天子孤

立于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商守正

不隨爲鳳所罷身以憂死鳳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託以爲宜子內

之後宮以私其妻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鳳不可

令典事宜選忠賢以代之上聞章言感寤謂章曰君試爲朕求可以自

輔者章薦琅邪太守馮野王鳳聞甚懼杜欽令鳳上疏乞骸骨辭甚哀

太后聞之垂涕不食上乃彊起鳳而使尙書劾章與章知野王稱以王舅出補吏

禮御至尊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章竟死獄中初章爲諸生偏與妻同罪與妻同罪

非所宜言妻欲上封事要止之曰人當知足而不念中夜起號哭曰平時賦上呼因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而之果死妻

子皆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病告歸杜欽欲

符出界歸家詔不殺免官

以薛宣

字敬甫東海郡人

爲左馮翊

宣爲郡所至有聲迹

宣由長安令補御史中丞出爲臨淮太守遷陳留太守

及爲

左馮翊屬令有楊湛謝游皆貪猾不遜宣察湛有改過之效乃密書曉之游自以大儒輕宣獨移書顯責之二人得檄皆解印綬去宣得吏民罪名卽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

〔戊〕二年夏四月以王晉

從弟

爲御史大夫

于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

刺史皆出其門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然皆好士養

賢傾財施予賓客競爲之聲譽劉向上封事極諫曰王氏一姓乘朱輪

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

盛依東宮

顯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

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筦執樞機朋黨比周

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

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

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不並

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

國祚移于外親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宜發明詔接近宗室疏遠外戚子

子孫孫無疆之計也書奏帝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

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秋關東大水

〔紀〕三年春三月隕石東郡八

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九月以王晉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詔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王鳳疾上臨問之執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至親行皆奢僭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初譚倨不冝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鳳卒上以音代鳳而詔譚領城門兵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庚子〕四年夏四月雨雪

以王駿甘之子爲京兆尹駿經明行修以陳咸匡衡薦遷諫大夫歷官至

少府帝欲大用之出爲京兆京兆典京師于三輔尤爲劇唯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及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辛丑〕鴻嘉元年春二月帝始微行上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

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鬪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

放安世元孫元帝孫敬武公主之子取魚石弟平恩侯許嘉女

寵幸無比故

假稱之

三月丞相禹罷夏四月以薛宣爲丞相

封高

禹以老病罷朝朔望位特

進賞賜甚厚宣爲相

宣以左丞相少府谷永官宜經術文雅足

以薛王獲麟國論乃遷爲御史大夫遂相官屬譏其煩碎無大

體不稱賢也

〔注〕二年春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

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承明殿

博士行大射禮

三朝

書注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

大射之禮博士所行士之射禮也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

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王音言曰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

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雉雉之異

事見前

以明

轉禍爲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歷

三公之府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宿留其曉人備具深切雖人道

相戒何以過是

後帝使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繁折檻拘執者係無人爲之音復對曰雉爲故

見吳興傳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而有福言待死命在朝幕而已知有不然高祖

〔癸〕三年夏王氏五侯有罪詣闕謝赦不誅

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尙

商嘗病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

周帷上幸商第見而銜之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

象白虎殿于是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欲自黥劓以謝太皇上大怒

使尙書責問司隸京兆知商等奢僭不軌阿縱不舉奏又賜音策書曰
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寢弱日久今將一施之行刑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
舍是日詔尙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音藉稟請罪商立根皆負
斧質謝上竟不忍誅

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

初許皇后與班婕妤

班氏婕妤班之從以名爲氏婕妤讀校尉說女

皆有寵

上嘗游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
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
之喜曰故有樊姬列女傳樊姬楚莊王夫人王好獵姬數諫不聽乃不食禽獸肉二年王感之而勤政事今有班婕妤後帝微

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女弟復召入

妾性尤驕特左右皆噴噴與貴

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方疏在帝後唯曰此顯水也滅火必矣

姊弟俱爲婕妤貴傾後宮于是譖告許皇后班婕

妤祝詛主上

后姊平安剛侯夫人等爲譖道祝詛後宮有異者王美人及王鳳等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誣等誅死

許后廢處昭臺宮考

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尙未蒙福爲邪欲以何
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
對赦之婕妤久恐見危乃求供養太后于長信宮上許之後帝崩婕妤充事昭臺卒因葬園中

〔長甲〕四年秋河水溢

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

民舍四萬餘所李尋

平陽人字子長治

等奏言議者常欲索九河故道而穿

之

時河堤部尉許典丞相史孫贊共行職方等禁以爲可決平原金陵間通大河今入故焉馬河至海五百里商以爲古九河有徒駭胡蘇兩津今見在成平原光祿界中相去二百餘里今河無數移

徒不離此城禁所欲明在九河南失水之迹不可許公論贊從朝曰 葛思河在山東平原縣涇樂陵陽信其入海處亦曰鬲河徒駭河胡溝以爲即鬲河入海故道注見前胡蘇河在直隸東光縣今縣有胡蘇亭子

欽齊注曰涇州南有人運渠即胡蘇也鬲津河在今山東德州臨邑縣平樂陵注見前東光今縣屬直隸河間府 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

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

成功而用財力寡于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振贍

之

冬以趙護

河東郡尉爲廣漢太守討賊鄭躬等平之

先是廣漢鄭躬等篡囚

徒盜庫兵自稱山君

事在三年

至是黨與寔廣犯歷四縣拜護爲太守發郡

中及蜀郡兵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遷護爲執金吾

留樊山陽郡官徒縣令復次較長吏自稱將軍延歷數郡皆即捕賊軍在水治三年

王譚卒詔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

譚卒上悔前廢之不輔政而莫也乃

復詔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

更事府將軍

杜鄴說音宜承聖意加異

往時每議必與及之音由是與商親密

〔乙〕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趙臨爲成陽侯下諫大夫劉輔

河間宗室

獄論爲鬼

薪 上欲立趙婕妤爲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

魏郡元城人，少爲黃門郎，以王鳳重。

往來通語，歲餘始許之。乃先封婕妤父臨爲成陽侯，劉

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

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

色相戒。況于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

過易行，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子孫之祥，猶

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于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書奏，詔

繫掖庭祕獄。

顏師古曰：掖，宮中掖門，掖庭，掖門內女官也。

于是辛慶忌武戾子，字子真、廉褒師丹，師以官

字仲公，琅

谷永俱上書救援。

略曰：臣聞明王垂寬宥之德，不罪狂悖之言，然後百僚竭忠，不懼後

爲輔新從下士來，未知朝廷體，編編品，不足深過。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宜與衆共之。惟陛下留神省察。

上乃徙繫輔共工獄。

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

減死罪一等，論謂鬼薪終于家。

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爲新都侯。

國南陽新野之郡。

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

侯。子莽幼孤，時五侯侈靡，子弟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爲恭

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

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鳳且死，以莽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久之，成都

白居易詩
以周公必王
莽與僞始
於事後俗
見乃世論
器悠之俗
向膏有詩
反其意夫

周公不具
論若莽色
取行違節
虛譽隆治
一時其臨
待可後何
事按一哉

侯商又請分戶邑封莽。至是封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故在位更推薦之。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六月立婕妤趙氏爲皇后。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于是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爲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又采傳記行事。著新書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然每聞其言。常嗟歎之。

秋七月。詔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邑。

至帝以渭城延陵亭部在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北爲初陵。數年復樂霸陵曲亭南。更起

昌陵。營之。將作大匠解萬年自詭三年可成。請徙郡國豪傑于昌陵。帝從之。制度泰奢。功久不就。劉向上書諫。特曰。孝文帝嘗與石椁之制。無棺之曰。使其中有可欲。是謂南山。而有棺於死者。無棺。稱而

國家有喪。與故禮之。昔爲無棺計也。昔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棺槨皆小。葬且甚廉。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葬。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主也。孔子葬母于防。墳四尺。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墓。其高可履。故仲尼。季子而延陵。季父而萬。忠臣周公。仲尼。其葬若親。骨肉皆盡。薄非獨爲。誠于體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鑿三泉。上崇山墳。數年之陵。項禮。其宮室。棺室。牧兒持大頭求亡羊。失火燒其。誠是故

魏國軍者壽國部知軍深者壽金壽此國高陵朝長壽強國
部遠唯陛下上覽明極之制以爲則下觀亡秦之禍以爲戒

上感其言詔罷昌陵反故陵

勿徙吏民萬年以邪佞徙敦煌

封蕭何六世孫喜爲鄼侯

喜時爲南繅

漢縣更名長興今屬直隸順德府

長以杜業請故封

存傳王曾孫更更爲
蕭何侯王莽敗絕

八月太皇太后崩

宣帝郭氏
王皇后

九月黑龍見東萊

丁巳晦日食

〔丙〕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音卒

音曰

王氏惟音爲修整數諫

正有忠節

子黃嗣爲
大僕侍中

二月星隕如雨是月乙酉晦日食

谷永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上使尙

書問永所欲言時帝溺于燕樂皇太后與王商等深以爲憂乃使永因

天變切諫而勸上納用之永亦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遂具疏對

去年九月龍見日食今年二月星隕日食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三代之末未嘗聞也臣聞三代所以傾覆者
皆由婦人與羣巫沈溺于酒樂所以亡者養生養壽壽終壽厚也今陛下雖下詔而有之建始河平之際前此歷

灼四方女寵極矣今之役起什倍于前披靡賦賦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紙以昭其辜陛下業
萬乘之至貴採家人之賤事家懷無義小人以爲私害欺離深宮長夜與羣小相聞爲集吏民之家亂服

共皇沈痾症燒典門戶穿窗窗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編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陛下聽奪民財
不愛民力去高敞初踐改作昌陵大興餘役靡散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怨憤上下俱匱無以相救

漢興九世繼體之主或以中興或以治安陛下國途道縱欲輕身妄行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爲對上

人大被嗣如此豈不負萬誠肯昭然遠窮萬聖學改革神賦草則大異可銷天命可復社稷宗廟可保

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

上大怒王商密摘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殿

在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北

三月以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侍中張放以罪左遷北地都尉上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

談笑大噓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俎已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

子儵仔之弟以王風爲由中常侍至侍中光祿大夫久疾新起入見上指畫問之曰此圖何以示戒伯對

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諱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

之戒其原皆在于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

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

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以輔聖德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

時上諸舅皆害放寵聞太后言風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

字子威汝南上蔡人

奏放罪惡上不得已左遷放爲北地都尉數月徵入爲侍中復出爲天

水屬國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既去

璽書勞問不絕

後放節母疾決瘞出爲河東都尉復徵爲侍中丞相國方議復矣故上不得已免放璽錢五百萬遣就國及帝崩放悲感哭泣而死

史云方進
公潔持法
然跡不其
勳者不重
陳無足不
輕如五人
法禁不至
則矣至稱
語矣不稱
孔光合希
指荀賢夫
附董賢頌
王莽無所
少為廢其
老而史論
耶然可以
常要史終
其所不可
其好阿

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翟方進復以方進爲丞相

封高

孔光

字子夏孔子十爲御史大夫 太皇太后王氏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

古師

曰趙浪曰德與上以過丞相御史策免宣爲庶人方進左遷執金吾丞相官

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擢方進爲丞相以光爲御史大夫

方進公

不行持法刺深任勞立威中傷甚多誠成朱博 宣信孫固之固言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

名當世方進據法以彈劾罷退之有言其狹邪詭欺者上以方進所舉雖料不以爲非也光傾身與極

十餘年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張勢以是久聞安時有所言輒刺草

藁以爲草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節也 有所歸舉極恐其人聞知深日歸休兄弟要子病無說不及朝者

政事或問光溫室樹管何木也光 不離更答以他語其不推如是

〔未〕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食

冬十月復泰時汾陰五時陳寶祠 初帝罷甘泉泰時

事在宣

其日大風壞

甘泉竹宮

禮樂志武帝用事甘泉園丘至夜常有神光天子自竹宮而

始元年折拔時中樹木十圍

以上百餘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尙不欲絕種祠況于國之神寶

舊時且其始立皆有神祇感應誠未易動上意恨

恨古

之又以久無繼

嗣令詔有司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倉陳寶祠是時

上頗好鬼神方術祠祭費用多谷永上書曰臣聞明于天地之性不可

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

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及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黃白變化之術者皆
詐僞欺罔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景終不可
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

所闕關上善其言

漢帝崩後南北郊長安如故真帝建平二年又復甘泉泰畤
時母陵后土祠至平帝元始五年復南北郊如匡衡等議

故南昌尉梅福

九江壽春人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

上書不報

福數因縣道上變事

福諱古

諷之使而封奏也

輒報罷至是復上書曰

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臣

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

顏師古曰九九算術若今九章之類

桓公不逆今臣所言非特九

九也自陽朔以來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故京兆尹王章而引廷

爭戮及妻子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

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

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三倍春秋水災亡與

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

事見前

此何景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今酒尊

寵其位授以魁柄勢凌于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不納

福時

家別案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領政福一劾奏要子去人傳以爲仙其後有見之于會稽者疑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中〕戊四年秋七月辛未晦日食

時輒奏正
所云守何
盡公亦名
須赫赫所
後正左
舉方偽能
衆虛其生
運或照延
平諸照本
有弋取去
思之取以
致涇意莫
辨耶觀人
者所所以
也察其安

以何武

字君公，蜀犍為人。

爲京兆尹。

武爲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所居無赫赫名。

去後常見思，其爲刺史時，二千石有罪，應時輒奏，行部必先卽學宮，見

諸生，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美惡，已見二千石。

後以所舉方正，爲衆議。

沛郡太守，後入爲廷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八終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九

漢

孝成皇帝

〔記〕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食

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從日下東南行四面如雨自晡及昏止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

上以災變博訪羣臣中壘校尉

武帝築學北軍中壘門內又外學西壘劉

向上書曰臣聞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

急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

漢書天文志大角兩旁各有三星是謂之攝提

炎及紫宮五行志是年七月星孛東井

五諸侯出河成北實紫宮中兩遊見大角攝提

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

臣雖圖上猶須口說願

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

謂召入也

向具言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

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其言多痛切上

終不能用

時谷永爲北地太守當之官上使詣于長安所飲言永對曰建始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蜂起山則爲深宮後庭羣臣憚矣醉酒狂悖幸起之狀苑西街巷臣妾之家

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陳勝項梁皆臂之禍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永黨于王氏毒攻上身與後宮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後上欲用劉向爲九卿爲王氏所持故終不遷谷永自北地入爲大司馬

餘以病免

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

商

以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

商卒

張禹曰夫
惠以盡言
足元成時
然持妨政
權有目所
爲觀乃錚
共如劉向
鍾不遇因
覆災異之
緣是納購
助是納購
者推以明
來之說元
拒京房而

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于南郡占墾草田數百頃，以入縣官，而貴取其直一萬萬以上，爲丞相司直孫寶。字子舉，郡陳人。所發上由是廢立而

用根。

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故丞相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帝

師位特進，甚尊重。

天子置賜前後數千萬，禹內唯食財，置田多至四百頃，皆種青熟，身居大第，後堂日理絲竹管絃，又日治園使，矣諸宛牛亭地，王根以地當平，置園，衣冠所

出遊道，宜更請禹他地上不從。

王根害其寵，數毀惡之，上愈益敬厚禹。

禹疾，車駕自臨問，輒呼禹，下禹數日，其少子，少子未有官，上

即拜禹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

上意頗然之。乃至禹第，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

弱，又與根有隙，恐爲所害，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

不語怪神。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

雅信愛禹，因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

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

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

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

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

禹且得引
天變深遠
不語神怪
斥道人爲
亂道矣是
則執六言
以文奸言
儒高談經
儒者有以
識成之耳

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

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乃解。

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前漢在元帝時，五鹿充宗力數幸，爲

能抗強，與論議，逐折之故，語儒爲之語曰：五鹿充宗，東宮折其角，及是復謂張禹後，遂不復仕，常用鄒、敬、懷弟子，卒于家。

〔文〕三年春，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曰：周岐山崩，三

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于蜀，今所起之地，山崩川

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注見前，至辰注見前，殆必亡矣。

〔丑〕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共王之子爲皇太子。先是中山王興

定陶王欣來朝，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蠶從傅相中尉，上問定陶王對

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令誦詩，通習能說，問中山

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帝由是以爲不能，而賢定

陶王，數稱其材。是時二王于帝爲至親，定陶傅太后即共王之子，隨王來

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王根三人，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爲長久計。

皆勸帝以爲嗣，帝爲加元服而遣之。事在元延四年至是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

臚，持節徵定陶王立爲太子。時孔光議以爲宜立中山王，上不從，左遷光爲廷尉，十一月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廢，立定陶王，孫秉爲定陶王。

以帝共王後初太子幼時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育至是為太子加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同居定陶國邸不得相見太后曰太子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來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于是許之是年八月中山王與中

封孔吉孔子十三世孫為殷紹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

注見前

皆進爵為公

初元帝

時詔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議寢不行至是梅福復言之上乃下詔封吉與周承休侯俱進爵為公地各百里

夏四月建三公官

御史大夫何武言末俗事煩宰相才不及古而獨兼

三公之事所以不治宜建三公官上從之以王根為大司馬罷驃騎將

軍官

武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職無印綬官屬至是始授金印紫綬置官屬不復領將軍

以武為大司空

封邑

皆增奉如丞

相以備三公焉

冬十月大司馬根病免

衛尉滂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以王莽為大司馬

初趙皇后

之立長有力焉故上德之大見信用貴傾公卿許后姊嬃

實謂后姊名初為貴顯使婢與嬃宜

以補寡

元年中寡居長與私通因娶為小妻許后時徙居長定宮

三輔黃圖林光宮中有長定宮因嬃

厚貽長求復為婕妤長受詐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輒與嬃書戲侮

許后嫚易無不言王莽心害長寵白之

莽侍王根爽因言長且將軍久病重喜自以當代輔政且言其罪極忍使白東宮莽求見

太后具言其狀太后亦怒命往白帝

上以太后故免長官不治罪遣就國會紅陽侯立上疏爲

長求留上疑之逮長繫詔獄窮治長具服辜至大逆死獄中

紅陽侯立故與長有怨及長當

執國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遺立立因爲長求留上疑之下吏按職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害遂下長獄遣立就朝丞相方進復勸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等免官歸罪朱博字子元杜陵人

使廷尉孔光持節賜許后藥自殺

葬延陵文

上以王莽首發大奸稱其忠

直王根因薦莽自代遂以莽爲大司馬

莽既攝四交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聘請賢良以爲據史實賜色錢悉以享士愈爲餽納每病

公編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夫人者驚其飾名如此

罷刺史置州牧

秩二千石

丞相大司空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

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

制從之

武帝建平二年以朱博嘗罷州牧復置刺史如故

詔立辟雍

注見

未作而罷

犍爲郡

注見

于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

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或曰不

能具禮

顏師古曰此向設爲禮者之言也

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

過或至死傷今之刑有司定法筆則筆削則削至于禮樂則曰不敢是

敢于殺人不敢于養人也夫教化所恃以爲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

罷丞相以
當與變宮
後世無窮
惡習乃至
持節賜牛
酒使者未
白事以病
不起聞著
爲令典荒
釋若此遺
足召災沉
頓矣乎

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其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
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
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

〔寅〕二年春二月丞相方進卒。

時熒惑守心。

注見

丞相府議曹李尋奏

記方進言今災變迫切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闔府三百餘人

丞相惟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賁麗

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責讓

使尙書令賜上尊酒十石。

如酒曰醪米二斗
得酒一斗爲上尊

養牛一方進卽日自殺。

如酒曰醪
儀注有天

地大變皇帝使侍中持節賜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詔告決
皆使者去牛進丞相卽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尙書以丞相不起病聞上祕之遣九卿冊贈印綬

賜乘輿祕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于它相故事。

三月帝崩。

帝素彊無疾病時梁王

名立臨淄王
謂七代孫

楚王

名衍宣帝孫
楚孝王孫子

來朝明旦

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願師古曰贊
謂延拜之辭昏夜平善鄉晨

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譴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治

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以孔光爲丞相

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

故城在今河南
南陽府鄧州

侯印綬

夏四月太子欣卽位

是爲孝哀帝

帝初立躬行儉約罷樂府官及官織綺繡除

任子令

應劭曰任子令者使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爲卿不以德選故稱之

誹謗詆欺法出宮人免官奴

婢益小吏俸政皆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葬延陵

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北

史臣曰咸帝善容儀臨朝酒醕尊嚴若神博覽古今容受虛辭公卿奏議可述然落子酒色禮氏亂內外家擅朝政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盡其戚屬所由來者漸矣

追尊定陶共王爲定陶共皇

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

宮有詔問丞相

孔光

大司空

何武

定陶太后宜何居孔光素聞傅太后

剛暴長于權謀恐其與政事不欲與帝且夕相近卽議以爲宜改築宮

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

複道朝夕至帝所求稱尊號貴寵其親屬高昌

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

侯董宏

反封侯

希指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卽位後俱稱

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爲帝太后事下有司王莽師丹

帝爲太子時丹爲太子太傅及卽位以爲左將軍

尚書

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而稱引亡秦非所宜言大不道上納

其言免宏爲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必欲稱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

下詔尊定陶共王爲共皇

五月立皇后傅氏 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

尊定陶太后曰定陶共皇太后 丁姬曰定陶共皇后 封丁明共皇太后后兄 傅晏共皇太后

皆爲列侯明開安侯 共皇太后 共皇后 各置左右詹事 食邑如長信

宮皇太后 中宮皇太后

詔劉歆字子驥 典領五經 王莽薦劉歆有才行 爲侍中 稍遷光祿大夫 貴

幸 上復令典領五經 卒 父前業 歆于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 有輯略書

六藝略六藝之文 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凡九種 諸子略曰諸曰道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曰雜曰雜曰雜曰雜凡九家 外又有小說家 詩賦

兵書略指說形勢陰陽 術數略天文歷譜五行書 方技略醫經經方雜

略試三種雜賦 賦詩爲五種 兵書略指說形勢陰陽 術數略天文歷譜五行書 方技略醫經經方雜

六月 詔限民名田 不果行 初 董仲舒說武帝 以秦除井田 民得賣買 富

者 田連阡陌 貧者無立錫之地 小民安得不困 古井田法 雖難卒行 宜

少近古 限民名田 以贍不足 塞兼并之路 薄賦斂 省徭役 以寬民力 然

後可善治也 至是 師丹復建言 帝下其議 丞相大司馬 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

母過三十人 制庶三年 或者沒入官 貴戚近習 不便 遂寢不行

限田之制 其名似美 實不可行 且一州一邑 中田不滿 三十頃者 本不多見 即分其所 餘而與 貧民亦且

勢難偏給
徒使富者
訖名寄戶
貧者訐告
紛爭而已
是豈遠治
為體者之所

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爲大司馬

師丹

初太皇太后詔莽就

第避帝外家莽卽上疏乞骸骨帝遣尙書令詔起之又遣孔光等白太

皇太后復令莽視事至是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于太

皇太后坐旁莽按行資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

去更設坐傅太后大怒不肯坐莽乞骸骨罷就第時右將軍傅喜傅太后

好學問有志行既莽罷衆庶歸望于喜先是上官爵外親喜獨執謙稱

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乃以師丹爲

大司馬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遣歸養病何武唐林皆上

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忠臣社稷

之衛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

焉

遣曲陽侯王根就國免成都侯王况王况爲庶人帝少聞王氏驕盛心

不能善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臧

累巨萬大治第宅殿上赤墀戶青瑣游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

陳步兵止宿離宮水衡供帳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推親近吏張業爲

尚書蔽上華下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成都侯况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上以根營建社稷之策遣就國而免况爲庶人

九月地震 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二十餘處地震壞城郭壓殺四百餘人

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日者衆陽之長君之表也間者光明侵奪

失色邪氣珥蛭音其蜺音禮也數作惟陛下執乾剛之德諸保阿乳母甘言

卑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

私以官位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爲變此爲

母后與政亂朝惟陛下親求賢士以崇社稷五行以水爲本今汝潁漂

涌並爲民害咎在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少抑外親大臣地道柔靜陰

之常義也間者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傳曰土之美者善養

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

尊榮當此時士厲身立名者多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

邪僞並興外戚顛命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

也宜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以輔聖德下至郎吏從官行

賈讓以放
河使北入
海爲上策
然西薄大
山固不可
致汎濫至
東薄金隄
此地將以
何爲限
且既有隄
而不潰者
居今之世
雖大禹復
生吾知其
無善策亦
不過補耳
教弊耳

能亡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上雖不能從。然頗采其語。尋遷黃門侍郎。

求能浚川疏河者。

騎都尉平當

平以色爲氏當字子 equal 人

以經明禹貢。使領河隄。奏言

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

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

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

願師古曰遺留度計也百川澤流衆之處皆留而度之必計水之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

大川無防

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遊波。寬緩

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

者。宣之使言。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趙魏

亦爲堤。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今隄防陋者。去水數

百步。遠者數里。民起廬舍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

注皆見前

至魏郡昭陽。

故城在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

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

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

亭。

在今滄縣西南舊爲河所經

放河使入海。河西薄大山。

謂太行山

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汎濫。

期月自定。此功一立。河定民安。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

使民得以漸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

淇水之口也

今河南衛輝府

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冀州諸渠皆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

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下隰填淤加肥禾麥更爲秔稻轉漕舟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詔定世宗爲不毀之廟 孔光何武奏言本始二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

宗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皆以爲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王舜劉歆曰禮天子七廟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苟有功德則宗之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宗無數也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制曰可

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爲大司空 左右或議武事親不篤帝亦欲改易大臣乃策免武就國以丹爲大司空丹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前大行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貴寵變動政事卒暴

無漸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傅太后從弟子遷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孔光與丹奏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請歸遷故郡上偏于傅太后卒不得遣復爲侍中

孝哀皇帝

〔本乙〕建平元年春正月新城侯趙欽和太后弟以罪免徙遼西在今直隸永平府

司隸校尉解光後以色爲氏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女史曹

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吏問皆得其狀其他飲藥

傷墮者無數趙昭儀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

之位請窮竟議正法于是免欽及欽兄子成陽侯詎皆爲庶人將家屬

徙遼西郡議曰秋育上言梓根君父之美歸誠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國爭各隨指何從以求審細要寬之使乃許禍幽昧之過空使轉詞上及山陰臣所深慮也帝亦以爲太子欺得

繼太后力遂不覺其事秋氏周狀圖之後

夏四月以傅喜爲大司馬封高

秋策免大司空高樂侯丹爲庶人復賜爵關內侯 冷褒關有潯州城後以爲氏與郡中令 段

猶黃門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言以

立廟京師
祭無主
及去太祖
一國就不
之祀就無
主當毀不
正禮為數
語最理切
情與獻明
代議聚王
之議未斷
如嗚有

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尺字及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
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臣皆以爲宜丹曰定陶共皇太后
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
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亡二上之義也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
子其尸服以士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
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爲共皇立
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
先帝持重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今欲
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
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寢不合
上意會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
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博士申咸音咸煇音輝欽音人許
上書言丹經行無比奏封事不及深思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
此貶黜恐不厭衆心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尙書令唐林上疏
曰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太

重惟陛下裁之詔賜丹爵關內侯

冬十月以朱博爲大司空

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鄉侯

和元年封

參皆自殺

中山王箕子

典之幼子

有眚病

時未滿歲蓋林曰貴病名爲肝厥症時帶口手足十指甲皆青

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帝遣中郎

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

顛倒古曰狂而理易常性也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祝詛上及傅太后傅太后並事元帝以當熊事

事見前

追怨之

因是遣御史丁元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數

十日無所得更遣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治馮太后女弟

弟婦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

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更

何用知之欲陷我故也乃飲藥自殺弟參召詣廷尉亦自殺

參字通尚書少爲黃門郎宿衛

馮氏死者十七

人司隸孫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上乃下寶獄尙書僕射唐林爭之

上以林朋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喜光祿大夫龔勝

字君實固爭

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張由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

後帝崩孔光奏請由誣告骨肉立昭

〔丙〕二年春三月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夏四月復以朱博爲御史大夫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丁傅驕奢皆蔽傅喜恭儉又傅太后欲稱尊

號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爲不可帝先免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毀短喜遂策免喜朱博又奏言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于是更置御史大夫以博爲之又以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如故事

是更傅太后以喜附下問上與師丹同心贊時道欲聽

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爲庶人以朱博爲丞相

封侯

孔光自議繼嗣持異

又重忤傅太后指策免爲庶人以朱博爲丞相

以少府總元爲御史大夫

臨延登受策

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黃門侍郎

掌侍從左右給事中

揚雄揚雄字子雲蜀犍爲人成帝時

以王會薦侍讀

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

洪範傳曰妄聞之鼓發于聲實故有鼓妖

者也人

君不聽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不退期年其人自蒙其咎雄亦以爲聽失之象且曰博爲人彊殺

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

詔其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

比宣帝受傳，
並考制度。

尊共皇太后傅氏爲帝太太后。

共皇后爲帝太后。

朱博既相，上遂用其議，下此詔。

於是帝太太后稱永

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

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丁傅爲公卿列侯侍中，諸曹甚衆，然帝不甚假

以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免關內侯師丹爲庶人，遣新都侯王莽就國。

丞相御史言師丹王莽抑

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詔免

丹，遣葬就國，諫大夫楊宣

什詳

言孝成皇帝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

豈不欲以陛下自代，承奉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

親屬引領，以避丁傅，陛下登高望遠，獨不慚于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

封商子邑爲成都侯。

莽欲圖社門，由守其中，子復殺莽，莽切責廣，令由殺在關三歲，吏民上書，願
莽者，以百數。元帝元年，實其國，顯宗崇等，圖策，願莽功，於此是也。莽道京師。

六月，帝太后丁氏崩。

合葬夫
並聞。

大赦，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

章詔曰：數陳
聖劉之福也。

太平皇帝尋罷，待詔夏賀良等伏

誅，待詔黃門夏賀良。

置平人，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元太平初，置天官博士，
赤精王下，教我此道，因以傳其真，及邪品等，對向奏忠可，問上感來，下觀。

自時孟翼
奉好言陰
陽災異命
圖識符命

之說與然
劉向谷永
以之倫早
有以之甘
忠矣可至
願之新
董之借以
莽遂左道
寒漢其可
貸之誅耶

病死後漢書校勘解光亦以漢書曰賀良等所治忠可
善郭昌爲長安令勸李尋立殿之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
改元易號可得延年益壽上久寢疾遂從其議改號月餘寢疾自若賀
良等復欲妄變政事進退大臣上以其言無驗詔罷改元易號事下賀
良等吏皆伏誅字尋及解光
誅數位都

秋八月丞相博有罪自殺御史大夫趙元減死論 傅太后怨傅喜不已

使傅晏風丞相博令奏免喜侯博與趙元議之元許可博惡獨斥奏喜
以何武前就國與喜相似卽并奏喜武皆請免爲庶人上知傅太后素
嘗怨喜疑博元承指卽召元問狀元辭服詔減元死罪三等削晏戶四
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冬十二月通鑑作冬十月考漢書表
係十二月甲寅今從漢書以平當爲丞相封國內侯字府曰冬月非封
侯時故星先驅謂關內侯也

〔ET〕三年春三月丞相當卒 上欲召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
疆起受印爲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受印還死死有餘罪不
一起所以爲子孫也至是卒

有星孛于河鼓三星在牽牛
北主軍謀

夏四月以王嘉字公仲
平陵人爲丞相封樂
南侯 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于得人

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數更政事，舉劾苛細，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惟陛下留神擇賢，記善忘過，勿責以備，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也。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風谷通州，嬰有編氏，後改爲滿。蕭咸、字仲望之子。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上納用之。

無鹽

東平國治。注見前。危山

在今東平州東北。土起

瓠山

漢書作輶山，師古曰：輶水作瓠。其形似瓠，其山在今東平州北。

石立東平王

雲

宣帝孫，東平王字子。坐祠祭祝詛，自殺以孫寵

人。爲南陽太守，息夫躬

息公子，寵大夫。

爲息夫躬子，子禮，河間人。

爲光祿大夫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

立

誓約曰：山者石一枚，轉則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

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躬、孫寵相與

謀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時上被疾多所惡，逮

謁驗治

書使巫祠祭，祝詛上，爲雲求爲天子，以爲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詔使徙居陵。

雲自殺，謁棄市，擢寵爲南陽太

守弘躬皆光祿大夫

廷尉弘、躬皆御史大夫。伯風以爲可許，上以相尊，弘躬無所計，賊疾風之意皆克爲此人。

〔午戌〕四年春正月，關東民訛言行籓

關東民無故驚走，持橐

不釋。或振

麻幹也。

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

張揖曰：狀如人的。尾虎首，戴勝而卷。

籓，或被髮徒跣，或夜折

關踰牆或車騎奔馳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設

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

張博古曰西王母元帝時考之異行傳言執國家之籌策行于天下

二月封博商博太后從弟幼習之子爲汝昌侯

上欲封商尙書僕射鄭崇平陵人字子游每喜爲之數諫等每

壞亂制度逆天人心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

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顛制耶上遂下詔封商又封傅太后同母

弟子鄭業傅太后父蚤卒母更嫁他爲陽信侯追尊業父惲爲陽信節侯

下尙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寶爲庶人侍中董賢雲陽人父賢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

弟爲昭儀父恭爲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

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皆選上第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至

東園祕器張博古曰東園祕器名也屬少府安爲祕器珠襪玉柩張博古曰以珠爲襪如繒狀以黃金爲襪無不

備具下至僮僕皆受上賜又爲賢起冢義陵建平二年以水滸李都爲初陵即義陵也在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西北

旁周垣數里鄭崇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尙書令趙昌因奏崇與

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

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覆治。撈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芥。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解衆心。詔曰。司隸寶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爲庶人。崇死獄中。

孫寶爲河內太守。王莽擊政。以其節。鄭瑛免官。儲合浦。

夏六月。尊帝太后傅氏爲皇太后。

秋八月。封董賢爲高安侯。孫寵爲方陽侯。息夫躬爲宜陵侯。初。上欲侯

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因東平王事以封賢。上于是定息夫躬告東平王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賢以聞。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持詔示丞相御史。于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言。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必有言賢當封者。天下雖不悅。咎有所分。臣知順指不逆。可得容身。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不得已。止數月。遂下詔。切責公卿曰。東平王雲圖弑天子。公卿股肱。莫能銷厭。未萌賴宗廟之靈。侍中賢等發覺伏辜。其封賢寵躬皆爲列侯。躬數進見。歷詆公卿大臣。衆畏其口。見之側目。

明年夏。賈延言。

左遷執金吾母將隆。母將。張姓。隆名。字君房。關中人。爲沛郡都尉。上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

乳母王阿舍母將隆奏言古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距寇賜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秩也國威器共其家備以廣驕僭非

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悅頃之傅太后賤買執金吾官婢

隆奏請更平直詔隆與永信官爭貴賤之賈傷化失俗左遷爲沛郡都

尉

漢帝時隆爲諫大夫帝嘗言宜嚴定兩王居國郡故上尊之王少事與隆失隆不
甚附後非乘政使孔光與隆前爲冀州牧治中山還太后爵隆無辜免官徙金浦

諫大夫鮑宣

字子都渤海高城人

上書

時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上書曰竊見

孝成皇帝時外戚持權濁亂天下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

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復劇于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之士論議通

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省戶下陛下欲與

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民有七亡水旱爲災一也重責賦稅二也

貪吏取受三也豪強蠶食四也苛吏徭役五也部落鼓鳴六也盜賊劫

略七也七亡尙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也治獄深刻二也寃陷無辜

三也盜賊橫發四也怨讐相殘五也歲惡饑餓六也時氣疾疫七也民

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奈何獨私養

外親幸臣賞賜大

經也

萬使從奴賓客漿酒葷肉

言說酒如漿
葷肉如葷

非天意也

孫寵息夫躬奸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

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傅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

淮陽馮異人臣
級異焉王左將

軍延平
元年

龔勝可大委任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

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其名儒優容之

〔未〕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以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爲大司馬

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就第初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躬

因言災異屢見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斬一郡守以立威應

變上問丞相王嘉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

民細微猶不可詐況于上天神明而可欺乎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

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悅而天意得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

應天之道也不聽因拜傅晏丁明皆爲大司馬會有日食之變詔舉

直言嘉復奏封事

時曰元帝溫諒少欲宣揚節約故少府水衡見獲多獲連四年加有充變終無
傾危之憂成帝時諫臣多言燕樂女寵耽酒之害其言甚切終不聽怒臣史

齊數既退張放斥就國適子長博死于獄不以私愛害公義陛下初即位嘉稱謂去時雖其息穉亦比當作
以用度不足委問元元今始作治而重賢亦治大政使者歷作甚于治宗時詔書罷亮而以駭駭二千餘頃

均田之制從此廢壞者假放縱變亂嗚呼其美多臣嘉幸得禮位竊內忠信不能通忠忠之信惟陛下
已之所當稱察衆人之所共懼任者郭道轉轉轉與遠幸願即事所願受之適足以害之也宜斷賢請

全其上不說杜鄴字子夏繁陽人以方正對策亦言之略曰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為防檢今雖外家並侍輔弼日食明陽

置大司馬當拜之日雖然日食欲令昭昭以愛聖朝願陛下加致精誠以厭下心上乃徵孔光詣公車問以日食事拜為光

祿大夫董賢亦以日食沮晏躬之策上乃收晏印綬歸第

皇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號孝元傅皇后

孫寵息夫躬以罪就國寵國寵亢在江甯定遠縣躬國社野在河南南陽縣丞柏御史奏躬寵罪過上乃

下詔罷躬寵官遣就國躬之國未有無舍寄居躬幸其人以為宮數守之躬恐每夜被髮立事

家屬徒合浦縣亦坐前為去國後合浦事俱在元康三年

以鮑宣為司隸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

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于三始誠可畏懼陛下深內自責避正

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徵拜孔光發覺寵躬過惡衆庶欽然莫不說

喜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董賢

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

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

天地解讐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

性命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瑞上乃

徵何武彭宣而拜宣爲司隸

三月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上託言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

戶。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

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

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四方同怨，陛下

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

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哉！初，廷尉梁相以請覆治東平王獄，免爲庶人。

本見已而更赦嘉薦之上，不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尙

書責問，以相事下將軍中朝。內朝也。者，孔光等劾嘉罔上不道，請召詣廷

尉。永信少府猛等以爲聖王之于大臣，進以禮，退以義，關械受笞，非所

以垂國家，褒宗廟也。上從光議，召嘉詣廷尉。使既到，府掾史游汝共相導，嘉引杯

當伏刑都市以示萬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載至都船。執金吾屬吏稍侵辱

嘉，嘉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

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不能退，罪當死，死

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元始四年，道嘉爲忠

孔光首幼
王嘉嘉幼
以光爲賢
此固與能
宗情與怨
然光之歎

世整名使
人至死不
悟安得不
謂之大奸
邪相官屬
不法司錄
鈞不問也
乃反捕從
光倒置已
事不在孔
極以不肯
固以彭宜
勤但免宜
罪稱御者
又爲御史
大夫而有
意距詔使
閉爲內
曲矣致
鄙矣學
舉如太
儼時聚
向可問之
哉

秋七月以孔光爲丞相八月以何武爲前將軍彭宣爲御史大夫上覽王嘉之對思其言故有是命光復故爵

下司隸鮑宣獄髡鉗之丞相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

使吏鉤止摧辱丞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欲捕從事宣閉戶不納遂以

距閉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博士弟子王咸濟南人等舉幡太學下曰欲

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上竟抵宣罪

冬十二月以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大司馬丁明素重王嘉以其死憐

之上方欲極董賢位恨明遂策免就第以光祿大夫掌賞以賢爲大司馬衛

將軍書曰定贈子公以爲漢輔柱石心匡正庶事尤執其中時年二十二上故令賢私

過孔光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閤

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

子爲諫大夫常侍後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上從容視賢笑曰

吾欲法堯禪舜何如時王閎字子開爲中常侍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

陛下承宗廟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問妻父嚴或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

曰董公大而馬所乃堯舜之文非三公故事其宅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聞

聞咸言亦悟乃還朝

會昆彌內
難偶嗣入
朝自以爲
榮不亦鄙
哉

漢以爲榮時西域凡五十國

水三十六國分爲五十國漢所屬
大月氏安息輪臺之國不在此數

佩漢印綬者凡三

百七十六人

夏四月壬辰晦日食

五月正三公分職董賢爲大司馬孔光爲大司徒彭宣爲大司空

封侯

六月帝崩 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之未央宮收取璽綬

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 太后召賢問以喪事調度賢憂懼不能對太后

曰新都侯莽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

莽以結
平二年

乃遣使者馳召莽詔尙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

門兵皆屬焉莽以太后指使尙書劾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即

闕下册收賢印綬罷歸第賢即日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詐死

發其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收沒入家財四十三萬萬父恭與家屬徙

合浦

太皇太后以王莽爲大司馬領尙書事 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

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何武

前將

公孫祿

左將

以爲惠昭之世外戚持

權幾危社稷今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親疏

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祿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葬爲大司馬。領尚書事。

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爲嗣。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將軍王舜使持

節迎之。

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葬白太皇太后。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專寵。

錮寢，殘滅繼嗣，貶爲孝成皇后，徙居北宮。五行志：咸帝時，盧諶曰：燕燕來，鳴燕燕來，鳴燕燕來。子時相見，水門金現，相燕燕來，鳴燕燕來。

燕死，燕鳴，矢，燕鳴，美，好，燕，燕公子，富，平，侯也。水門金現，相燕燕來，鳴燕燕來，鳴燕燕來，鳴燕燕來。子時相見，水門金現，相燕燕來，鳴燕燕來。

徙孝哀皇后于桂宮。具安別北宮桂宮，俱在未央宮北。後月餘，與孝成皇后俱廢爲庶人，就

其園，皆自殺。

追貶傅太后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爲丁姬。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

郡。傅晏將妻子徙合浦，獨下詔褒揚傅喜，徵還位特進，奉朝請。在殿外立

憂懼，以密持。

以甄邯甄邯，河津侯，以爲氏。爲侍中，策免何武、公孫祿，遣紅陽侯立就國。莽以

孔光名儒，歷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

邯爲侍中，諸素所不悅者，皆傳致其罪，爲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畏不敢

不上葬白太后輒可其奏乃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董

宏子武以父邪佞奪爵紅陽侯立葬諸父內敬憚之令光奏立罪惡

主統政力用公正先天下尙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羣臣傾邪亂

從此起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

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

爪牙葬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葬

涕泣固讓上惑太后下示信于衆庶焉

八月策免大司空宣遣就國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

里葬恨宣求退白太后策免宣

以干崇爲大司空

九月中山王箕子卽位

時年九歲

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

以孔光爲帝太傅馬宮

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葬白太后徙光爲帝太傅給事中領宿衛供養

危之憂懼
盡心知非
不得與王

預耳腹心之
列耳腹心之
以耳腹心之
以耳腹心之
以耳腹心之
以耳腹心之
以耳腹心之
以耳腹心之

行內

中世

署門戶省

親也

服御食物

冬十月葬義陵

荀氏悅曰帝親乎或之世歸去公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務親主聽以則或宜慈重費用亦大匡諫諍有在體權檢之防卒誠不承亂臣樂聞豈不哀哉

孝平皇帝

〔辛〕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王莽自爲太傅號安漢公褒賞宗室羣臣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莽上太后以薦宗廟于是羣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公益爵邑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因讓數四稱疾不起太后乃詔光爲太師舜爲太保豐爲少傅邯封承陽侯莽尙未起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元功無使百寮元元失望太后乃以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爲安漢公第益封二萬八千戶莽爲皇恐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立東平王開明故王蒙太子封宣帝耳孫三十六人爲列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爲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吏以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民

勢已成申
言
勢剛直
言
無懼可謂
不長強御
第其請召
馮衛二族
馮衛宿衛
謂可抑患
謂之總則

鰥寡恩澤無所不施。又風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詔曰：自今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才吏初除奏事者，引入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于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二月置羲和官。

初置自爲一官，在莽攝位，故大司農爲羲和，後又更爲納言。

夏五月丁巳朔日食。

六月拜帝母衛姬。

中山姬

爲中山孝王后。

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

后前哀帝立，自貴外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宜戒前事，爲後代法。乃遣甄豐拜衛姬爲中山孝王后，帝舅寶元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申屠剛字巨卿，汝陰人以直言對策曰：聖主始免襁褓，至親分離，誠宜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莽令太后詔剛，辟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封公孫相如。

周公後，道能作魯公，入世孫，公子寬，今從漢書。

爲褒魯侯。孔均

孔均

爲褒成侯。

以奉周

公孔子之祠追諡孔子爲褒成宣尼公

〔千歲〕二年春黃支國

歷助曰黃支在日南之南去長安三萬里

獻犀牛

詩古曰犀狀如水牛頭似豬四足黑黃黑也一角當額前鼻上又有小角

黃

支在南海中莽欲耀威德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

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

孔光馬宮等稱莽功德比周公大司農孫寶曰

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尙猶有不相悅

見書序

今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

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

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坐免終于家

三月大司空崇免夏四月以甄豐爲大司空

紹封宗室及功臣後爲王侯者百餘人

郡國大旱蝗

莽白太后宜衣繪損膳以示天下莽亦素食上書出錢百

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于是公卿皆效慕焉

凡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

六月隕石于鉅鹿二

大夫龔勝邴漢

瑣都人

罷歸

勝漢以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依昭帝

時韓福故事

事見前

加優禮而遣之地又有韓會與韓相友並著名前世謂之韓兩會以時黨爲諱大夫復拜光祿大夫終不肯起以魯詩教授

年六十八卒漢兄子曼容亦爲志自爲官不肯過六百石其名過于漢

秋九月戊申晦日食

匈奴單于遣女入侍太皇太后。莽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于前，乃風

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居次云其家入侍太后，賞賜之甚厚。時

四條于匈奴，凡中國亡入匈奴者，為孤亡降匈奴者，因收放宣帝所為的東封而通。

〔癸〕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為皇后。莽欲以女配帝，以固其權，奏請考

論五經，定取后禮。正十二女之義，十二女見公羊傳，注何休曰：諸侯一取九女，惟天子取十二女。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

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多在選中。莽恐其

與己女爭，卽上言子材下不宜采。太后詔王氏朕外家，其勿采。庶民諸

生郎吏守闕上書，公卿大夫伏省戶下，咸言願得公女為天下母。太后

從之。四年，遣大司徒居宮，迎皇后入未央宮。

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鄉侯何武，故司

隸鮑宣等數百人。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

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章以莽好鬼神，可為

變怪，驚懼之，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推舉比類而說，今其錄正。宇卽使寬夜持血灑莽

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盡滅衛氏支屬，惟衛后在。吳章腰

斬

初季爲當世名儒教授千餘人非以爲惡人當皆當禁願不得仕宦門人更名他師平陵云敬時爲大司徒後自勅免章弟子收地卒尸問棺斂葬之

莽因是獄連引

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非議莽紅陽侯立莽尊屬

平阿侯仁素剛直皆以太皇太后詔迫令自殺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

不附莽者何武鮑宣等皆坐死凡數百人北海逢萌字子慶北海郡品人謂友人曰

三剛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于遼

東

〔子甲〕四年春正月郊祀高帝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夏安漢公莽自加號宰衡初陳崇張竦奏稱莽功德以爲宜恢國如周

公至是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復請益封公以新息漢縣在今河南光州息縣

召陵注見前二縣及黃郵聚在今河南南野縣新野即今河南新野縣田采伊尹周公稱號

加公爲宰衡位上公尋升位在諸侯王上莽雖尊權所以禮讓事太后下五

起明堂辟雍注俱見前靈臺禮記曰天子曰靈臺諸侯曰靈臺以望氣審雲物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

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讖張衡曰圖讖遺

之始而鍾律月令兵法史籍文字孟康曰史籍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

拜意特欲
傳會顯職
懸假訪求
懸書以號

石天下言
符命者史
乃謂公車
多異能之
矣士無語甚

天下畏能之士前後至者千數

徵能治河者。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關並關氏夏大夫言河

決率常于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上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若實反

此地宜勿以爲官亭民室韓牧以爲可略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

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王橫言河入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

者海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

西山下東北去周譜如法曰世云定王五年河徙事見則今所行非禹之

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事見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更開空使緣

西山足禹貢維塊積所云西山足即空言口也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

無水災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冬置西海郡故郡在今青海東水經河水又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王莽傳東

南懷黃支惟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

羌豪良願等獻鮮水海即青海允谷在西甯邊鹽池在青海地莽奏以爲西海

郡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元

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吏不能紀

〔乙〕五年春正月復南北郊三十年間天地之祠凡五徙

自咸帝建始元年作南北郊永始三年

年謂咸帝崩太后詔復之
帝建平三年再置五是又復

夏四月孔光卒

光字

以馬宮爲太師

光自莽稱宰衡愈恐固稱疾辭位

太后詔令十日一朝賜靈壽杖

杖制不復制

省中坐置几及是卒

送其時以宮代之

五月安漢公莽自加九錫

何休曰一爵馬二衣馬三樂則西來門五納陛六皮實七弓矢八缺賦九租粟

吏民以莽不受新

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餘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

皆叩頭言宜亟加賞于安漢公乃策命莽以九錫

封王惲等八人爲列侯

先是莽遣惲等八人行天下觀風俗及惲等還

詐造歌謠頌功德莽以詔皆封列侯時廣平相班穉不上嘉瑞琅邪太

守公孫闔言災害甄豐劾闔造不祥穉絕喜應皆不道穉班捷仔弟也

太后曰班穉後宮賢家我所哀也于是闔獨下獄誅莽又奏爲市無二

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違者象刑

白虎通曰象刑以衣罪象五刑也甄豐者儒也班捷者謂其衣冠制者
墨其罪犯宮者誅犯大時者衣無帶髮投之于市與衆棄之無草履也

發定陶共王母及丁姬家取其璽綬。葬奏共王母丁姬。懷帝太后皇太

太后璽綬以葬。請發冢取其璽綬。太后不許。葬固爭。太后詔因故棺改

葬之。葬又奏共王母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之。奏

可。公卿在此皆阿葬。入錢。道子弟及諸生。因夷凡十餘萬人。葬持作具。助將作。掘平之。

秋八月。馬宮罷。宮嘗與議。傅太后諡。及葬。追誅前議者。宮爲所厚。獨不

及宮慙懼。上書自言。詔以侯就第。葬篡位。以宮爲太子。師死。

冬十二月。王莽弑帝。帝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葬因臘日。漢以大寒後。戊日爲臘。上

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葬作策。請命于泰時。願以身代。藏策金滕。敕諸

公勿敢言。帝崩。葬令斂加元服。吏皆服喪三年。

葬康陵。此在西安府咸陽縣。西。曰于平。帝不葬。葬以爲春。秋不討賊。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葬自即。此意。考是時。元后方臨朝。非臣子比。且葬居攝數月。劉崇置義。即起兵討之。但不克耳。不可謂無臣子。今依漢書及通鑑。仍書葬。

子。今依漢書及通鑑。仍書葬。

史臣曰。季平之世。故自葬出。觀其文辭。方外百變。無思不應。休。區區。項璧。並作。至于聖異。見于上。此想于下。葬亦不能文也。

以平晏爲大司徒。

太皇太后詔徵宣帝元孫。葬居攝踐阼。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

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王。漢王。魏。中山王。成都。登王。舒。信都王。景。東平王。國明。列侯四十八人。陽。典。發。

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乃悉徵宣帝元孫選立之先是泉陵侯劉慶上言皇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漢公攝行天子如成王周公故事羣臣皆以爲宜至是前輝光謝囂奏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太后曰此誣罔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莽但欲稱攝以填服天下耳太后不能制乃下詔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禮儀皆如天子

蘇記贊曰假皇帝及臣謂之攝皇帝其朝見太皇太后皇帝皇后皆復臣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九終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

漢

孺子嬰

〔四〕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南郊

劉友益王法自是以後皆斥責莽而削其特

三月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

嬰廣戚漢縣故城在今江南徐州府沛縣

侯顯之

子也

嬰字王孫之子也封廣戚侯顯之子也

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立之

尊皇后曰皇太后

夏四月安衆

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議平縣

侯劉崇

景帝定王六世孫

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安衆侯

劉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

也吾帥宗族爲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

漢縣今南陽府南陽縣是

不得入

而敗

紹妻弟城與宗族父高誦與白開莽敗弗即城因以事作詐請崇宮宇用永監成于是莽大將封高城告誦列侯長安爲之語曰欲求封誦張伯松力報誦不如巧爲矣伯松城字

五月莽朝見稱假皇帝

羣臣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

填海內太皇太后乃詔莽朝見稱假皇帝

〔丁〕二年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劉信東平子爲天子三輔豪

傑應之莽遣兵拒擊義戰不克死之信亡走翟義丞相方進之子也與

劉崇首倡
大義起義
而人功難
不忠烈以
炳然可以
視賊莽之
魂氣豪傑
目子之綱

姊子陳豐

上卷

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故擇宗室幼穉者以爲孺子且

以觀望必代漢家方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

國難吾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

子孫輔而立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都尉劉宇嚴

鄉

鄉三者注嚴鄉侯國當在東郡

侯劉信信弟璜結謀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

署將帥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醜殺孝

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

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

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孫建等七人爲將軍

建爲奮武將軍王邑爲虎牙將軍

王邑爲虎牙將軍王邑爲中堅將軍王邑爲中堅將軍王邑爲中堅將軍

趙朋霍鴻等聞義起自稱將軍燒官寺殺郡尉火見未央前殿莽復拜

王邑等爲將軍

王邑爲中堅將軍王邑爲中堅將軍王邑爲中堅將軍

西擊朋等日抱孺子禱郊廟

會事臣而稱曰昔周公攝政而管蔡

扶孺父以時今孺義亦扶劉信而作書自古聖德

乃依周書作大誥諭天下以當反

位孺子之意諸將至陳留

陳留見前

與翟義戰義敗死竟不得信

翟義大將也

時關東數水賊盜害方遠爲危殆之虞兵威新中常枯旱急恐方進翟義曰孺子

時關東數水賊盜害方遠爲危殆之虞兵威新中常枯旱急恐方進翟義曰孺子

明年春三輔兵皆破滅莽于是自謂獲天人助遂謀卽真之事矣

〔戊〕初始元年春地震

秋九月莽母功顯君死 莽自以居攝踐祚奉漢太宗之後爲功顯君總

纜弁而加麻環絰蘇古曰子弁上加環絰也如天子弔諸侯服令其孫宗爲

主服喪三年

冬十一月莽以太皇太后詔號令奏事毋言攝 劉京宗室廣饒侯居雲車騎將軍千人賊

鴻太保奏符命符命之起自謝京言齊郡新井臨淄縣昌樂亭長卒嘗一夢夢天公使來

有新井異起觀之雲言巴郡漢郡治江州今四川重慶府巴縣是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

于是奏請號令天下天下奏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用應

天命

期門郎張充等謀誅莽不克死之 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事覺

被殺

十二月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梓潼今

本漢置屬四川綿州人哀章師古曰哀姓章名學問長安素無行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

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邦漢高帝名傳予漢曰皇帝金策書書言天子

拜之實錄
元后觀其
成之室文
受新號已
母之怪恬
不可為怪
一乃見至
是聖學亦
掩人耳目
之為人耳
彪謂婦不
之仁猶婦
免之其不
愚其所不

并書葬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與王等亦自置姓名凡十一人皆置官爵為輔佐

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

射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

師古曰言有神命使漢禪位子莽也

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

央宮前殿即真天子位建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為始建國元

年正月之朔

服色尚黃使節之旄輔日新使五威節

時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莽請之太后

不肯授莽使安陽侯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

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

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

帝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我漢家老寡婦且

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因涕泣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

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得璽甯能終不

與邪太后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

今族滅也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于是張永獻符命言太

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從之

班彪贊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相不以女許及王莽之興由李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愛國六十餘載第世權更持國柄玉節十餘年威權已移于天下而八后垂危監近一更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也

夫

〔巳〕新莽始建國元年，是年以後，至壬午，依類日纂，于統例分注紀年。

春正月，莽廢孺子為定安公。

定安，前三公無注。漢制，以爲漢縣。

故城在甯州考地理志，漢有安定郡，無定安縣。甯州之名，定安乃後魏非漢也。

莽策命孺子為定安公，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

后以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嬰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

改諸官名，降漢諸侯王及王子侯爵。

莽按金匱，封拜其黨與。

王莽平妥劉秀，哀帝爲四輔，類

郡王莽，王邑爲三公，甄豐、王興、孫建、王遂爲四將，凡十一公。王興故城門令史，王盛賣餅兒，莽按符命，登用以示神焉。

乃更諸侯官名。

大司農曰農相，後更爲納言，大司農曰

作士，大常曰執事，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子授，又更光祿勳等爲六監，郡太守曰大尹，郡都尉曰大尉，縣令長曰宰，其餘百官，盡易其名，不可勝紀。降諸侯王皆爲

公。二十人王子侯皆爲子。百八十人

立九廟，以漢高廟爲文祖廟。

莽陋小漢家制度，欲更爲疏闊，乃自謂黃

帝虞舜之後。

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

以黃帝爲初祖，虞舜爲始祖。

歌仲爲田，歌王，齊北王安爲濟北，魯王。

立祖廟五，親廟四。

天下統論，陳田王五姓皆爲宗室。

以漢高廟爲文祖廟。

受終于文祖。漢氏園廟，祠薦如故。

禁剛卯金刀。

莽以劉之爲字，卯金刀也，詔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

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以玉，或用以金，或用以銀，皆佩之。今有五在者，銘其一，而曰正月剛卯金刀，莽所鑄之錢也。

卿士僉曰：天人

同應，昭然著明。其月剛卯，莫以爲佩，除刀錢，勿以爲利。先是，莽造錢刀，一直五千，一五百，大錢五

一重五十，與五銖錢行及是，雖刀、斧、刀、及五銖錢，更作小錢，其六分，重一銖，與前大錢五十者，爲二品，欲勸民鑄，乃鑄不得狹，銅質。

夏四月，徐鄉

漢縣，故城在今山東登州府黃縣。

侯劉快

漢東郡王子。

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徐鄉侯劉

快，結黨數千人，起兵于其國。快兄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爲扶崇公。快攻

卽墨

漢東郡縣，故城在今山東登州府黃縣。

閉城門，自繫獄。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

漢縣，故城在今山東登州府黃縣。

死。

莽禁不得賣買田及奴婢。

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

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鄉黨。故無田，今當

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之四裔，以禦魑魅。

冬，雷，桐華，大雨雹。

〔庚〕始建國二年。春二月，莽廢漢諸侯王爲民。

先是，莽遣五威將帥

每一將各置左右前，視中五帥。

衣冠車服，各如其方面色數。

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王侯官吏外及蠻夷，皆授新室

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至是，還奏漢諸侯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以獻

符命封侯者三人。

故廣陽王喜，晉王閔，中山王成都。

立五均司市錢府官，令民各以行業爲貢，權酒酤。劉秀言：「周有泉府之

官，

周禮有泉府。

收不售

民貧不售，則收而買之。

與欲得

無而欲得，則官出與之。

莽遂立五均

五均。

司市

市，錢府

即泉府。

官，司市以四時仲月定物之賈，爲其市平。

皮命反，平定物賈也。民物不

莽假託周禮以害民，非直六藝文好而已。

宋王安石
變法朝臣
及難紛改
然未聞有
折者

售者均官考驗用其平賈取之。物賤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之民欲除貸者錢府

與之。每月百錢又令民各自占。其地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其所爲。取山林水澤及畜牧桑麻工匠縣官除

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爲貢。取不自占不以實者置不入所取作官一歲作役也義和魯匡復

奏請權酒酤莽從之。

冬十一月莽罷漢廟及諸劉爲吏者。孫建奏漢氏宗廟不當在長安城

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請皆罷之。莽曰可。嘉新公國師。即劉等三十二

人皆知天命勿罷賜姓曰王。惟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莽女也

更號定安太后曰黃皇室主。太后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時年未二

十莽欲嫁之乃更號爲黃皇室主欲絕之于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

往問疾太后大怒鞭笞其傍侍御因發病不肯起。

十二月。彞。

更作寶貨。莽更作金。黃金銀。宋提銀龜。元龜尺二寸以下貝。大貝四寸八分以上錢布。錢耳而之布者

之品名曰寶貨。凡五物。金銀銅鐵六名。錢貨金貨布貨二十八品。一品六品金

百姓憤亂其貨不行。莽知之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

並行。民皆便安。漢五銖錢多以之市買。莽乃下令諸挾五銖錢者投諸

四裔抵罪者不可勝數。于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其後莽復收錢貨之法，頗增損，其買而羅大小錢，更作貨布。

京布二品，並行，令既數，更用，年業而大器于刑，事在天鳳元年。

莽將軍甄豐豐以符命爲莽更始將軍，自殺。大夫揚雄自投天祿閣。在未央宮中。下，莽遂殺甄尋。

劉棻、丁隆等數百人，莽既以符命自立。甄豐、王興、劉秀爲莽腹心，安漢帝衝之，號皆所共謀，然非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前，出自劉棻。

後又欲絕其原，以神前事。是時爭符命，封爵其不爲者，相讎曰：『無天帝命，書于陳，崇白莽，莽亦取之。』

乃使乃使而甄豐者，因之。甄豐者，因之。而甄豐子尋復言之。莽即其之徒，莽內置而已，甄豐則領莽，願覺其不悅，合甄子尋爲京兆大尹，復作符命，言黃皇三主當

遂收捕尋，尋亡。豐自殺。未與王莽亦病，修而天。已捕得尋，辭連劉秀子棻及

丁隆等。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時雄方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

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棻聞之，以雄不知情，詔勿

問，誅尋、棻及隆等死者凡數百人。法蓋于幽州，故等子三危，猛陸于羽山，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三。初，成帝之世，雄

以奏賦爲郎，與莽及秀並列。哀帝時，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爲三公，權傾

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稱功德，獲封爵者甚

衆，雄獨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于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于

後世，故作太玄以準、法言以象，用心于內，不求于外，人皆忽之。惟劉秀

及范滂敬焉，而桓譚字若山，沛郡桓人。以爲絕倫。鉅鹿侯芭師事之，然雄自投閣

揚雄自謂著述而失身，擲地其去，劉秀之類，倒五經，盡言倡導，者幾希，真勝之罪人，論者多方，辨雪非與，於不仁之甚者乎。

之後時人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君子病焉

曰漢書

編傳贊謂越仕葬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傳至京見成帝年四十一者指張船矣又考王莽葬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將近百矣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指張船矣又考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而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然則增之終或在平帝末正年七十餘也世所推在則早卒實大家傷失其實豈不然哉堯之論如光而實都魏亦引經各書謂始實文自助文不遺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多爲說錢至劉美英前則謂其作此或謂綱目特書莽大夫搗死是舉補漢道所未管加者而加之矣據魏二家之說堯也所載堯不足信今考外戚傳元后崩莽請權作魏始傳堯成投閣取師爲之謂其所載甚詳特所云天鳳五年卒年七十一者此文脫不無疑竇今書據投閣事仍據堯史文而于其死則闕之

〔未〕三年匈奴諸部分道入塞州郡兵起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

先是莽遣五威將帥至匈奴易漢故號更其印文曰新匈奴單于單于解故印授華上特帥受新號左帥陳德知單于必求統印即引斧權壞之明日單于果自將帥曰漢諸侯王以下乃言單于去置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帥以故印示之單于知已無奈何即遣使入謝然惡德恨于是勸兵別方塞下受車師降者與國入寇乃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

于遣孫建等分道並出募卒三十萬人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窮追匈奴分其國土人民以爲十五立呼韓邪子孫十五人皆爲單

于非招誘呼韓邪子右挈汗王威威子登助三人至骨拜成爲單于助爲單于威走出塞傳送登助至長安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

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兵入雲中塞前注見

大殺吏民厯告左右部諸邊王入塞殺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

數是時諸將在邊以大衆未集未敢出擊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周

秦漢征之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邊尤

勝於元始
初即可見
骨而作不
變而終日
俟使終要
非志終不
其志終不
可爲守死
以爲守死
盜道誠耳

甚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轉兵穀如故吏士屯邊者
所在放縱而內郡愁于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爲盜賊莽遣中郎繡衣
執法分督之皆乘便爲姦撓亂州郡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烟火之警人民熾盛千
萬滿野及莽擾亂旬數與之樂雖悉民死亡黎庶數
年之間北邊虛
空野有暴骨矣

莽迎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 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

駟馬迎龔勝即拜爲太子師友祭酒勝稱病篤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
加勝身勝輒推不受謂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
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

四日死是時濟南之士又有瑗郭紀建齊薛方沛唐林唐蒙皆以明經訪行顯名也兩唐皆仕莽時侯
莽以安車迎方方謝曰病在上下有罪由今明主方臣唐蒙之親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悅

其言不強致初隴蜀郭欽爲南郡太守杜陵周勰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莽居攝欽謂莽以病免官歸
鄉里欽不出戶卒于家沛國陳成以律令爲尚書見何武隨宣死欽曰曷爾見與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
矣即乞骸骨去職莽甚悅召成爲學堂大夫成謝病不肯受三子參豐欽皆在位成奉令解官歸閉門不出
入數用漢家禮聘人問其故成曰我先人皆知王氏賊子又齊聚融北海禽虞舜幸山陽賈寬若儒生去官
不仕
于莽

瀕河郡蝗生河決 河決魏郡汎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爲元城

今縣本漢置 直隸大名府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萬貫樂推王莽時河決
魏郡自元城東出館陶

東武陽經漢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經濮水東北至千乘入海以水經注所載今與地當之常縣臨州范縣
朝城臨鄆在平原屬平原樂陵兩河後高苑博興利津皆王莽以後大河之所行也 考黃河自周

定王五年後，至此乃東徙而居，實王于大陵，據爲九河以下之故道，遂絕。

〔中〕始定國四年定東西都及諸侯員數，莽下書以洛陽爲東都，常安莽改長安曰常安。

爲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漢子嬰時當關內侯諸者更名附城，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

一同，地方百里有衆萬戶其餘以是爲差，以以國推求定求設國邑且令受事諸內。

令民得賣田，莽性躁擾，不能無爲，每有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爲姦，天下警警，陷刑者衆，莽知民愁怨，乃令民食王田者，皆得賣之，然他政諄亂，刑罰深刻，賦斂重數，猶如故焉。

西南夷殺牂牁註見大尹，後漢書高句麗一人名謂其館與館同，人入邊，初，五威將帥出西南

夷，改句町音向王今雲南德安府古句町國漢武于此置縣仍封其夷人爲王爲侯，王邯怨怒，莽諷牂牁大尹

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殺歆，州郡攻之，不能服，莽又發高句驪大險制爲漢今朝鮮國咸興府是其地也兵，擊匈奴，高句驪不欲行，彊迫之，乃皆亡出

塞，犯邊爲寇，于是東北西南皆亂，莽志方盛，以四夷不足憂，專念稽古

之事，後益州蠻夷亦殺其大尹，莽發兵擊之，會庚辰死，者十六七，起蠻變亦時自立爲平越王。

〔四〕始定國五年春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莽既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

于漢，乃墮壞孝元廟，更爲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篡漢。

莽既篡位，漢統已絕，元后宜書，漢也，然莽

之墓漢皆
成之則元
后實漢之
罪人綱目
去漢字義
深哉

也。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置酒請太后。既至。見廟廢徹塗地。驚泣曰。此

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音類何治謂實干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何用廟

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飲酒不樂而

罷。葬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

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至是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與元帝

合而溝絕之。如潘曰。葬于初。門內用溝絕之。

焉者。西域諸國。治具。西域。去安七千三百里。殺莽都護。但欽。但。姓。名。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

者先叛。殺欽。西域遂瓦解。後天。是四年。莽遣五威將軍。王陵等。出西域。焉者。皆許降。歸等。至伏兵。誅殺之。西域遂解。

冬十一月。彗星出。

〔甲〕新莽天。戊元。年。春三月壬申晦。日食。

夏四月。隕霜殺草木。

六月。黃霧四塞。

秋七月。大風。雨雹。風拔木。飛北闕直城門屋瓦。雹殺牛羊。

莽置萬國。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如大屬令屬長。如郡

州牧。如三分六鄉。長安六尉。三輔六隊。河南。潁川。南陽。又做古爲六服。惟實

州惟倫惟房惟垣九

總爲萬國。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

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云。

北邊大饑。莽與匈奴和親。

匈奴烏珠留單于死。烏纍若鞮單于立。

即莽所拜單于

用事大臣須卜當。

王昭君女伊當。居次云之婿。

勸單于與中國和親。會緣邊大饑。人相

食。莽遣使賀單于新立。徵還諸將。罷屯兵。單于貪莽賂遺。外不失漢家

故事。內實利寇掠。又聞其子登前死。

莽前殺單于登。事在始建國四年。

怨恨寇虜從左地入

不絕。

已而莽改匈奴單于爲都護單于。單于貪金幣而聽之。故寇盜如前。

〔乙〕二年春。二月中。星見。民訛言黃龍死。

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

在四

安府典

中。走觀者萬數。莽惡之。

莽曰。莽名謂黃龍故有此妖。

捕繫問所從起。不能得。

五原代郡兵起。

莽以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于地理。制禮作樂。講合

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

縣宰缺者。數年守兼。

師古曰。不序正官。權令人守兼。

一切貪殘。日甚。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

乘權勢。傳

相舉奏。

又十一公士。

漢公府各有掾。謂。十一公。改。並曰士。

分布勸農桑。班時

令。按諸章冠蓋相望。郡縣賦斂。遞相賕賂。白黑紛然。莽自見前顯權。以

得漢政。故務自攬衆事。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前後相乘。慣耗不潔。

治也 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伺察。定為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

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至三歲。殺糴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莽遣兵與郡縣擊。歲餘乃定。

邯鄲以北大雨。水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

〔西〕天鳳三年。春。二月。地震。大雨雪。雪深一丈。竹柏為枯。

夏五月。莽使賦吏祿。先是莽以制作未定。上自公卿。下至小吏。皆不得

俸祿。至是使賦吏祿。凡十五等。祿一歲六十六斛。幣以麥。增玉四輪。而為高爵。又曰。古者歲穫則充其禮。災

害則有所損。上計事上戶口錢數之。數者今計帳也。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大官膳羞備

品。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以十為率。賦災害所減多少。而制分數。公卿以下。各分州

郡國邑。保其災害。亦以什率多少而損其祿。中都官吏謂京師官。官府也。食祿者。

以大官膳羞備損為節。莽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

因官職為姦。受取賂賂。以自共給焉。

長平岸即長平。注見前。崩。壅涇水。莽發兵擊匈奴。莽羣臣以岸崩。上壽曰。河圖

所謂以土填水。匈奴滅亡之祥也。莽乃遣將擊匈奴。至邊上屯。

秋七月戊子晦日食

〔五〕丁天風夏六月莽授諸侯茅土古者天子大封以五色土爲壇凡封諸侯于明堂莽

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菁茅莽

向書集傳茅子云江淮之間一莽而三有是爲菁茅四色之土原師者曰土有五色此云四色者中央之土不以封也用慰喜封者

臨淮漢郡治徐故城在今江南淮側琅邪注見前及荊州綠林山名在今湖北安陸府當陽縣兵起莽設六筦一酒二鹽三

名山大澤四五均除貨玉銅冶六均之令用富賈督之莽傳求利天下因復下詔每一筦申明科

禁犯者罪至死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絲役煩劇旱蝗相仍富者不能

自別貧者無以自存于是並起爲盜賊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

臨淮瓜田儀瓜田儀儀名等依阻會稽漢郡治吳今江南長州郡今長洲縣與吳琅邪呂

母聚黨數千人入海中爲盜其衆浸多至萬數初呂母子爲海曲等竄賊母散家

設軍以聚子黨引兵入海海曲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日照縣荊州饑饉民衆入野澤掘鳧茈實雅巧菹花註龜

細模如栝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後漢後魏故城在今湖北安陸府京山縣人王匡王鳳爲平理爭

訟遂推爲渠帥衆數百人于是諸亡命者馬武字子橫南王常字鳳舉潁川及

成丹等皆往從之藏于綠林山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南陽張霸江

夏漢郡治西陵故城在今湖北黃州府黃岡縣羊牧俱起衆皆萬人莽遣使者詣故盜賊逼首盜賊復會問其牧豈

曰悉法禁領奇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自給

實說閉門自守，又坐船任，船被洪潮，亦因以驚異，兵亦暴起，為盜賊，非大惡免之，或言民應監當，及言時運雖然，且速不久，非悅賊運實。

〔庚〕五年春，莽考吏致富者，收其財以給軍。吏以不得俸祿，並為姦利郡

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考諸軍吏及緣邊吏，增產致富者，收其家財產

五分之四，以助邊急。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姦，而姦愈甚。

琅邪樊崇、東海刁子都刁出莽監等兵起。琅邪樊崇起兵于莒。法

衆百餘人，羣盜以崇勇猛咸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音

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從崇轉掠青徐間。又有東

海刁子都亦發兵鈔擊徐竟。莽遣使者發兵擊之，不能克。是時關東諸郡連

發多，主六七萬。

〔甲〕六年春，莽下書，六歲一改元。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

曆紀，六歲一改元。下書布天下，自言當如黃帝升天，欲以誑耀百姓。銷

解盜賊，人皆笑之。明年改元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曆號也。

大募兵擊匈奴。匈奴寇邊益甚。烏巢軍于死，弟左賢王與立烏呼都尸，遊卒者，望軍于莽，助政，領卜當至長安，立烏巢，領卜軍于匈奴，致入北邊。

莽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精以為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

訾與實三十取一，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百皆黃，比二百皆保養軍馬多

博以莽進
奇術因志
長過其指
不悅而疑
為時善已
莽以姓氏
乃以誅博
之博豫料
非博意家
謂博非曲
說而何

莽篡據已
乃復欲
位復特說
不復行亦
失能觀
望排個其
時矣適兵
起自心內
不起安又
言因自識
莽經其之

少以秩爲差又博募有奇術可以攻匈奴者

或言能激水不用舟楫連馬捕鼠濟百

千里可窺匈奴

莽雖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以車馬待

發嚴尤諫曰匈奴可且後先憂山東莽大怒策免尤

是歲其夜連車傳通

長丈六十圍臥則枕鼓以觀蒼雲輻車不能載三馬不能行博以大車四馬羆虎旗載之置調重欲以誅莽

莽字巨卿音毋得驚盜而觀也莽惡之留別執輿而徵博室市更謂姓曰巨卿兵費因文帝太后而王符

〔庚〕新莽地秋七月大風毀莽王路堂

莽收去央宮前殿曰王路堂殿成曰知言路極也

九月大雨六十餘日

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誅莽不克死

適求等謀舉燕趙兵誅莽事覺逮

治黨與連及郡國豪傑死者數千人

收郵惲繫獄

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惲明天文歷數以漢必再受命乃上書說莽曰臣

聞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

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劉氏永享天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

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卽收繫詔獄會赦得出

時卜者王況謂李壽曰漢家當復興國爲壽作圖書

合十餘萬言

〔辛〕二年春正月莽妻死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

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

特憚之幸
免亦幾希
耳然以視
文飾符命
紀頌功德
者則所謂
繼中錚錚
者矣

易曰權
之發榮
之主公
蘇身為
臣乃因
召問就
與議非
於莽平
者但責
失出處
膚見耳

莽殺子宇事凡前又先在莽 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傍侍者原

碧莽幸之臨亦通焉恐事泄遂謀共殺莽會莽妻病死事覺收原碧考

問具服莽欲祕之殺案事使者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臨妻情亦自斃

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

莽毀漢高廟 莽惡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廟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

湯楮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南郡秦豐兵起 豐聚眾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遲氏南豐人亦聚數千人

在河阻中莽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

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宗兵晉伯宗之後伯宗本出于宋桓公以凶為吉亂天文

太傅唐尊飾虛偽以媮名位尊以圖虛民贊皆在奢華乃屬短衣小袴樂也國師劉

秀顛倒五經毀師法張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魯匡設六筦以窮

工商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

不可攻當與和親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

扶祿出

莽以田況為青徐二州牧既而罷之 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

海行詞嚴
從其言去
逆效順未
嘗不可與
馮異岑彭
諸人共助
勳乃甘心
盡節賊莽
膏赤眉之
亦恐不悟
哉

餘人授與庫兵與刻石爲約。樊崇等聞之不敢入界。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時莽多出將帥。遣使者傳相監。趣郡縣苦之。反甚于賊。況因上言請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遣使者賜況璽書。因令代監其兵。遣況西詣長安。況去齊地遂敗。

〔壬〕地皇三年春二月關東人相食。

夏四月莽遣其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赤眉樊崇匡敗走丹死。樊崇等

衆既浸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償創及聞太師王匡更始將

軍廉丹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

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甯逢赤眉不逢太

師太師尙可更始殺我時赤眉別校董憲東海人等衆數萬人在梁郡匡

丹引兵進戰兵敗匡走丹戰死。先是莽以董憲丹丹召其據而符示之符曰海內憤漢諸君于時而不滅莽不聽馮衍字敬通專世贊焉

綠林兵分爲下江秋七月新市兵荊州平林漢郡名晉置縣唐會州城在今湖北遠安府隨州兵起應之

先是莽荊州牧討綠林王匡等迎擊大破牧軍遂攻拔竟陵漢縣今京山縣前北安陸府

先是莽荊州牧討綠林王匡等迎擊大破牧軍遂攻拔竟陵

甲比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一 上

安陸

漢縣今爲
德安府治

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五萬餘口會疾疫死者大半乃

各分散王常等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

稱將軍匡等進攻隨

即今
隨州

平林人陳牧廖湛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

應之

非遺納言大將軍嚴光
秩宗大將軍謙萬
擊破下江兵成丹等收
款半復隨大破之

流民數十萬入關莽置養贍官稟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餓

死者什七八

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舂陵

漢侯國後高改舂陵無故城
在今湖北襄陽府棗陽縣

興復帝室

光武事
始此

初

長沙定王發

無竊故王早遷發國
無竊故王早遷發國

生舂陵節侯買

緡師古曰漢紀言元朔五年以零陵治
道之舂陵縣封長沙王子買爲舂陵侯

至考發仁以舂陵下湖上書請徙南陽元
帝許之以樂陽之白水鄉徙仁爲舂陵侯

買生鬱林

注見
前

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

後漢書城陽王博節侯買子緡發節侯語子
考候仁從封南陽徙與從弟回及家族往家時

回生南頓

注亦
見前

令欽欽娶湖陽

漢縣故城在
今南陽府唐

樊重女生三男縯

升字伯

仲秀

字文

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常憤憤懷

復社稷之慮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美須眉隆準日角嘗受尚書

長安略通大義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比于高祖兄仲

仲字

秀嘗過穰

此見

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

秀戲曰何絲知非僕邪坐者大笑宛人李守好讖記常謂其子通

字次

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

字季文謂

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

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于宛通遣軼迎秀與約結定謀使歸

春陵舉兵相應于是續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

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

乃分遣親客于諸縣起兵續自發春陵子弟子弟懼皆亡匿曰伯升殺

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得七八千

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

李通未發事覺守及家屬皆死

續招說新市

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

秀初購牛殺新野財乃得馬

進屠唐子鄉

在唐縣以唐子山名又

殺湖陽尉進拔棘陽

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新野縣

李軼鄧晨

字偉新野人

皆將賓客來會既而漢

兵與莽守將甄阜梁邱賜戰不利

續欲攻宛王小長安與阜隔兵數而市平林兵皆欲解去

小長安城在今南陽府南陽縣

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

案名在唐縣

續與秀造其壁見王常說以合縱之利常

悟爲餘將言之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曉之

曰王莽苛酷失百姓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民所怨者天所去民

所思者天所與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

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諸將乃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于不義即

引軍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自是諸部齊心銳氣益壯續大饗軍士休

卒三日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野在新縣盡獲阜賜輜重明年春正

月攻阜賜誅之又破莽將嚴尤陳茂于清陽亦曰青陽遂圍宛先居青

縣數萬人訖無文書詔令諸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號莽聞之始懼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張張六屬在天

〔癸〕漢推陽王立更始元年更始雖立朝日以不威君側仍用分注紀年今依之又春二月新市

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劉玄爲皇帝大赦改元春陵戴侯曾孫玄

公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

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等皆欲立續而新市平林將帥憚

續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續特區續示其謀續曰諸將軍欲立宗室其何然今

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贊相率而往從之若無

所立破莽時赤眉然沒舉舉號亦未曉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曰罷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續

之二月朔設壇場于清水俗曰白河源出崑崙雙龍說東延南上玄卽皇帝位南

立朝羣臣並號續汗舉手不能言大赦改元以續爲大司徒秀爲太常偏將軍由是豪傑失

望三月秀洩下昆陽定陵五月續拔宛更始入都之凡屬

故城在今南陽府葉縣安陵故城在許州臨城縣即臨城

夏六月劉秀大破莽兵于昆陽下誅王尋 莽聞更始立大懼

備以下兩所為平帝期命 金剛之前流以示軍臣 乃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大發州郡兵徵諸明兵

法三十六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為壘尉

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兵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餘萬旌

旗輜重千里不絕五月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

昆陽惶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功

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

邪諸將怒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下諸將迫急秀復為圖畫成敗乃

皆曰諾時城中惟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

騎出城南門于外收兵

邑縱兵圍昆陽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衝翻撞城

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

不以軍事為憂秀至鄴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

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

乃悉發之秀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遣兵數

以什不及
一之兵率
先數勇將
士無不一
以當百非

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奔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潢川出魯山縣大吳嶺東臨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溺死以萬數，水爲不流。邑尤茂縣屬乘死人渡水過去盡獲其軍實于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于天下。

劉秀徇潁川

馮異

川字公孫潁川父城人

以五縣降

秀徇潁川屯兵巾車鄉

在今河南汝州寶豐縣

郡掾馮異監五縣，爲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

城以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其苗萌曰：諸將多暴橫，而劉將軍所到不虛略，觀其言，謂罕止非庸人也。遂與苗萌率五縣

以降。

更始殺大司徒續，以劉秀爲破虜大將軍。

綱目于更始稱特書名，目仍書年號，今以綱從目，善書更始。

新市

平林諸將以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續部將劉稷勇冠三軍。

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以爲將軍又不肯拜更始乃陳兵收糧將誅之續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殺續秀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續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秋七月莽將軍王涉國師劉秀自殺道士西門君惠謂涉曰讖文劉氏

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秀謀劫莽降漢謀泄皆自殺

內時左右亡所值憂懼不能食但飲酒啜
雖爲謀賊因循几解不復就枕矣

成紀注見隗囂隗氏出于赤起兵應漢成紀隗崔隗義同起兵以應漢崔兄

子囂素有名好經書共推爲上將軍囂聘平陵昭帝陵因以爲縣故城在咸陽方望以爲軍

師望說囂立廟祀高祖太宗世宗稱臣執事殺馬同盟移檄郡國數莽

罪惡後晉莽時殺孝平皇帝等其後皆託天命靈作符書欺惑衆庶勒兵十萬擊殺莽

雍州牧安定大尹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俱注

皆下之

公孫述字子賜扶風茂陵人起兵成都初述爲清水今縣本漢置長有能名遷導江改漢

公孫述所
見類大迹

雖詐而不
詭於正使
能早知天
命所歸不
心光武諸
愧乃以竊
據爲志妄
不自爲故
不爲耳蛙

蜀郡曰卒正治臨邛

漢縣今四川邛州是

南陽宗成等起兵徇漢中以應漢衆數萬人

述遣使迎之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謂郡中豪傑曰天下同苦新室

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此寇

賊非義兵也乃詐爲漢使者拜述將軍兼益州牧擊成殺之而并其衆

劉望

及沙頭王

稱帝于汝南

漢縣治平輿

更始遣兵擊殺之誅嚴尤陳茂

故

鍾武

故城在汝南

侯劉望起兵汝南

遂自立爲天子嚴尤陳茂自昆陽戰

敗後往歸之

望以尤茂大司馬茂爲丞相

更始遣將軍劉信擊殺望并誅尤茂

遣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九月建入長安孝平皇后自

焚崩衆共誅莽傳首詣宛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三

輔震動

漢縣故城在今

人鄧曄于匡起兵應漢莽憂不知所出

乃率軍臣至南郊陣符命本末

拜將軍九人

皆以虎爲號

將精兵數萬以東

時會中藏金尚六十餘萬斤他財物類是莽賜九虎

士人四

衆無鬪意至華陰回谿

亦曰回谿在河南府永寧縣

距隘自守匡曄擊之敗走曄南

出圍鄉

今縣在汝南

開武關迎漢兵以弘農掾王憲爲校尉將數百人北

渡渭至瀕陽

注凡

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率衆隨憲李松

等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爭欲先入城

莽故因從授兵使史丹將之度渭橋皆欲走東兵發

謂葬妻子父祖塚傍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朔兵入明日城中少年燒作室門。工徒出入之門

火及掖庭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葬避火宣室

前殿火輒隨之葬旋席隨斗柄。初葬舖成斗以五石編爲之若北斗狀而坐曰天生

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又明日羣臣扶葬之漸臺。此未央宮漸臺在池池中。漢草

落之壞沒于水衆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葬校尉公賓就。公賈兵出魯大夫公斬葬

首軍人分葬身節解鬻分之就持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

十萬皆屬焉居二日李松等入長安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罷授不上多

傳葬首詣宛縣于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史臣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世權政動勞國家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耶至位南

面顯覆之若險于桀紂而葬晏然自以黃裳復出乃始定禍害其威詐毒流諸夏亂風變節四海雲結遠近

供養賦進不守其職分自盡傳所葬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葬之甚也昔秦

冬十月更始北都洛陽王匡拔洛陽更始將都之以劉秀行司隸

校尉使前修官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

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劉昭曰幘一作幘由爲武將首飾漢如其類而服婦

人衣諸子。鞋衣繡纈。其物也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

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遂北

都洛

樊崇降漢既而逃歸。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聞漢室復興。留其兵。自

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皆封爲列侯。未有國邑。而留衆稍離。

畔。乃復亡歸。

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逢安爲一部。留宣、謝、楊、會爲一部。崇安拔長社。楊殺
魏令宣。崇等亦拔。颯、颯、颯。河南太守。長社。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許州。

莽廬江

注見前。

連率李憲

顯川人。

自稱淮南王。

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衆十

餘萬。攻掠郡縣。莽以憲爲偏將軍。廬江連率。擊破之。莽既誅。憲遂據郡。

自稱淮南王。

封劉永爲梁王。

永。故梁王立之子。

立。在平帝時。至與帝外家。劉氏。交通。爲非所疑。

孝王八世孫也。首詣

洛陽。更始紹封爲梁王。後永見更始政亂。舉兵攻下濟陰山陽等

郡。

凡得二十八城。

又拜賊帥西防。

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單縣。

佼彊。

佼。姓名。

東海董憲。

時起兵。琅邪張步。

字文公。不其人。漢兵起。步亦舉。衆數千。自爲五威將軍。據城。本郡。

皆爲將軍。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

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更始欲令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

更始賜。兄。子。

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爲不可。賜深勸之。乃以秀行大

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秀所過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

除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

字仲華。

郭禹進說
極似韓信
登壇之對
不過數言
而成敗之
勢了然其
體有大過
人者所云
延推英雄
務悅民心
雖開創要
語然帝王
治世之道
誠不外知
人安民而
已
光武嘗誨
馮異委曲
寬譬其忠
款篤於諸
將所云人
久飢渴易
爲充飽尤
合子與義
論政之義
光武親信
之與郭禹
等有以哉

野人杖策追秀及于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甯欲仕乎？」禹曰：「不願也。」

秀曰：「卽如是，欲何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

垂功名于竹帛耳。秀笑，因留宿間。私也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

之屬，動以萬數，更始常才，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反求起，志在財帛，

非有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

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

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于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于禹，

皆當其才。初，秀自兄續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

馮異獨叩頭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至是異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

無依，人久飢渴，易爲充飽，宜分遣官屬循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郭

對狀純謂秀于郭禹，遠見宜謂，時兵法度不與他將同，謀自結納，獻馬及糧，高，款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

以劉賜爲丞相，令入關修宗廟宮室。

十二月，王郎一曰王郎，郭人。稱帝于邯鄲。故趙繆王名元，嬰帝，七世孫。子林言于大司馬

秀曰：「赤眉今在河東，決河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秀不答，去之。真

定。注見林于是以下者，王郎爲成帝子子與。切，王莽時有自稱爲成帝子子與者，莽殺之，而林是詐稱成子與，林衆任快于

通鑑問與

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入邯鄲立郎爲天子

林爲丞相育爲大將軍參爲大將軍

徇下幽冀移檄州郡

徵言聖公未知且持節

于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望風響應

應

〔甲〕更始春正月大司馬秀北徇薊

今順天府大典縣

以耿弇

字伯昭共爲長史秀以

王郎新盛乃北徇薊時耿況

字俠

爲上谷太守

復更始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五上谷況上印綬使者納之

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勸兵入資使者首張大信百況至遂取印綬帶况使者不

得已承制之寇兵疑恂生爲關司守其後以宜爲兵備字子翼上谷昌平人遣其子弇詣長

安

弇時年二十一

至宋子

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

會王郎起弇聞大司馬在盧奴

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令功曹王霸

字元伯潁川潁陽人

至市中募人擊王

郎市人皆大笑以手邪揄

音邪

之霸慚懼而退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

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

彭寵字伯通宛人與郡人吳漢共亡命漁陽更始立韓馮徇北州承制拜寵行漁陽

太守來以漢爲安樂令吳漢字子朗宛人漁陽注見前安樂漢縣故城在今順天府密雲縣

上谷太守卽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

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尙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

是我北道主人也

二月更始遷都長安三輔既平申屠建李松迎更始遷都長安

時長安惟未央宮被

焚其餘宮室供饒大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子孫

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

王霸視淖
忙還視淖
冰堅可渡
足以安衆
心而集大
事實是應
變之才將
追之是無
追進無

羞忤俛首刮

摩也

席不敢視

左右侍宜皆宜有久其壽傳相

李松趙萌請悉王

諸功臣朱鮪不可更始乃先封諸宗室然後立諸功臣皆爲王以鮪爲

左大司馬

王莽封參車

與李軼等

鎮撫關東

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

司馬共秉內政

更始請趙萌女爲夫人敬愛敬子朝日夜飲酒後趙萌欲害李松等萌不能見時不

下美中郎將劉羊買劉都尉劉羊劉都內侍劉羊在外者皆專行

薊城反應王郎大司馬秀走信都

注見

和戎

分似西郡

發兵擊邯鄲

故

廣陽王

名嘉武帝五世孫

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于是秀趣駕出城

晨夜舍

止也

食道傍不敢入城邑至蕪荑亭

在今直隸涿州

時天寒烈

馮異上豆粥

明且秀謂諸將曰呼曰

至饒陽

今縣水

官屬皆乏食

秀自朝邯鄲使者入洛會更方進食從者朝

客之修吏疑其爲乃檢鼓數十通即言邯鄲將軍入久乃驚去

破裂至噉

一作

沱河

正定保定河間天津之境其下流亦曰子牙河 候吏還白河水

流澌

水澌

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即詭曰冰堅可

渡遂前至河河冰適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

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至

下博

在今深州 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

也實亦難適之坐畏濟前有如河退
能人曰所合理待難耳亂鼓故濱使
勝定天逆初河困東必洗勇亦流既
之者意料非冰阨手無以而惟漸至

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

字伯倫南陽宛

人 和戎太守郃彤

風俗通美仲為冥車正子孫其後以爲兵彤字仲實信都人

不肯從光以孤城獨守恐不能

全聞秀至大喜開門迎謁吏民皆呼萬歲郃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

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郃彤以爲不可

彤曰吏民欲時思漢久矣王郎假名因勢集烏合之衆非有根本之固

且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信都之兵豈聽命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郡縣勢成民不肯捐交與背城去千里

亡途可必也

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光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

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

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

城頭子路者東平人殺費字子路起兵盧城前因劉公乘至二十餘萬刁子都節前起兵東海者也秀先欲俟此二人先

故假以爲檄

吏民得檄轉相告語劉植字伯先耿純各率其宗親子弟迎秀衆

稍合至數萬人北擊中山

漢國今直隸定州

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部共

擊邯鄲郡縣復響應

時冀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劉植攻降楊因給楊勇郭氏爲夫人以結之冀定王楊漢書作陽武帝封常山王子平爲冀定王

傳謂五世主前南擊元氏

今縣本漢置

房子

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高邑縣

皆下因入趙界時王

郎大將李育屯柏人

法見

進戰大破之育還保城攻之不下于是引兵

拔廣阿

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隆平縣

延岑字叔牙南陽人據漢中漢中王嘉

春陵考侯仁之孫字幸孫更始封爲王

擊降之

岑起武當

漢縣以武當山名山

遊一市令
而能執法
如此見將
路已旋一
怒旋用是
真能納言
真能任人
者必如是
而後可爲
開創之君

在湖北襄陽府均州南今州北有延平城平所築

遂據漢中復略南陽漢中王嘉擊破之于冠軍霍去病所封邑

注見岑乃降嘉都南鄭注見有衆數十萬校尉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說曰今天

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

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爲書薦復及長史陳俊字子顯南陽西鄉人于秀秀以

復爲將軍俊爲掾時祭道爲秀軍市令秀會中兒犯法道格殺之秀怒將殺道主簿陳嗣嗣曰明公常欲軍衆整齊今道奉法不違是數令所行也乃賈之以爲制高軍將謂諸

將曰當備祭道吾會中犯法與殺之必不私諸卿也祭兵周祭伯之後以謂爲兵道字第爲顯川顯縣人

夏四月大司馬秀以上谷漁陽兵進拔邯鄲斬王郎初薊中之亂耿弇

與大司馬秀相失乃北走昌平流縣今爲州屬順天府就其父況請擊邯鄲況以邯

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寇恂曰東約漁陽同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遣

恂約彭寵寵吏吳漢蓋延字巨卿漁陽安國人王梁字君顯漁陽安國人方勸寵從秀會恂至寵

乃發步騎三千人使漢延梁將之攻薊斬郎將趙閔恂自漁陽還與長

史景丹字孫卿漁陽人及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以下

三萬級定縣二十有二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景丹問何兵曰大

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卽進城中初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秀自勒兵登

城問之耿弇拜于城下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

光武平王
郎燒勝書
胡寅高祖
意師高祖
封雍齒然
高祖因沙
中偶語以
張良之策
用權頌變
光武則不
因贊勳出
於幾先以
視高祖雖
大精不倫
而小難有
聞矣

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方與士大

夫共此功名耳乃以丹等爲徧將軍加況寵大將軍封列會更始遣尙

書令謝躬字子張南陽人率六將軍討郎不能下秀與合軍圍鉅鹿郎太守王饒

城守月餘連攻不克耿純曰久守王饒士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

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四月進軍邯鄲連戰破

之郎遣杜威請降威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

得況詐子與乎威求萬戶侯秀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

遂拔邯鄲郎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

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皆官顯歸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馮異也異爲人謙退不伐每所

此會諸將並執論功異當獨厚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更始立大司馬秀爲蕭王注見前王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令罷兵諸將有功者並行在

所遣而實爲幽州牧軍順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耿弇入請歸上谷益兵蕭王爲上谷漁陽太守

王曰河北略平益兵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方始聖公不能辦

也敗必不久王起坐曰卿失言吾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

披赤心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

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于山東貴戚橫于都內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聞使者從東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于更始

新將軍統制亦助王母欲與助初從王稱爲王由前漢時官姓諸道不得行親軍與歐日大呼左右曰朝宗帝位高及楚道或王笑曰稱欲遠遊應邪統軍時請字次現顯川西人魏國碑同信天子

秋蕭王擊降銅馬諸賊南下河內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

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或以山川土地爲名或以軍容彊盛爲號各領部曲衆合數十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將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爲大將軍持節發幽州突騎苗曾不從漢收斬之弇亦斬韋順蔡充悉發其衆秋王擊銅馬于鄴

漢書作鄴音若么反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直隸保

定府東鹿郡吳漢將突騎來會王堅營自守絕賊糧道賊夜遁去王追擊大破

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王復與大戰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

死乎。由是皆服。悉以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于是關西號蕭王曰銅馬。

帝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脰十餘萬衆在射犬。故城在今河南王擊

破之南徇河內。太守韓歆降。歆同邑人。彭漢兵初起時守與攻之月餘。食盡乃降。諸將以

動發乃封彭歸德侯。及續遇害。彭授德陽郡。道阻不得之。宜乃依歆河內。歆既降。王召見彭。彭曰。幸蒙

謝躬數欲襲王。未發。率兵數萬屯鄴。王遣邀尤來。躬兵大敗。王使吳漢

岑彭襲鄴。躬還漢等斬之。其衆悉降。明年蕭王擊尤來。大獲五勝。連破之。衆皆歸。反

知所爲。吳漢曰。卿曾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乃定。賊雖戰勝。而素猛大敗。夜遁去。大軍復進。斬

首三千餘級。賊入道。蕭王遣吳漢等十二將軍追擊之。破散略盡。實復與五校賊傷創甚。王大驚曰。我所以

冬赤眉西攻長安。赤眉雖數戰勝。而疲敝愁泣。思欲東歸。樊崇等慮衆

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于是崇逢安自武關。徐宣謝祿楊音從陸渾。

兩道俱入。更始遣蘇茂等拒之。軍敗。赤眉遂進至湖。注亦

秦豐據黎邱。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自稱楚黎王。豐曰。豐水黎邱鄉人。豐自莽末起兵。攻

得十有餘縣。遂自稱爲王。時汝南田戎攻陷夷陵。注見自稱掃地大將

軍與豐合。豐以女妻之。

蕭王遣鄧禹將兵入關。寇恂守河內。馮異拒洛陽。自引兵徇燕趙。蕭王

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爲前將軍將兵西入關時朱

鮪李軼守洛陽鮑永

字晉長宜之子更始徵拜向

田邑

漢上黨太守

在并州王以河內

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于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

禦衆之才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河內

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拜馮異爲孟津將軍統兵

河上以拒洛陽王乃引兵而北恂調餼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

(乙)三年

是年依前漢之例一歲兩拜六月以

春正月平陵人方望以前孺子嬰稱

帝于臨涇

漢無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靈原縣

更始遣兵擊斬之

方望度更始必敗更始徵隗

囂囂將行望止之不聽遂辭囂而去與安陵人弓林

前定安公嬰于長安將至臨涇立之聚衆數千人

望爲丞相林爲大司馬

更始遣李

松擊破皆斬之

夏四月公孫述稱帝于蜀

先是更始遣李寶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恢

迎擊于綿竹

漢郡故城在今四川綿州德陽縣

大破走之述遂自立爲蜀王民夷皆附至是

功曹李熊說述宜稱天子述遂卽帝位號成家改元龍興

熊爲大司馬述遂弟光爲大司馬

大司馬

朱鮪殺李軼攻溫平陰

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府孟津縣

馮異寇恂擊破之

馮異遣李軼書爲

陳禍福勸令歸附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異書

而不復與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

在今山西澤州府鳳臺縣南有天井泉三所

南下成皋以東

十餘

斬河南太守武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曰季

文

軼字

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乃故宣露其書令朱鮪知之鮪怒使人

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遣其將攻溫自將攻平陰以綴異寇恂聞之勒兵馳出移告屬縣發兵會溫軍吏諫曰宜待衆軍畢集乃出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將戰會異遣救諸縣皆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劉公兵到奔擊破之異亦渡河擊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